



吳稚暉近著

北新書局

1926

吳
稚
暉
近



由國家圖書館典藏
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目錄

溥儀先生……	一一
國民黨不加入善後會議……	二二
怎麼辦呢？……	二九
苦矣……	三二
我也來試一試看……	三七
試驗過的善後會議……	四三
中山先生少年時遺著……	四七
我亦一講中山先生……	四九
中山先生的革命兩基礎……	五四
致京報飄萍先生書……	九二

▲爲東大校長題辭

答王希真先生……………九七

▲爲郭秉文先生的東大校長

復郭秉文函……………一〇二

復程藕初書……………一〇五

▲爲東大事也

致張仲仁書……………一〇九

▲爲東大校長事

亂談幾句……………一一四

和平園欽成記……………一一八

廣說輯……………一二〇

友喪……………一二六

一鼻孔的人有兩張嘴·····	一三〇
章士釗——陳獨秀——梁啟超·····	一三五
官歟——吳稚暉歟——共產黨歟·····	一五七
恐不赤，染血成之歟·····	一六七
致邵飄萍先生書·····	一七六
所謂赤化問題·····	一八八
軍閥問題答一涵先生·····	一九八
柱石外之問題·····	二一五
三致邵先生書·····	二三〇
讀經救國·····	二二九
我們所請願於章先生者·····	二五〇



溥儀先生

△冤哉溥儀先生

△危哉溥儀先生

曷言乎冤哉溥儀先生？溥儀先生若再住在那個牢監的宮殿裏，做那關了大門的皇帝，不到二十年，深恐要同明朝中山王的嗣王一樣，在自己廳堂上，替人打板子，聊以謀生。溥儀先生自己本身是一個很有覺悟，十分高明的青年，所以他一聽請他出宮，口口聲聲願做平民。即最近東交民巷內做萬壽，拿平民態度拒絕瞻拜，提議出洋，先赴大連，要用平民資格前往；都是表顯他不肯再做那種冤大頭，斷送自己的前途。然而有三種動物，包圍得他密勿通風，必要送他進了卑田院，才樹倒猢猻散。什麼三種動物呢？

(一) 耗子 遺老是也。

(二) 癩虫 皇室奴才是也。

(三) 鯉魚 奸商及古董販子是也。

先說耗子。耗子之意，即言彼輩專做溥先生的鼠竊，什麼遺老不遺老！真正遺老，已入山必深，入林必密，隱其姓名，他微賤以沒世。今日在通都大邑出鋒頭的遺老，好比如康有為哩，陳寶琛哩，鄭孝胥哩，羅振玉哩，諸如此類的東西，都是揆有另一種詭法的齧棍，晝伏夜動，名之曰鼠竊亦可。有如康有為，年來到處棍騙，人皆知。至於羅振玉，不但專販國粹，假造古董，為東洋巨騙，一部日本人深痛惡之；即彼二十年前在我們蘇州，吞沒師範學堂建築巨款，至今懸案未結。就是鄭孝胥，於這兩天發表的八十萬金寶借款，他當時本想串同奸商，用六十萬措押，且回扣每萬得五百元，利息則按月一分二厘，被溥先生岳父榮源去戳穿，方把他闕出內務府。止有好像陳寶琛，王國維之徒，比較謹嚴，然而終免不了一個變形的鼠竊。近來有一個住在後門內三眼井七號的老太監，叫做邱和來，他在奏事處當差，當到首領，已有三四十年。他說：「那班陳師傅之徒，專門想借光；今天碰響頭，拿了

書畫走了，明天謝天恩，領了古玩去了。好東西被那班拖辦子的漢官老爺們搜括完了。『借光別號揩油，的確算得鼠竊的一種。至於載在檔案內，凡做過京師地方官的，幾乎都領到重要的官產，充做賞賜，若說明明頒賞，各省的大官不必說，就是會鑽的國會議員等，都把他的生日，列在長春宮的送禮單上。經了這許多的大小耗子，每年竭澤而漁的去揩油，如何不在二十年內，把溥先生揩得骨瘦如柴，在破宮殿裏，臥牛衣中，對窗紙的亮光啜泣呢？然而這班東西，大利所在，豈肯放過；所以陽託忠憤，陰行把持，極其可笑的，到了東交民巷，還在日使館的餘屋中，榜出南書房，軍機處等名目。一日羅振玉揚言：『昨天有一極可笑的事，有一名馬夷初的，闖入南書房，我適上值，聲稱要見我們上頭。我們上頭豈隨便要見就見的麼？』馬先生笑倒了。擬再遇羅，問他他是誰，他若說是羅振玉，當驚答曰：原來你尙在世，不是早聽見你已投日本海自盡，予諡忠烈了麼？』總而言之，這班無聊的宮鼠，是仗着帝制，作名利雙收的計畫的罷了。至於專門圖利的，則有下兩種：

再說癆虫。癆虫者，即附入骨內，要把皇帝的溥儀，不鑽死他不歇手。宮監等其小焉者也。最大的癆虫窠，便是內務府。宮中一切費用，照舊無底般的侵蝕，說出來人人要笑倒的。御膳房每月用醬要二百十斤，那一年二千五百二十斤醬，已把溥儀夫婦，變成替人羅蔔而有餘。所以內務府的首領紹英，在辛亥革命時已報破產，至今十有三年，反東也銀行存款，西也巨產買主，數以幾百萬計。現在恐怕查抄，駭得不敢出頭。前日我亦與點搖案，見列正開銷七項，每年共需銀二百八十餘萬元，無一非可笑的用款。試舉一例，有鐘表傳報費一萬三千餘元。你想是什麼話？然額定則二百八十餘萬，若實用則有宣統十五年收入帳，（那裏是什麼收入，就是借的債，賣的古董之類。）有五百數十萬元之多，不見有一錢存留。所以京報上已登過的別種報告，有年需六百數十萬元之說。又拿最近一事為證，所謂陰歷年底，溥先生要去清宮拿些衣服等穿，此亦人情之常；中間便有乾隆磁器，仇十洲漢宮圖兩幅之類，大約要充元旦賞品，撈而未予，僅取去衣服一項，在陰歷十二月二十八二

十九的兩天，莊院長做組長，親眼看他們取出的，我充物品點查員，親手遞過，一唱交的，單是貂袍一項，便是二百餘件，其餘青狐玄狐天馬海龍之類，也二三百件。出了神武門，據當時在場人閑講白唱的估價，至少值四十萬。又有人說，就拿這四十萬元，給溥先生夫婦三人，到倫敦郊外，與葡萄牙王一同過度，也已經舒服極了。不料過了三天，就見報上登載，溥先生向清宮取出寶貝若干，押當十萬元，把年關度過，才知道還是那班內務府的癆病虫，開了幾天的葷。當然日使館內所設南書房的上值者，如羅振玉等一班宮棍，也必定叩謝了一滴的天恩。據我所知，什麼宗室黃帶子，還在白廟胡同裏，替我朋友拉包車，一碗施粥也不曾在這十萬元裏喝着，這算什麼一回慘酷滑稽的事？所以再去取東西，委員會既因不合點查章程，不許零星再取；我個人亦很替溥先生盼望，等點查完了，分清公私，凡不關朝章國故的，什麼金銀寶貝，都讓溥先生拿去。我料必有整十萬元，可以給他下半世及子孫懿親的贍養，不要像火燒偷來的一般，給那班癆虫與鼠竊，作成鱸魚，做了「快要完」。

全國明達者細想，算做什麼把戲，許他四百萬元的優待費，口惠而實不至，做了第一步騙局，又把一道皇帝的金剛枷，在他頭上緊緊套着，弄得他「罄缸打破，架子仍在」，要當賣老祖母結婚禮物，年用六百萬元，滋補這班癆病虫，又分潤那班有尾巴的大小耗子，這不是一個大騙局麼！幸而他的家私，還值整千萬元，好像癆病才到第二期，救治還來得及。所以修改優待條件，廢除皇帝名號，點查全宮物品，那是替他打了一針起死回生的藥針。溥先生始終感激不盡。這是民國運氣尙好，凡青年皆是高明。我祝他將來出來，担任第十八任的總統。惟有這班癆虫，同着那班耗子鱷魚，東也狗吠，西也鷄鳴，鬧的六神不安了。

再說鱷魚。鱷魚者，廣東人的害物，北方便要稱大蟲。凡全世界的銀行奸商，交易所奸商，下至古董奸商，以及打鼓兒的小販，都是浪子，癡兒，孤兒寡婦的喪門神。他們吃死人也不吐骨頭。直要等他發了財，他的子孫也被人如法泡製。卽如努兒哈赤之甯馨子孫，如玄輝、胤禛、弘歷之徒，他吸聚積貯的本事，固十倍高明於鹽

業銀行的乾齊；不料弘歷的玄孫，面孔還長得絕俊，便宛轉簸弄於乾齊之手。我輩怯懦的羣羊，也要求生，彼輩耗子，疥虫，鱷魚，也無非求生而已。我輩飯糗茹草自足，原也可笑；彼輩食肉寢皮，原也有彼輩之不得已。故乾齊樂，溥儀是否曾哭，也值不了我輩來咏歎，但恭喜發財，不是善心的老爺耳朵中常在胡同口聽慣的麼？我們恭喜年來銀行事業的發達，問他如何發財，也不妨替鱷魚先生們算筆小帳。諸君不看見前幾天本報揭登的鹽業銀行八十萬借款合同麼？他的內容是：

金寶金冊通共七千六百兩七錢

金箱金塔等又共三千三百六十九兩〇九分六厘

兩共一萬〇九百六十九兩七錢九分六厘

就是馬上回爐，已超過四十五萬元。其餘三十六件自身成器的價值不算，一千九百五十二顆的真珠也不算，一百八十四塊的寶石也不算，還有不是足成金的八百八十三兩八錢的金子也不算，又瑪瑙等珍器四十五件也不算，據說一場刮子算做荒金，

抵過四十萬元半額借款，不好意思，又加上另數五千八百三十六元收入內務府帳上，就算公平交易。哈哈，這是兩願非逼，當然不生什麼問題；若冠冕堂皇說起來，比東交民巷還要公平。乾齋先生必定啓發我輩曰：一個燒火丫頭遞給鼓兒担一尊金佛，換取銅元二十枚，難道不是常有的事麼？我對曰，唯。我惟痛恨中華民國十三年五月三十一日成此合同，時間不是恰恰宣統十六年的舊曆端陽前幾天麼？溥先生要把老祖母的結婚禮物借這八十萬急債，到底幹什麼呢？就是要做那牢什子的關門皇帝，耗子一大堆，癩虫塞了氣也不得透，不是端陽要開銷了才太平麼？鱷魚哈哈大笑，就是攻他這弱點。大小中外鱷魚，布滿在東西交民巷，後門，東西牌樓，王府井，琉璃廠等處，都侍候這位二十歲的少年「上頭」呀，嗚呼，這三種動物，都非把溥先生弄到替打板子過活不止。他們惟一達到這種目的方法就是恢復優待條件。這就叫做冤哉溥儀先生！

何爲危哉溥儀先生？則老實對曰：冤哉溥儀先生者，昨已明白言之矣；那班耗子，

瘡蟲，鱷魚，非把溥先生送進了卑田院不止。所謂危哉溥儀先生者，恐怕那班耗子，瘡蟲，鱷魚，又非把溥先生送上了斷頭台不止。這種太早計的警告，雖然說我恐駭，詛咒，夢囈，均聽憑愛猜想者去猜想。然而我愛這無邪氣的高明少年，且把理由細細陳述出來，請愛他者去做個參考，不能算我多事。凡一個朝代的變更，所有舊朝代的子孫臣庶，稍有反側力量者，無不被新朝輾轉鋤除，必至對方小心蹈晦，一無反側朕兆，才能邀數十年後假仁假義的榮典，如歸命侯之類，做別人一個厚待前朝的裝飾品。然而前清到了雍乾之世，如曾靜之獄等尚因牽纏了姓朱的，便冤死數千百人；這能夠作為一件兒戲的事，說到了民國，可以隨便撒爛污，不激成大禍麼？實在是民國的改革，更是雙料的改革，一是換朝代，二是換國體，所以能待前朝，比較十分寬大。其大原因，沒有一個私人為着自己子孫萬世，在那裏猜防前朝。其大理想，是國即共和，為四百五十兆人公有，就是溥儀也有一分，想沒有在那裏般頑，在那裏處心積慮的活動。不料十三年以來，竟鬧了顯著的一個復辟大

把戲，又時時對有力軍閥，造作不斷的謠言，那神武門裏又常常做出許多違悖優待條件的怪事，如予諡了，欽賜紫禁城騎馬了，准預瓊林宴鹿鳴宴了，榮封三代了，皆圖一種類似暗示復辟的笑話。這種無意識的混鬧，難道可以保得定一方面沒有漸進一步的猖獗，又難道可以保得定又一方面沒有履霜堅冰的恐懼，生出一勞永逸的決心。這一定要如吾鄉孩子的俚諺所云。「猴子弄私處，弄出血來了。」我再舉出三大理由。

- (一) 由嘲戲而認真
- (二) 由憤慨而仇嫉
- (三) 由恐慌而激昂

何言乎由嘲戲而認真？最可笑的一班耗子式的拖尾巴人物，到了民國，還鬧什麼遺老，遺老兩字實是最肉麻不過的揶揄名詞，但是遺老既老書本上有這個廢物名稱，遺老便讓他去遺老。民國之大，何奇不有，有這種怪物，供給遊戲文章裏嘲弄嘲弄。

亦無不可；有如蘇州的汪鍾霖，曹元忠之類，人家開弔慶壽，無不翎頂而去：這就是元朝高帽子呵道，法國拿倫帽守門之類，也足以點綴成趣。而且那班遺老，無一不就是瘟臭官僚。他的同類，號稱服官民國者，把民國鬧成不知什麼東西，都由那種惡物，他們既然頂了遺老頭銜，止去做做鼠竊，或偶然偷做些顯聞，總裁，總辦之類，也終算他們比較安分，因而對他們愈有恕詞，至多不過在他們辮子上，大著上，開開他們的頑笑，也索罷了。不料他們生性不安本分。讀了他們奴才傳奴才的幾本死書，不問三七二十一，要想如法泡製。現在看到在東交民巷日本使館裏，貼有南書房，軍機處，便見得他們看做永明王在緬甸一般，若曰口稱「上在行在」，便是他們的忠節愈著。我們請問他們是否是準備做最後一孤臣，必當為復國運動，果如此，大清固有忠臣，民國非無健者，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安見無人焉變嘲戲為認真，闖入你們遺老隊裏，自矜他是民國好男子呢？這類的弄假成真，你信「上頭上面」叫得愈高的聲中，竟無反響麼？且如此嘲戲變認真的結果，每引起了彌天大

禍。塞爾維亞一排字匠狙擊奧太子，引起了空前的歐戰。徐國樞飲彈在上海澡堂門前，結局至曹錕進圍城，吳佩孚上西山，齊燮元走別府。若說他們還要請外人保鏢，竟扶溥儀做朝鮮王，為吞併的媒介，則我個人將哈哈大笑，望他早日實行。中國是遠東巴爾幹，自己終不能了自己的了，早晚必釀成一更大的世界大戰，於是世界各國都有些小解決，中國便也得了一個大解決。前次一戰，什麼世界共主的德皇，混世魔王的俄皇，與神聖同盟的聖子神孫奧皇等，一概請進了歷代帝皇朝，繼此一戰，則庶乎萬世一系的天皇，世界飄國旗的島主，也進歷代帝王廟，溥儀先生且做了一隻俎上告祭帝王永結局的小雞。你想，天下有享高名而不負辛勞，如此便宜的事麼？止要留一條辮子，儘可自由出入總統執政之門，口稱遺老遺老，倒亂則保護之，幹出真正的復辟戲則曲恕之，口頭好像遊戲的，內容實是認真的。難道對方會不變其嘲弄態度，也成認真麼？

不認爲由憤慨而仇嫉？優待條件實是袁世凱徐世昌等一種遮羞的把戲，袁世凱且把

他做了騙人的帘招；不然，袁等如要做忠臣，有什麼優待敢議及忍議。儼然心目中
有民國，如何留什麼皇帝？假令今日段祺瑞對曹錕約曰：「我做執政，你請在團城
做外國總統。」豈不要笑倒了三歲小孩。袁等之不怕滑稽而爲之者，要和緩他亂臣
賊子的責備，對付一般北方怒氣冲天的社會而已。你看他不恤推翻民國，自己正取
皇帝而代之，反批優待條件，乃說「僅留尊號，至今耿耿。」這無非愚弄北方的奴才百
姓，使反對之衝緩和罷了。袁世凱真正能穩做皇帝至今，溥先生早已陪葬西陵，難
道宣統十七年還能留小朝廷於日本使館麼？然袁之奸狡不足責，憤慨於北方人民，
於民國毫無情誼，並其奴役二百六十年的恥辱而忘之；至一個皇帝虛名，爲朝三與
暮四，被奸雄愚弄而不知。前日清理檔案，余適監視，記得一徐世昌之親筆函，更
使人痛恨。先錄其函稿如左。

越千 壽民 瑞臣 仲泉仁兄閣下久違

雅範仰企爲勞恆委員等到津展誦

華慶敬聆種切猥以世昌七十誕辰仰蒙

皇上恩頒御筆扁額一方對聯一幅福壽條幅一軸壽佛一尊如意一柄衣料四件瓷器二件

玉器二件拜

寵隆之恩賚切感悚於私衷世昌衰朽自慚修名不立敢云古稀已屆中規矩以從心違蒙異

數獨邀望

觚稜而稽首下忱感忭伏祈

代

奏謝

恩是爲至懇此復敬頌

台綏

世昌頌首 九月十七日

這封信若是趙爾巽陳寶琛寫了，原不足爲奇；就是徐世昌，當他做袁世凱上卿時節寫了，也付諸一笑罷了。偏偏他要在忝竊了民國元首之後，說這種卑鄙無恥的話，

屈伏在一個「外國少年皇帝」之下，坍民國元首之臺。外國皇帝有內務府，難道民國元首便沒有私宅的書記處了嗎？否則就叫他兒子或姪兒出面請內務府轉謝轉謝，亦何嘗不可呢？他這樣褻瀆民國，其意無非以爲民國是什麼東西，我止看銀子面上，出張一出張，做一回總統，譬如做一位欽差罷了。到此才知道清朝養了一隻狗（如鄭孝胥羅振玉之徒，他們自信止是犬馬之臣，稱之爲狗，並非屈辱他們。）還能搖尾巴，民國便養了什麼總統，執政，都是朝外敵；難道這種難受的憤慨，決不會讓出仇嫉的麼？

何言乎由恐慌而激昂？善後會議開會矣，有所謂正讀書社者，集刻一本保障皇帝的通電，向「邪氣民國」的執政府，善後會議會場，如雪片的分散，其意欲駭昏了許多善後委員，一致提案通過，各備靴帽袍套，環跪於日使館前，請聖駕還宮。他們四個會，滿蒙協進會，滿族同進會，旗族互救急進會，京師總商會，十五個省分，京兆直隸王樹枏等九大官，東三省世榮等五十三人，山東張英麟等二十人，江蘇陳名

侃等數十人，福建郭曾忻等三十人，河南裴維佞等七十二人，廣東曾習經等四十三人，江西閔荷生等五巨紳，湖北樊增祥等十六人，湖南陳嘉言等二十二二人，甘肅蘇源泉等十一人，雲南朱崇陰等二十四人，貴州姚大榮等十九人，四都市，北京則有張李經畬馬其昶吳懷清等，上海則有陳夔龍馮煦秦炳直余誠格朱祖謀等，天津則有張人駿呂海寰升允鐵良袁大化等，香港則有陳伯陶張學華等，凡具名者共八十一，其間有民國之大官，有復辟之巨子，有「愚忠」之遺老，亦有在賭場偷東西的翰林。（如常熟某秘書）。又不具名而標出人數者四百三十三，其他四個全會當以千計。真是浩浩蕩蕩，十八路番王會師西長安街，殺奔前來，駭得我們「邪氣民國」的百姓，屁滾水流，恨爹娘少生兩條腿，無處逃命，止有三呼萬歲，恭上皇帝尊號，才能平息衆怒。這個不夠駭，還於條文中，王樹枏等則曰，「凡屬血氣之倫，均抱不平之感；」張英麟等則曰，「民情惶惑，輿論沸騰；」陳名侃等則曰，「薄海聞之，咸深驚訝；」郭曾忻等則曰，「證諸中外輿評，下至街談巷議，無不以此舉爲非；」閔

荷生等則曰，「中外震駭，大動公憤；」胡大榮等則曰，「一時人心大憤，異口同聲」。聽到這裏，真正駭得面如土色，軟了全身，啞口無言。況且我本了我的良心說話，若說他們故意駭人，還有可商的餘地；內容却是千真萬真。有人對我說，當攝關請走了溥先生的後幾天，北京到處有人在街頭巷尾，黏貼口口口王八旦之類的揭帖，我到天津第一天，便有重要軍事大官，親告我曰，你試去街上，有一車夫驢靈，不罵口口口無良的麼？他這種行爲，在兩個月內不死，是無天理。證諸「邪氣民國」的輿論既如此，按諸正誼讀書社的鴻文又如彼，中華民國四字，簡直不過是一張燈花紙的薄層假面，揭開來一看，到底是什麼東西呢？我們還是做一天執政，算一天執政，敷衍下去呢？還是趕緊自殺，出空了床，讓皇帝睡覺呢？還是努力奮鬥，激昂了少數民國分子，學他們的篤忠於大清，殺出一條生路，使民國萬年有道呢？所以他們借那正誼書社本子，浩浩蕩蕩，殺奔到善後會議，不知善後會議是否尚有「邪氣委員」存在，能引出激昂。果其彼中亦止有「正誼委員，」做了皇帝的清一色

，吾知必有更少數的「邪氣國民」作最後五分鐘之準備，激昂的度數，必有如上海土語所謂將邪氣的增高矣。這種正誼先生的惟一理由，在宮則因「凡食前朝之祿，皆有舊君之誼；」在野則「凡我公民感激二百餘年厚澤深仁，方圖報之不暇；」其辦法則「即使優待條件一履行，尙未能酬報萬一。」然則聆言外之音，說起民國，真叫做該死又該死，簡直毫無天良，才掛這中華民國的招牌。段執政雖在天津入京之先，作歉然之語，到底不澈底；止有袁世凱一個純臣，才能澈底懺悔曰，「僅留尊號，至今耿耿。」他是要在太和殿上自稱皇帝，結果了民國，從而又遜位於養心殿的今上皇帝的。所萬古銜恨的，不曾來得及，且可惜現在執政，也是一個不識趣的，幫同反對洪憲，氣死了一個假皇帝，遂就誤了一個真皇帝。胡說八道的民國國民，亂喊了十四年，直至正誼書社的典談訓誥出版，方才天雨粟，鬼夜哭，王氣在新華門前又伴電燈之光而宵騰，天文台要奏帝星重光。況且這班「犬馬」（犬馬注見前）的惡毒，設心簸弄，希冀挑起惡感，坐收他們的漁人之利。前年曹錕與張作霖鬥寶，曹

親自以爲馬廠督師，阻止復辟，故搆謠言以誣其敵，若曰，彼則如何保衛民國，張作霖則如何主張復辟；而且張勳姓張，張作霖亦姓張，凡姓張的皆與復辟有緣。借此糊塗的證據，引起敵視奉張之潮，這不過政敵的一種卑鄙手段。不料那班犬馬，竟認此張卽那張，恐段執政也是馬廠的主謀，十分靠不住，故抬出張兩帥來作陪，拉一個大帥入彀坑，做他們臭狗的護法。尤其污蔑張大帥的人格，是東三省世榮等的口氣。彼乃曰，「今秋奉直之役，我軍以理直氣壯，奮勇爭先，所向披靡，近古以來，未嘗有也。乃我大帥成功不居，……另組執政新政府，有救民之心，無利己之志。」這閃爍之詞，直截爽快說起來，便是說「執政是應該你做的，你便宜了段祺瑞。你就做皇帝也應該的，因忘不了大清。」這是那班做慣推戴奴才的，太看不起民國的大帥，如何大帥要忘不了大清，又沒有理由。世榮等所舉出的，便是「我三省爲清室發祥之地，某等又多受前朝厚恩。」他們一不知三省在大清發祥前，還是大明建州衛；二不知大帥二百年的祖宗是居住直隸；三不知努兒哈赤也受

過大明的厚恩，不客氣曾經永消大明的帝號。終之他想拿張作霖駭倒段祺瑞，又想張作霖或可與馮玉祥相打。他們簡直要製造一個恐怖局面，以便溥先生還宮；進一步，竟想如是如是，這般這般。不曉得我們查清了清宮的檔案，才知「咱老子姓張，你也姓張，」不見得一定可以通譜。張作霖並未同溥先生有什麼特別關連，那種御筆一方，壽佛一尊等的拉攏禮物，凡做大官的無不有分，張作霖固常有一分，便是曹錕，吳佩孚都常有一分。（止有段祺瑞，孫文，除近來的燕席各一席外，還不曾發見來往一字。）而且長春宮所懸的生日送禮單，曹錕，吳佩孚，張作霖等固有其名，即聞至孫調宇等亦有其名。故正誼書社的本子，如是的污蔑了現世人物，恐駭我們，我們止有怒氣更激昂，這便叫做由恐慌而激昂。

況且那本正誼先生的典謨訓誥，最無禮的，便是蔑視少數攝閣之行動。倘然攝閣為民國軌外的亂黨，則攝閣應當肆諸市朝；如其認為一時反正的法團，他所做的便是民國要典，如何能向由他產生的執政府殘罵。何一革命政府沒有便宜行動？即以段

國民黨不加入善後會議

什麼叫做朋友，從前有八股必讀的十種書中載着，友直友諒友多聞，是一種益友；友便僻友善柔友便佞，是一種損友。這是對擇友講。從對方着想，凡算得人家朋友，也應該自勉於直諒多聞。個人如此。團體亦如此。例如段執政起而支撐臨時局面，要開一個善後會議，解決臨時的軍事紛爭，財政糾葛，這是他可以做的事。（止曰可以，其實還是不必，理由見『現代評論』第八期拙作。）因為真個有革命精神，及章太炎贈他的公平兩字，儘管放手做。你看馮煥章先生等不管三七二十一，毅然廢除溥儀帝號，雖一班復辟黨略布散流言，然而十八省人皆歡聲雷動。自『溥儀先生』的稱呼一出；溥儀先生也成了光明俊偉之少年，民國空氣中，頓呈鮮明之象。若當時便請了趙爾巽先生開會議，這算什麼滑稽的事呢？所以止要手段公平，單是爲國，並非招呼損友，討有勢力的好，想鞏固自己地位，正不必開什麼粉

飾承平，大家掩鼻而過的會議。不但做好事，用不着老套的粉飾；就是做壞事，也比較直爽一點，免除無窮的笑柄。昔張獻忠自撰祭文昌文，說道，「你姓張；咱老子亦姓張，咱們通了譜罷。」再過三千年，當與劉邦的大風歌並傳。想起袁世凱的籌安會，那種三揖三讓，是何等可醜。又想起曹錕的賄選運動，有冤錢送與那種吳景濂輩的無恥小人用，又何等癩惡。倘袁世凱當日在民國五年元日突下一道命令曰，着自今年起改爲洪憲元年，稱予爲皇帝，不必再稱爲大總統。雖唐繼堯李烈鈞蔡鈞還是出來推翻他，然而免了多少人做小人，袁世凱亦就虎虎有生氣。曹錕當日從黎元洪走天津，卽由保定徑來北京，宣言那大總統非我來試試不可。縱然今日還是要上圍城，也庶幾乎比得上張勳，決非如今日的可憐。所以果真有一個人民自動的國民會議，或者大家相對承認他是一個必要的會。至於拿來裝飾了，想產生作用的會，這種把戲，真是叫人看得太厭倦的東西了，太陳臭的手段了。國民黨加入善後會議與不加入，都沒有什麼大關係。就是倘有軍民長官的資格，有應議臨時軍事及

飾承平，大家掩鼻而過的會議。不但做好事，用不着老套的粉飾；就是做壞事，也比較直爽一點，免除無窮的笑柄。昔張獻忠自撰祭文昌文，說道，「你姓張；咱老子亦姓張，咱們通了譜罷。」再過三千年，當與劉邦的大風歌並傳。想起袁世凱的籌安會，那種三揖三讓，是何等可醜。又想起曹錕的賄選運動，有冤錢送與那種吳景濂輩的無恥小人用，又何等膻惡。倘袁世凱當日在民國五年元日突下一道命令曰，着自今年起改爲洪憲元年，稱予爲皇帝，不必再稱爲大總統。雖唐繼堯李烈鈞蔡鈞還是出來推翻他，然而免了許多人做小人，袁世凱亦就虎虎有生氣。曹錕當日從黎元洪走天津，即由保定徑來北京，宣言那大總統非我來試試不可。縱然今日還是要上圍城，也庶幾乎比得上張勳，決非如今日的可憐。所以果真有一個人民自動的國民會議，或者大家相對承認他是一個必要的會。至於拿來裝飾了，想產生作用的會，這種把戲，真是叫人看得太厭倦的東西了，太陳臭的手段了。國民黨加入善後會議與不加入，都沒有什麼大關係。就是倘有軍民長官的資格，有應議臨時軍事及

臨時財政的必要的，加入亦可。如中山先生，及他的毫無軍事財政經手的黨員，忙勞的要事，如鼓吹國民會議之類，尚日不暇給，何必去多開銷政府六百元一月，充會內的食客呢？如黎宋卿唐少川章太炎梁任公諸位先生的不加入，想都是這種用意。決不是同段執政個人絕交，正是替他省錢。因為他請這班人，都恐怕生出「是而驅也」之意，皆不得已而下帖的。不去正是從友誼上體貼他。這是國民黨不加入善後會議，成全友誼的小禮節。

漫不料他老也熱心國民會議，竟要由他的善後會議包辦起來。果然國民會議可以包辦，年來中山先生也甚為筆健，他也早已選同段執政，兩個老頭兒，磨磨了耳鬢，竟親手草一個國民會議組織法出來，痛快的號召了。比現在要請姚震先生等躲在黑幕裏，扭扭搥搥細膩熨貼，搥摩了四面八方的心理做出來，又要請趙爾巽湯漪先生等，好像木人頭被線牽的通過，那個直爽，那個滑稽呢？因為滑稽固可醜，直爽亦不是那回事，所以中山先生也只好盼望有一個國民會議預備會，產生那個國民

會議組織法，段執政固不應包辦，就是中山先生也不敢存一毫包辦之心。你想爲什麼要國民會議，那是解決根本糾紛，一個最後的希望。決不相信有真正的國民會議出現，乃國民大多數的心理。不是政府來利用，便是黨人來操縱，是萬衆心所默認。如此，政府必要有如何的誠意，如何在最大公平上扶助；黨人要如何容納異己之言，在最大包涵上同走；或者得了一個比較不大可笑的國民會議。倘時機還未至，各方面的誠意也拿不出，就不如還讓時局遷流，由執政者拿公平維持了一陣現狀再說。所以熱烈鼓吹，求其普喻，是今日應當做的。若擬苗助長，貿然包辦，是極可駭怪的。設或還含有作用在內，姚震先生等者，皆忠於其主，忠於其友，能升天入地，鑿孔裁蠶的雋才。倘彼顧念孫段二老皆垂垂將死，不能不在政界穩度短歲月；於是勸他二人在善後會議合作，產出欽定式的國民會議組織法；道區每區三人，安福系國民黨各半。青海蒙藏以曹汝霖之類充數。大學區讓了國民黨研究系。商業區則有虞和德與天津北京商會出馬。實業區則周學熙張謇等各代表三萬人。

這叫做國民會議，使二者蒙福，這叫做臭不可當。國民會議的名詞又算永遠拋入毛廁，於是最後會議的希望，止有列強會議矣。此所以中山先生用直友的態度，毅然批評善後會議不加人民團體，與議及國民會議組織法之不當。國民黨員體孫先生之旨，一同拒却出席，并告他不必議出國民會議組織法。這是全要代段執政留了善後會議的分際，請他專心把臨時的軍事財政，安排一個小窟貼。不可將善後會議鬧得像煞有價事，開始便鬧粉飾笑話。（你想，各衙門欠薪，有弄到吃盡當光的。什麼鬼善後會議，烏善後會議，一月便開銷薪水十餘萬元。因為要敷衍孫中山，又添極可笑的專門委員，又月耗三四萬元，這還不是日暮途窮，倒行逆施麼？）更用如此方便法，產出一個名目上的國民會議來，代用當日的安福新國會，老先生，你又從此完了。這是國民黨不加入善後會議，加厚友誼的大諫諍。

姚震先生起草的國民會議組織法，又經法界頭等名角林長民湯漪屈映光許世英朱琛梁鴻志等幾位先生詳細討論過了，才確定借段祺瑞的名義提到善後會議，請趙

爾巽等通過；那國民會議組織法的美備，晨報記者云，「他們自稱爲最進步之選舉法，」我敢擊掌附和曰，誠如是，就使聚了全數國民四百五十兆，來開一個國民會議預備會，製出組織法，終也不過如是，或者連到不及；然大腹賈缺乏了子嗣，由西席美秀而文的老夫子，代他上礦太太房裏去代造甯馨兒，終是一件不可代庖的事。所以高一涵先生說，組織法從那裏產出來，是一件大事，他自身應當站得住，也是一件大事。這兩句話，我也完全贊同。但是我以爲法的自身，必要站得住的，法的產出來，必要正當的，二者毫不可缺一點。譬如姚震先生那篇大文章，載在國民會議的促進會雜誌上，供全國民參考，效用雖縮小，價值却增大了。否則何處報上已登過我的話，儘管曹錕的憲法，講自身站得住，十倍於約法；但他的信用，約法還有毫，他是等於零。這就是產生的較似正當，與較不正當。還有年來國中最著名的法制，莫如湖南省憲。這個憲法，所有現在最著名的法學家皆予以稱美，而且產生之時，比較似正當。然而非但敵對的一部分人，因未參與而爲謾罵

式的否認。即友好的一部分人，亦因未參與而竟爲形式的推翻。一篇苦心孤詣的省憲法，竟做了歷史上的材料。倘現在又經唾罵未乾的姚震先生等屬草，用欽定式通過；又僕僕使一班名士出醜，搭更高的牌樓，點更亮的電燈，開六千年來未有的國民會議；又煩姚震先生苦心焦慮，做出壓倒湖南省憲的大文章，俾數百應聲蟲曰通過通過，其臭味則與曹錕憲法，同其芳烈程度。這是孫中山作俑，豈不該病且該重。故國民黨不加入善後會議，勸他不要議國民會議組織法，又是兩全友誼的大運動。還有一種最和平的朋友，作非國民黨的希望曰，我勸善後會議，且不要先議粉飾太平的國民會議組織法，試先從裁兵廢督等議起，果然有使人滿意的裁兵廢督案，大家認爲確實可行，不是欺誑，自然這會議的信用便高，否則什麼裁兵廢督，一味紙上論人；開源節流，一味空中樓閣。那末這善後會議，直是慶祝執政的大堂會而已，還議什麼國民會議組織法等呢？我點頭曰，你的話也是。 一三，一一，

怎麼辦呢？

我這回進京，躬逢其盛，遇到現代評論開始發刊。社內的朋友講笑話，他們說，你有什麼話，願意說着，你送稿來，我們亦能把他來登，我聽見了，高興極咯。但要下筆的時候，自己招呼自己，說道，喂，朋友！你能說什麼話呢？仔細一想，真糟極了。他們都是學理深湛的學者，你插進去說浮話，不是笑話麼？那怎麼辦呢？

幸虧想起來，他們曾經說過，你說不出別的，你就把時事批評批評，也可以充數。我想這當然容易交卷。可不是，在長安市上鬼混，除了餃子舖裏，多半還貼着「莫談國事」，實在誰還不是談幾句時事作爲應酬話呢？一見面，終是現在局面狼狽呀，或說，這一回各方面應有些覺悟，批評如何是長，如何是短，終得拉出一點理由，才有勁兒。但是轉念那種信口胡言，可以形諸筆墨麼？又孺了！那怎麼辦

呢？

然而說定了送稿去湊數，人家倒把別的稿子攔着，排字人等着上版，現在臨時不交卷，又怎麼辦呢？

所以急了，便把斬新的時事，當着上版的晚上，在中央公園來今雨軒聽到的批評，抄襲了來塞責。有人請司法總長章行嚴先生吃飯，一進門，便有幾位議員先生們竊竊私議，說道，來了來了，章先生便是主張勸段執政用革命手段，推翻偽憲法，取消議會，廢除約法的一位健將。人家聽了，都說，三件事該這麼辦，是不用說的。但是同日下午三道命令，在面子上，有點兒難堪。馮總司令也沒有把李彥清同張敬堯潘鴻鈞同日鎗斃，怎麼把先列定下的約法同議會，只是老朽點罷了，如何可同瘋臭的偽憲法，同是判了死刑，一同上綁呢？這不是好像同朋友們，給囚犯一般的過不去麼？便有人問，那怎麼辦呢？

有人說，洪憲的欽頒憲典，曹三爺的賄選憲法，這是兩個政治罪犯，自當執政

的一朝權在手，可以立時發落的，執政革命，他自己說「不過第一次革命的延長」，不就是中華民國的命，那就約法未嘗不可廢，該有一個稍為相當的手續，才算說得過去罷？然而如此烏烟瘴氣，章先生必定躺在大椅裏，伸了脚的冷笑，十分不痛快，那就怎麼辦呢？

但是章先生是愛朋友的，約法是章先生的老朋友，偽約法是同李查青一樣，章先生沒有同他握過手的。若把段執政的老朋友張敬堯潘鴻鈞，同着曹三爺的小朋友一同上綁，太叫人難堪罷？反正終要死的，何不給他一個飾終的典禮，免了狠多的麻煩呢？然而痛快是真不痛快，到底怎麼辦呢？

況且約法是廢了，執政只是一個臨時執政，又不叫臨時執政制法，簡直大法中斷，執政固得放手做事，或者非執政也放手鬧花樣，又怎麼辦呢？

苦矣！

太陽下去，星光出來，起床，睡覺，跑路，吃飯，鬧得昏天地黑，不知不覺，又到了星期四。在坤寧宮監視了兩個布偶像，一個穿紅的，據說是皇媽，一個穿綠的，據說是皇奶奶，相對了三個鐘頭，到家已是五點。（皇媽皇奶奶是同站在一起的蒙古警察先生告訴我的）現代評論又催了好幾遍稿子了，要在兩三點鐘內交卷，沒法，報亦不能看，只好寫了。苦矣。

現代評論既許我做東西夾在裏面，我這樣的撒爛污，急火煮米飯的去塞實，他們又不好意思不登，真是給我白糟了紙幅。苦矣。

不用說略，寫略。隨筆扯來，自然又是時事最容易交卷略。講起時事來，大而無當的，把最闊的人胡亂批評一下，就又動聽，又省事略。尤其容易，對於最高的闊人，耳朵裏常常聽見，若將道聽塗說，一起穿插起來，字數又必定不少了。但是

這麼辦法，那最高的關人，未免或遭奚落。或受頑笑，豈不平白的又吃虧嗎？做關人亦就不容易做。苦矣。

目下數到最高的關人，不消說得，自然是段執政段祺瑞老先生了。有人說，段先生立志革命，中華民國是十三歲的大小孩子，再多革幾次命，亦沒有什麼了不得。但是他老先生是六十歲的老頭兒了，如何經得起劇烈的革命呢？尤其是他的老脾胃太要不得，倘然照目前情形，他嘴巴是革命革命的說得震天響，他自己的老脾胃兒却包圍了他，密勿通風，不許他自由。又經不起那班先意承志的孝子慈孫，捧了他的老脾胃兒，借革命行惡。所以他那老脾胃兒，簡直再進一步，便上了「朕即國家」的絕路上去了。如此他老要革命，非先革他自己脾胃兒的命不可。阿唷，六十歲的老翁，要送到醫院去，兜心一刀，革起脾胃的命來：如何使得呢？但是不如，又怎麼支持得很久呢？苦矣。

況且不用說到根本的脾胃兒上面去，就從平常小事說起來，旁觀的理論，容易

着口。當局的事實便強得很。不是仗着老脾胃兒橫衝直衝的過去，就簡直過不去。譬如前天安徽的許多代表去爭倪道煇，大家把倪道煇的劣迹，講了一番，他老心頭是很明白的。但是倪道煇有的是錢，爲他老用的錢，又是雪中送炭，在曹吳已倒之後，運動安徽響應，造成他老的家鄉勢力，撐着面子的，叫他如何忘恩負義呢？所以只好拿起老脾氣，本着向來斧水木頭的精神，硬答道，「倪道煇狠好，安徽軍事非倪道煇不能收拾。」雖大家面面相覷，有些不歡，他的老脾胃兒也就不客氣的不管了。可是當時有位不見機的代表，又加上一句說道，「倪道煇打死學生是真的，他還是通緝的刑事犯，更是不能辨護的。」執政大人不聽猶可，聽見這句話就真正觸動了他老人家老脾胃兒的真氣了。他心中必定大怒的要答道，「惟其學生，正是該死，倪道煇多們能幹。」然而到底又說不出口來，只好氣得紫脹了臉，止算沒聽見。大家冷笑的辭別出來，他瞪了眼勉強的答別。苦矣。

他對安徽代表說，「共和是我造的。」這句話雖嫌老實不客氣一點，但終算沒

有虛誕，可惜他老沒有想想，他參與着做了造共和的一分子，他自己在那一方面用的力量較多？所以又有人說，段老先生在共和牌子方面，的確也用的助力不少。至于在共和實際方面，可是用的阻力亦不算不多。什麼是共和的阻力呢？就是老官僚傳統的四千年帝王國家的老法寶。段先生一方面把共和的招牌掛起來，一方面保護老官僚及他們的法寶，好像鐵桶一般。幫袁世凱如此，幫他自己亦如此，到如今口說革命，還是如此。說不定段祺瑞式的革命，竟可反把共和的殘存實際，一齊革光，完全讓官僚法寶出來「復辟」。這何異段先生做了法官明明判定一個囚犯準做自由人，實際在他頸上圍了一條鐵鍊，一端繫着一塊四五十斤的石頭，叫他奔在肩

上，累贅他一生呢？所以他老挾了一塊建造共和的老牌子，悍然不肯細細商議，却被洋鬼子，賣國者，獵國獵官者，失風政客，銅臭商人，重重圍裹起來，逼他與共和絕交。齊宣王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恐他老還不能得這樣最後覺悟。則回想兩局圍棋，一卷佛經，頭腦冷靜之時，其心安理得如何？苦矣。

好了，字數也太多了，說來說去，也終是這句腐臭的老話罷了。旁觀常會說的，進了局子，誰也忘了。你算什麼，作此無病之呻，以惹人笑。我說道，我逼住了不能不交卷，所以才信口開河的，也是不由自主的。苦矣。

十四，一，三。



我也來試一試看

近來善後會議哩，國民會議哩，鬧得甚囂塵上，有的主張讓段執政先把他的善後會議試一試，然後再讓許多國民先生來試國民會議，有的主張請國民先生也加入去試一試善後會議，於是再跟着試他的國民會議，許多主張，一齊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我也來試一試，還是試一試會議呢，或是試一試主張呢，都不是，都不是，我來試一試者，乃是試一試，猜猜他們要想會議的什麼，何以要生出善後與國民的分別。

主張國民會議的，還沒有聽見他們要議什麼，止有主張善後會議的，已堂堂掛着款項，共有事項四條。並有口頭聲明，四項之外，所有根本大計，都讓國民會議。什麼四項呢：便是

(一) 國民代表會議之組織方法，

(二) 關於改革軍制事項，

(三) 關於整理財政事項，

(四) 其他各案由臨時執政交議者。

第四項的其他各案，雖屬廣泛，聽到清室優待條件，金佛郎案等，都還要交國民會議，我來試猜一猜，將來執政交出來的，當然決不會涉到中央集權，聯省自治，或為總統制，或為委員制等根本大法。說不定，無非許多不大不小的小困難把戲，才一個一個冷不防的交了出來。終之諸位放心，都屬毛細的罷了。所以我的瞎猜，也就除了第四項方來試一試。

試一試看，猜猜他的第一項國民代表會議之組織方法，何以要攔在善後會議裏呢？哈哈，你試得可笑極了。國民會議的組織方法還未有，自然不能有國民會議。當國民會議還未有，如何能將國民會議的組織方法攔在國民會議裏呢？事實上不能攔在國民會議裏，當然攔在善後會議裏了。你還要瞎猜，豈非笨極了麼？我便說，

這定然爲不可諱的笨。但產生國民會議組織法，難道沒有別法麼？一，何不學前清立憲，交王公大臣集議，直接欽頒？呀，這太野蠻太野蠻，文明的段執政，不做這個勾當。二，何不交國民自去籌備？呀，穩健的段執政，不肯如此迂遠。那麼我試一試看，猜到了。善後會議中請了三十位名流，代表了國民，又請了九十位軍民長官，代表了王大臣。就可以說頗有些國民自己籌備的意味，用過半數同意解決，我的朋友呀，不瞞你說，骨子裏還是欽頒。國民程度太低，低低低，非用欽頒法不成。只要會議時名流努力的試一試，公道，就一樣的了。國民會議組織法裏的會員，止要名流請得更多一點，以外除了軍民長官，用政客紳董代替了，難道不是堂堂國民麼？如此，會也容易，根本大法又剝期出現了。儘管說曹錕的憲法將更笑人，那麼中華民國終是那末一回事。（我却願意發誓，實地忠告，曹錕的憲法，有張君勱等先生爲證，到底也未會有什麼不好。止是產行的手續錯了，累他也蒙謗了。所以癡心的朋友們，還盼望止要法立得好，不問立法的人。請教今日以前，今

古萬國，曾有一無疵議的好法麼？無非周禮說是周公創作的，便點頭的分數多了。說是劉歆替王莽假造的，便搖頭的分數多了。）

再試一試看，猜猜他第二項改革軍制的事項，何以要擱在善後會議裏呢？這是他的主中賓：他苦心孤詣，將不倫不類的軍閥爺爺，一齊請到，無非要向他們商量讓出一點兒款項，倘然做得到，自然不無小補。還是做不到，不得已只好借債，請爺們不要再說話。並也老實不客氣，把你們做口實，搪塞國民。所以會議的主要是第三項整理財政，這第二項是他的陪襯。然而亦可以說賓中主：因為段執政在「和平希望」聲中登台，若非把改革軍事，做了會議的密招，會議便太黯淡。在理想上講，要製虎皮褥子，請了無數老虎來，逼他不好意思，親口答應，在處辦方面，似乎猶其道地，在事實上講，現在的軍閥，最工詞令。一面進兵，一方還可以承認天語褒獎的公忠體國。所以在會議席上，儘能改革兵制，改到周公孔子也滿意，維持執政的體面。因此這一條改革兵制，也不妨用他充作善後會議之花子。

再試一試看，猜他第三項的關於整理財政事項，何以要開在善後會議裏呢？哈

哈，這是在上面第二項雖然止帶說了幾句，也就完全洩漏春光，不必再瞎猜了。他不是爲了此項，原就不必要開善後會議。有些不識趣的朋友，以爲財政乃是國家存亡的要素，根本解決，尤其要列到國民會議，用不着善後會議。但是剛剛哈哈過，忍不住又要哈哈。需錢則有燃眉之急，待決於國民會議，則如俟河之清，如何不用善後會議來救濟一下再說呢？然而不識趣的笨伯，又要討厭了。以爲亡國的外債，即使善後會議解決了，國民能夠不反對嗎？有望的國民負擔，不經國民會議，能有稅則公債等的增加麼？當然止有貓口裏挖肉，如上文所說過，希望善後會議的軍民長官，不好意思，在議席上答應解款中央而已。然而閉了眼睛想想看，不是顯然做不到的，屈指便是好幾省。議罷，人皆觀望此數省，見無動靜，見省省效尤如故，議案等於廢紙。若曰未嘗不可望，情誼較切近者，將如約來救至急。應之曰，是則善後會議之滑稽，明白曉暢矣。倘非根本解決時，致款止恃情誼，則目前救急之財

政，段執政儘可以誠懇之函電羅掘之，不必以形式之會議要挾之也。苟且弄狡獪之
出把戲會議，價值幾何。讀報至善後會議籌備處月費五萬元內，有交際費若干，深
深的想到民四的大典籌備處，民十二大選籌備處，有連帶的感觸呀。振苗助長之術
不可用於百年大計中也。我常戲說，現在的關人左右，終是蕭何張良絕迹，止有陳
平，其多如腳，陳平者，合蕭何張良，則爲之傑；離蕭何張良，則爲羣小者也。好
爲陳平之奇計者，可不慎歟。如其不信，善後會議本算不了什麼，推類做下去，你
也試一試看。

試驗過的善後會議

西隱有云，「老狗教不會新把戲」，這是不能駁的經驗談。現在的執政，同了他的左右，在隔年歷本上尋他們的行述，都可以算做人。可是叫他們在這劇烈變動的時代，應付這歲月不同的新環境，如何叫他們有可能性呢？拿段祺瑞先生來說，大家不是爲他盤居津門，念了佛兩年，以爲他嘗了困苦艱難，必有新覺悟麼？這就是根本的猜錯了。他是念了兩年佛，並不是熟讀了兩年世界文化史，那是加上一重糊塗罷了。齊一變至於魯，梁漱溟先生從佛經自拔，改讀孔家書，終算略有進步，尙且做了一部糊塗書出來，貽誤蒼生。逃佛，本來就是東方民族自殺的一條道路。凡厭棄世法，存心自殺，就把當做一條善死的縊繩，或不出血的鈍刀，聊盡其天，以待往別有的天國裏去，過不必煩腦，自然太平的生活，要他在佛說裡，悟出治年國平天下的法子，豈不是大笑話？幸而段先生研究的佛法，不過是三教同源，太

上感應篇一類的東西，所以仍無害其爲一個傳統官僚的智識。再把他左右來說，舉一個例，就說姚震先生。他不是一個法制院長，所謂法政專家嗎？你們各位試猜試猜看，他的研究法政的法子，到底是怎末樣呢？我要引儒林外史高翰林的金言，來做證據，說明他的研究的方法了。「已饑已溺，止是文料觸機上教養門的詞頭」，他們研學方法，盡在乎此。有位教育部的某先生，他告訴我，數年前他聞姚先生論教育：他說，「教育普及一語是大謬的。教育太普及了，國家那里有這許多官容納他們呢？」可見姚先生的見解，「學也祿在其中矣」，讀書與做官，那是自然的應當融成一片。換言之，就是說他學法政，不過準備做法制院院長。法政上說如何，盡是做院長的話頭，也用不着高翰林來提醒，是決計「認不得真」呀。以上把執政及他左右的大才，實地估量一下，要知道並不是奚落他們，乃是認定他們的真價值。把他們這種的智識，忽然要想他們開什麼會議，什麼會議，能夠生出點驚人的效果來，這就無異在靛青缸裏，要想去掏摸出白布來。果然，開幕了一個月，他的狀貌，先就比從

前的什麼會，還要整蠱，再休要問他的內容如何了。本來集合軍閥在一堂，已經可笑。但是果然能如褚慧僧先生三十三個執政的辦法，請紅眉毛，綠眼睛的，插了野鷄毛，一齊親身出席，也覺別有天地。現在他們自己還在那裏打他們的仗，派一些糧養，走廝，來領六百元。那種狼狽豕突，到太陽將入山，才陸續騰聚的情狀，比昔日光園祝嘏，今日奉天拜壽的局面，還要下作。宜乎胡適之先生啾啾足叫苦，必知大上厥當，正好借題發揮，溜之大吉。他們也知跑了這一朵會議之花，未免過於難堪，所以別的也已經走了不少。如何於他人並不登報辨正，必於胡先生這樣鄭重呢？就是爲西洋景太拆穿了，必定連敷衍也不成了。經過了這種試驗的成績，才各自懊悔望他有什麼廢督裁兵哩，整理財政哩，真無異癡人說夢。然而竟白白化了四十餘萬元，眼看着各機關欠薪人員當賣都盡，什麼師大關門，工大停擺，一概不管。四十餘萬元，還是指五十天能如願在文科觸機上成功一門善後章程的說法。可腦那般會員委員都是餓鬼道裏跑來的，簡直要想延長一個無限期，六百元一月拿定。

所以現在段菩薩也隱隱着慌，明知不能長期布施，如何輕巧的結局，至今還不曾想出。這是不必爲他們愁的，他們隊裏所有的就是那種善耍把戲的高手，自然繫鈴之後，還有絕玲瓏的解鈴方法。可是他們這種的不憚煩，到底爲誰辛苦爲誰忙呢？除了仗着老資格把持他們的門戶以外，爲了國家何嘗要出一點新把戲出來！而什麼金呀銀呀的案子成功，有了整千萬的急債，還要國民代表會議哩。搭彩牌樓的行戶，正在那裏準備「主權在民」的金字，小心文料觸機不要引錯哩。嗚呼，這叫做試驗過的善後會議。

——十四，三，十四。——

中山先生少年時遺著

飄萍先生：

中山先生的遺著，最近二十年來所存的，自然大家都看見，都知道。惟他早期的言論，止有他的自傳裏講了一點，也還是他到了晚年回憶的；並沒有長篇大章，確然是當時寫出的，供我們一讀。現在幸虧有顧頡剛先生，得了陳援菴先生的指告，才在甲午年九月和十月的萬國公報上，錄了一篇上給李鴻章的信，介紹到十九期的「語絲」雜誌。這真是一個古董。在當時或者也同盛世危言，庸菴文編等，一例看過。現在細細研究他的價值，顧先生已在語絲裏下了許多的定評。今天戴季陶先生亦說，這篇文章裏說話，自然有些時間性的幼稚話在內，然於孫先生平生的主義，還是一貫的。那篇裏所說的話，不過具體而微，是思想的胚胎罷了。前年孫先生還親口告訴他，盛世危言裏，也采用了他

的兩篇稿子。戴先生自恨粗疏，竟把題目忘了。現在各種閒話不表，語絲是先生見過的了。大報流布尤廣，何不也把他轉載一下，以供大家的快覽呢？我順便來把孫先生的年歲，來訂正一下。孫先生實生於前清同治五年丙寅十月初六日寅時，當西歷一八六六年，俗說所謂屬虎生也。他那篇文章，做在甲午年。說「文之生二十有八年矣」，若用華法算，是二十九歲。若用西法算，恰是二十八歲。孫先生是西學堂的學生，當然用西法算。故不必有顧先生那種解釋，疑他不是那年做。就是近日中央公園發給的像片，上題中華民國紀元前四十七年生，四十七乃是四十六之誤寫。他們已知道孫先生中國年齡是六十歲，非如外間傳說，說是六十一歲也。這固然是一件毛細的事，但仗貴報更正一下也是很好的機會。敬候

撰安。

弟吳敬恆十四，三，二七。

我亦一講中山先生

猛進社的各位先生們因中山先生逝世，要大家來說幾句，以表哀悼。他們尤其要尋深知中山先生的，寫一點真切話，不要泛泛的恭維。他們招呼我，要我止把個人的回憶，如何認識中山先生，那一點是我個人最心折的寫出一二。這種題目雖出得狠貼切，我也狠願意寫點出來。但是現在我們正心緒如麻，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呢？但是却不過猛進社諸位好朋友的情，我就胡亂寫幾句罷。把他附在篇幅之後，也算跟着他們諸位在猛進上哀痛着一下。我知道中山先生的姓，是在戊戌以前。彼時我雖已自命爲維新黨，其實傳統的腐敗頭巾氣習，沒有一毫變動。所以什麼申報等等，講到孫文，都要把文字旁也加上三點水，作汝，形容他與強盜亂賊一樣。我的意中，也就以爲這位姓孫的，有什麼紅眉毛，綠眼睛，是最利害的公道大王。想不到他是美秀而文，真是不愧名文。於是再過了四五年，經過了孫文在惠州

起義等等，身分便大了。我的心中，就不當他是個綠林豪傑，以爲他確要成功洪秀全第二。但其時我雖然也進了一步，從溫和的維新黨，變了劇烈的維新黨，我終還忘不了要扶持光緒皇帝。（我却不是保皇黨）覺得那種反叛的事業，做呢未嘗不可做，終爲像不正當。常想讓孫汝去做罷，我是不做。因此辛丑的夏天，我正爲劇烈的維新，逃在東京，所與往還的：什麼小石川的清華派，如范靜生呀，蔡松波呀，蔣百里呀，蔣百器呀。又本鄉的大學派，如章仲和呀，吳止欺呀，曹潤田呀。牛込的士官派，如吳綬卿呀，藍天蔚呀。又不定派，如鈕惕生呀，程家樞呀，戴元成呀，又有小弟，張溥泉錢稻孫等，不必細表。當時要算清華派最激烈。他們都與橫濱居住的梁卓如，消息靈通。我看他們是半反賊，我的程度，極要想企及到他們。然而還不敢冒昧的許可。忽有一天聽說應加三點水的孫文，也到了橫濱，正與梁啓超天天談話，他竟敢不贊成梁啓超。梁啓超狠笑他海闊天空的說大話。與孫先生往還的，止有程家樞同吳祿貞。程吳天天上我們家裏來。（我與惕生同寓神田區

明凌館）談說這種新聞，並且他們要邀鈕惕生同到橫濱去看孫文。惕生要我同去。我說我梁啓超還不願去見他，安可竟見孫文。我今天要上上野公園去。我下午六時一定在精養軒候你，同吃夜飯罷。惕生便與程家樓同赴橫濱，下午六時惕生果然回到了精養軒。我急切問他，孫文究竟是什麼狀貌？他說，「像一個書生，他的氣度溫和端正得狠，我生平未見第二人。」我說「真的麼？」我雖問他，我的心上狠相信他。因為惕生是我們南菁書院的高才生，向不妄語。於是我乃大吃一驚。孫文的資格，便不知不覺，在我心上，躍到洪秀全之上了。疑心他或者勾得上劉秀鄧禹。（這是頭巾語。）然而我畢竟不願意去見他。再過三年，到了甲辰，（西歷一九〇四）我已居英國兩年，我也已經自命爲革命黨了。一天，有一個人敲我的寓門，說是孫逸仙。他問了留學生，才知道我寓址的。我才初見十年中意思的孫汝或孫文。他的溫和端正，我是不吃驚的了。我早由我的朋友鈕惕生，在三年前告我。其時他住倫敦西城「肯星敦」。第二天我去看他，他同我去看他的老師「康脫利」。在康家吃晚

飯，康夫人也厚待得很。孫先生引我去，因為他馬上要赴美洲，託康先生夫婦緩急招呼我也。

以上是我認識孫先生的歷史。

若說起中山先生在我心中佩服的，自然太多，分不出最與不最。然我到底是一個書生。猛進社的各位，我也不免止當他們是學者，我起初不滿意孫汝，就因為他不是科第中人，不是經生文人，並且疑心他不識字。到認識以後，才知道他是手不釋卷。一九〇八他到倫敦時，似乎旅費甚窘。所以有位朋友曹亞伯，在學生中湊了三四十磅送他。不料三天以後，我們到他寓裏見他，已把那個錢買了一大堆緊要書籍，指示我們什麼什麼。我是驚駭他的好學，曹君便以為他不吃麵包，買那種不急之物，有些不滿意。這是閒話，現且不表。後來我每見他，不是談國事，便是看書，終不談閑天。什麼麻雀下棋，更生平不懂得的了。直到前一月，皮海寰先生也對我說，「孫先生真用功」，他把最新歐美的社會學說，無不瀏覽。他並說，「儘管

學者如汪精衛先生等，事情太多，幾乎像束書不觀，不及孫先生用功。我當時亦爲之赧然。始更驚異孫先生的好學，竟有學者亦心折之。這就姑且算我所最心折孫先生的一點吧。

丁四·三·一〇

中山先生的革命兩基礎

一曰與中會

一曰同盟會

國民黨者，同盟會之放大；同盟會，乃與中會之放大也。中山先生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是則國民黨乃是成功中國革命之機關，乃與中會與同盟會，實爲中山先生革命的兩個基礎。中山先生雖往，彼之革命事業，尙倚著於國民黨，方須努力而未已。撫今追昔，所謂與中會者如何，所謂同盟會者又如何，既共知國民黨應任「將畢之鉅」，卽亦樂知兩會「作如之簡。」可以感悟於當時之簡陋。中山先生尙貽我等以藍筆之功，豈有因襲中山先生今日美備之主義，與夫盛大之信徒，反致「仍須努力」，謾言無力可努乎？所以殞中山先生於西山之次日，鄒海濱先生授我「與中會宣言與章程」，及「同盟會軍政府之宣言」兩紙，囑我覆

刊於任何雜誌與週刊，我急錄副遞送。那兩種故物，雖與中山先生上李鴻章書，在思想上說，同一具體而太微，然其內蘊，誠如戴季陶先生所言，中山先生特殊之精神，固始終一貫，有可尋之絲若迹者也。惟欲知其言，必論其世，中山先生所處若何之世，彼立與中會時，身與世若何情狀；至同盟會之時又如何，自國民黨之名詞發生，至於今日，彼發揮其主義，得漸臻圓滿，又際如何之世變；皆有待於綜覈之時局，熟研其生平，方不至截取任何一節之言論，（有如在今日忽錄此兩種黨會的故紙之類。）止草草看過。在後世，自然有人焉反覆展遊滿清亡國史。及民國開國史，與夫中山先生年譜之類，融會而通貫之，對於彼之任何文字，皆有相當之了解。在今並世，或漫不加察於前後之世變，及其自身之歷程，將一切文字，止作中山文集讀之，而真價必晦。故我願於刊此兩紙之前，先爲作一簡略之年系，使此兩文之相當價值，易於夾縫中顯見，亦望讀者勿草草止以故紙視之而已。

（附中山先生年系）

在年系前有當說明者：

(一)中山先生未出世以前，彼所生長之漢族，已爲同州滿族管領者二百餘年。但洪楊之變，滿族威權，既已墜落。

(二)西方別州異族，又在彼出世前之二百年中，積漸東侵。西北則俄羅斯帝國甚鴟張，南部葡萄牙等亦紛集。而最勁者則爲英吉利。在中山先生墜地之二十餘年前，鴉片煙戰爭一起，中國開始有洋禍，實則英人侵略世界之帝國主義，已適在其先後，大告成功。故當時俄國等之帝國主義，仍爲自古留遺的未成熟者；惟英人的帝國主義，乃十分圓滿，至今足爲一切帝國主義之總護法者也。

(三)然在中山先生出世前之百年中，適在前數十年法國羅騷等鼓吹之民權主義忽實現。美國先獨立，法國繼之以大革命。雖到中山先生出世前後，什麼意大利統一，比利時獨立，日本維新，皆不脫帝國主義之臭味。而反帝國主義之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工會主義，種種社會主義，亦隨着中山先生同做兒童，同臻

壯健，至中山先生將瞑目之先，竟使我之舊敵俄羅斯，變爲反帝國主義之領袖者。世變之急，如是如是。

因此三條之世變，遂使中山先生初不屑驟摧朽腐之滿洲，惟望革新而制夷。從而知徒然革新，若止效法意比日本，適落帝國主義之漩渦，而以暴易暴。於是知圖徹底之改革，非與世界反帝國主義者攜手，自帝國主義之軍閥倒起，倒至帝國主義之最大護法，革命方算成功。此則中山先生易簣時，一切宣言大綱等，燦然明備之所由留遺也。

丙寅

清同治五年，西一八六六中山先生一歲

生於是年十月六日，在香港縣之鄉間。（別傳作七日誤）
三年，英法聯軍入北京焚燬圓明園剛過六年。

丁卯

清同治六年，西一八六七，二歲

戊辰

七年，西一八六八，三歲

己巳

八年，西一八六九，四歲

庚午

九年，西一八七〇，五歲

普法戰爭

法國最後共和成立

辛未

十年，西一八七一，六歲

壬申

十一年，西一八七二，七歲

癸酉

十二年，西一八七三，八歲

甲戌

十三年，西一八七四，九歲

乙亥

清光緒元年，西一八七五，十歲

丙子

二年，西一八七六，十一歲

丁丑

三年，西一八七七，十二歲

以前曾從美教士克爾習英語

戊寅

四年，西一八七八，十三歲

入其叔所設之私塾，聞洪楊故事，潛抱革命大志，旋赴夏威夷耶教學校。

己卯

五年，西一八七九，十四歲

庚辰

六年，西一八八〇，十五歲

辛巳

七年，西一八八一，十六歲

由夏威夷回國，尋入廣州博濟醫學校。在校識鄉士良弼臣，與談革命，士良悅服。

壬午

八年，西一八八二，十七歲

轉學於香港阿賴斯醫院。又識陳少白，尤少執，楊鶴齡，陸皓東。與陳尤楊昕夕談革命，港澳間親友，呼爲四大寇。

癸未

九年，西一八八三，十八歲

甲申

十年，西一八八四，十九歲

是年中法啓釁於廣西安南間。

丁酉

十一年，西一八八五，二十歲

自傳曰，「予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始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是由以學堂爲鼓吹之地，借醫術爲入世之媒。」據此，先生畢業香港醫校，懸壺澳門廣州，在此年也。

丙戌

十二年，西一八八六，二十一歲

丁亥

十三年，西一八八七，二十二歲

西人記載謂先生以本年方入香港醫校誤也。

戊子

十四年，西一八八八，二十三歲

己丑

十五年，西一八八九，二十四歲

庚寅

十六年，西一八九〇，二十五歲

辛卯

十七年，西一八九一，二十六歲

壬辰

十八年，西一八九二，二十七歲

癸巳

十九年，西一八九三，二十八歲

自傳曰，「及余卒業之後，懸壺於澳門廣州兩地，爲革命運動之開始，時鄭士良則結納會黨，聯絡防營，門徑既通，端倪略備。予與陸皓東北游京津，以窺清廷之虛實，深入武漢，以觀長江之勢。」又別傳云，「中日交戰前，先生由湖南出揚子江，由海路入北京。深夜冒險晤李鴻章於私邸，陳說大計。勸李革命，李以年耄辭。」據以上兩說，先生遊武漢及京津，但知在甲午前，未能定在何年，終之自二十歲至二十八歲，除遊武漢京津外，終在澳門及廣州運動革命。自傳所謂「借醫術爲入世之媒，十年如一日者，即指此等年也。」

甲午

清光緒二十年，西一八九四，二十九歲

是年七月一日中日開始宣戰，自傳曰，「至甲午中東戰起，以爲時機可

乘，乃赴檀島美州。出洋後鄧上李鴻章一書。所以知其郵上者，因書中有「文於回華後……」云云也。郵書必在八月，因是年九月十月分之上海萬國公報已登該書矣。又此書首言「竊文籍隸粵東，世居香邑，曾於香港考授英國醫士」云云，若甲午前曾深夜晤李於私邸，必不作此開端。則別傳冒險晤李之說，必係傳聞之誤。其書又云，「文生二十有八年矣」乃以西法計算。

在檀島創立興中會。（該會宣言及章程見後）應者廖廖，僅得鄧蔭南與胞兄德彰。

乙未，清光緒二十一年，西一八九五，三十歲

清兵既敗，人心憤激，上海同志宋耀如促歸國，乃偕鄧蔭南等三五人同歸。開乾亨行於香港，鄧蔭南楊衢雲黃詠商陳少白主之。設農學會於廣州，陸皓東鄧士良與歐美技師，及將校數人助之。先生則往來兩地。九月

九日因運械不慎，海關搜獲手槍六百餘桿，事機乃洩。陸皓東與丘四貴朱全死之。被捕七十餘人，程璧光之兄奎光與焉，瘦死獄中。此第一次革命之失敗也。敗後十餘日先生從間道至香港，與鄒士良陳少白同至橫濱，少白留日，士良回華，先生再去檀島。

康有爲者，長先生數歲，甲午以前名祖詒，止以談公羊，作孔子改制考等，稱怪於八股士人中。（彼蓄長髯，自號長素，即比素王爲長，取賢於孔丘之義。後乃割鬚尊孔，便於保皇，已非其本來面目矣。）甲午中舉人。乙未與其徒梁啓超（梁中舉在其師前）同在北京會試，康草一書論改革救亡，遍傳各會館簽名，即所謂公車上書是也。是年康中進士，康之活動於政治舞台，自此上書始。

自此年始，國人皆知有孫文其人謀亂如洪秀全。官書報紙皆稱「孫汶」，視與強盜囚徒相等。康有爲則舊日險怪之名頓銷，羣目爲愛國志士。

丙申，清光緒二十二年，西一八八九，三十一歲

先生在檀島，推廣與中會，進行遲滯。乃至美州住有華人各處運動，惟美州華僑之風氣閉塞，比檀香島尤甚。歡迎革命主義者，每埠不過數人或十餘人而已。然已大觸清廷之忌。陰歷八月由美至英，遂爲英使館誘拘，欲私送回國。幸在檀島渡美時，遇見香港醫校之教師英人康德黎夫婦，知其倫敦居處。先生在使館賄侍者，投書康氏，康氏乃爲之發布於報紙，促英政府之注意。英政府乃強公使魏照瑗釋出。（魏照瑗，有人作魏照瑗，誤也。照瑗曾爲上海道，後充駐英使者。照瑗乃其弟，中日戰爭時在旅順失機下獄幾死。）先生被困英使館，乃光緒二十二年之事，別傳繫之於二十三年後亦誤。此事有先生自著之英文「英使館被難記」，亦有譯本，其所譯之姓名亦有誤。最近曾爲荷蘭公使之吳宗濂，當時彼爲魏使隨員。實與魏廷今內務部總長魏心湛，同奔走於偵探及預備雇船解送先生回國等

事。吳有隨帽筆記，曾記此事。今錄吳記中記事一通於下，略窺當時官樣文章亦一趣聞也。

吳記云：「光緒二十二年七月，准出使美日秘書大臣楊子通星使函稱，粵東要犯孫文，謀亂發覺，潛逃赴美。奉總署電令，確查該犯行蹤，並飭電知謁星使，搜香港緬甸交犯約，轉懇英國代拿等因，並附節略，敘其面貌，年歲，籍貫。八月十九日復准通使電稱，孫文於西九月二十三日即華八月十七日，由紐約搭船，至英國黎花浦海口登岸等語。時星使臥病已久，神志甚清，當遣參贊馬格里：（英人）：婉詢英外部，擬援香港緬甸交犯約，請拿該犯。外部答以二約只能行於香港緬甸，不能施之他處。設意伏拿，必為刑司駁阻。星使之猶子仙舟司馬心滿，乃雇包探赴黎花浦守候。旋據該探密報，孫文剪髮作洋裝，於八月二十四日登岸。即日乘火車至倫敦，下榻客店，有二西人隨行。九月初四日孫文行經使署之門，遇學生宋芝田（學生者使館學生也）詢其有無粵人在署？宋曰有之。孫即請見，乃進署門，入廳

事，四等翻譯官鄂琴齋刺史廷錄，粵產也，遂與接談。該犯以異地遇同鄉，分外愜意。自言姓陳，號載之。繼出金表以觀時刻。刺史索觀，則鑄有英文拚切之孫字，刺史恍然，然不動聲色。孫約翌日再來，同赴海口探望，刺史欣諾。孫既去，急密告仙舟，轉稟星使。星使與馬格里，玉鵬九兩參贊密商辦法，皆曰可拿。初五午，孫果貿貿然來。飯後，鄂刺史請孫登樓，先至首層，觀星憲之會客廳，簽押房。繼至二層，入李琴伯明府盛鐘臥室，坐談良久，適馬參贊到，刺史遂告孫曰，君能再上一層，枉顧弟房乎？孫曰甚好。遂隨刺史拾級而升。馬參贊在前引導。先至預備之空房內，作開門待客狀。鄂指曰，此卽弟房，請君先入。孫剛涉足，錯愕間，馬參贊卽將房門關閉，告曰：奉有總署，及駐美楊子通星使密電，捉拿要犯孫文，爾卽是也。既經至此，請暫留一日一夜，靜候總署回電。孫見已識破，無可如何。唯應命，星使遂飭鄂刺史，武弁車煥章，謝邦清，造砲學生宋芝田，及洋僕二名，日夜輪守。初七日接總署回電，力囑慎密辦理，不可爲英所知，致被反噬。應如何

措手，悉聽主裁。初八日星使囑宗濂代擬電稿，言惟有專雇一船，徑解粵省。否則只可釋放，派密探跟，窮其所往。請示祇遵。此電去後，總署無復。十三日星使又發電云，釋放宜早，免有痕迹。仍無復電。時署已有人日夜守伺。十六日英國格羅李報忽刊此事，不直使署所爲。他報訪事人接踵來訪，鄂刺史力辨其無，馬參贊直認不諱。翌晨各報刊布，指爲使署拐騙監禁，譁然已起。甚有以使署房屋繪爲圖畫者。亦有以此事標題，特印大字告白，兜銷報章者。使署門口，自朝至於中日，聚衆至百數。英外部沙侯聞此消息，卽東請參贊去。婉告曰，中英交犯約，曾經前大臣議而未成，刻卽無約可援，如解犯潛過英地，殊與公例不符。宜將孫文卽日釋放。馬參贊諾諾連聲而退。急卽回稟星使。不移時而外部總辦，及巡捕頭，果皆戾止，索領孫文。馬參贊遂將孫文放出，交該總辦，及巡捕頭，由後門坐車而去。蓋避前門聚觀之衆也。是夜各報刻有孫文對答之辭，殊形荒謬。據謂，鄂刺史告以擬將其裝入箱中，運至船上。或先行毒死，解華戮屍。此蓋該犯臆造，藉以駭人聽聞也。西

國久無此等刑法。見此數語，益笑中國之教化全無。十八日接總署覆電，內稱，僱船解粵甚是，電款六千餘磅，即令滙豐撥解等因。惜其時孫文已爲英廷索去，無可挽留。當即據實電覆。十九日仙舟接短工洋僕查耳來信，內言，孫文起初幾次着伊送信，優給金錢，伊皆一律呈馬格里參贊，未得分毫獎賞。嗣孫復許酬英金五百磅送一密信，并囑其事後離開使署隨孫度日。故伊甘冒不法，以洋信密報孫友坎特立（即康德黎）門森兩英醫，兩英醫因即在外設法，派人伺守，並報外部及巡捕房。各報聞之，遂亦附合作不平鳴，致貴署不得不將孫文釋放，曷勝悵悵。馬參贊當時惘噓，謂如有走漏風聲，當送官嚴辦，余是以着實供明，聽候懲治云云。仙舟司馬以此信示馬參贊，馬參贊無計可施，徒形憤憤。各報議論紛如，痛斥馬參贊，及中國使署者又數日。而孫則致函日報，遍謝英廷英報英民，文過飾非，傾動衆聽，英國議紳之不明事理者，且舉以詰責政府，擬請轉令使館，不得再用馬格里，幸沙侯相顧全大體，片言解紛。星使又無所聞見，得以怡然養疴。更幸外部允照星使憲照會中

所請各節，移知香港總督，嚴查不法，以戢亂謀，而杜後患。即日由星憲咨報總署，此案遂結。然傳遞密信之奸僕，以孫文所贖止有英金二十五磅，控諸刑司，又不得直，至今迄不甘服。孫逆亦以港督懸有厲禁，不敢回華，以身試法。故碾轉窟匿，涸跡東瀛。而我中國東南半壁，即藉此得以謐安。則我星憲翼公之一紙公文，保全者誠大而遠哉。粵民有知，尙其鑄像以祝也可。時光緒二十五年八月嘉定吳宗濂追識於漢皋鐵路局之牟隱廬。」

吳挹青先生雖詞氣不大客套，然知孫文回華，東南半壁，不得謐安，不可不謂能識英雄於未遇時。我們在公園社稷壇大殿，見腿仙舟先生代表段執政對強臥之孫文，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想見其得意。然畢竟吏部尙書變了內務部總長，頭街不華費了許多，還是孫文作祟，一笑。

先生見釋後，即客居英倫。

是年國內在四五月間康有爲欲動了張之洞，立起了一個強學會。然因發刊

一強學報，上題孔子降生二千幾百幾十年，張之洞駭得屁滾尿流，連夜禁止發行。七月間康之弟子梁啓超、麥孟華、徐勳等始出時務報於上海。時人大歡迎，梁啓超之名，始叫國人認識。

乙酉

清光緒二十三年，西一八九七，三十二歲。

先生仍居英倫。

梁啓超之時務報益風行於時。尤令時人愛讀者，末附李維格所譯之福爾摩斯偵探案，莫不詫爲新奇。

是年北洋學堂已開，總辦王修植，一通品之翰林，與候補道嚴復，孫寶琦等在天津侯家坡後妓寮煙榻上縱談中西學問及時事。其後杭州夏曾佑亦在津主育才學堂，與嚴復等言周秦學術。嚴復復譯赫胥黎天演論，在國聞雜誌登之。與時務報南北相應。國中所謂維新黨者，因而日多一日。是年秋間上海亦開南洋公學（其時名師範學堂）。張敬甫作「警警警」歌，俾師生

期望謁孔歌之，亦羣目爲怪。冬間康有爲忽潛入北京運動，朝士略有往還者，而多數皆詫爲妖異。余在天津北洋學堂教國文，十二月十七日年假入京，余偕廉南湖陶欣皆至同米市胡同南海館與康談話。論除三害；入股，洋煙，小脚。然自此以後，直至於今，余未與康氏遇見一次。可笑章炳麟之章氏文鈔中亂說我拜康爲師。大約章之年事太少，與世人相見又晚，彼在丁酉尙非師康不可，故疑人必師康也。時人知章之名，乃在庚子年，據彼自說，言在時務報館，曾揮拳擊梁啟超一掌，所以中山先生死後，段祺瑞在國務會議席上欲認孫中山有提倡革命之功，席上有人偏說提倡革命，章太炎還早，然今細按年月日，中山先生乙未舉事，丙申拘入英使館，則章太炎者何在？

戊戌

清光緒二十四年，西一八九八，三十三歲

先生仍居英倫

是年爲康梁大出風頭之年。卽有名之戊戌變政是也。余四月前在天津，尙聞康有爲將被逐。余則因學生罵皇帝爲公奴僕，不善其說，遂下至南洋公學爲學長。六月忽在報紙每早見維新之上諭雪片而下，事後聞同時將禮部六堂官革職之上諭，乃康有爲在南海館用客人之名片而反面寫好遞入，光緒照抄。後被西太后在光緒處檢得，故憤怒尤甚。禮部尙書懷塔布卽現時黎元洪東廠胡同之宅，其母係西后長親，入宮作膚受之愬，西后遂重新聽政，戮譚嗣同等六人。八月新政告畢，梁啓超逃日本，作清議報罵西后。康有爲遂去南洋，立保皇黨。然「保中國，不保大清」，又自誇華僑信從之衆，乃言「雖無土地，却有人民」，決不及現在之忠貞也。

是年冬北洋學堂派六人，南洋公學與廣方言館亦各派六人，湖北武備學堂又派若干人，皆去日本。日本有中國留學生自此始。歐美除華僑與使館，偶有少數學生西去外，美國童生一百，歐之北洋水師學堂學生二三十人，

皆派於光緒初留年，此時歐洲甚少學生在彼。故先生自傳亦云，「兩年之中……時歐洲尚無學生也。」

巳亥

清光緒二十五年，西一八九九，三十四歲

不知在去年之末，抑本年之初，因在英倫曠廢革命之時日，故往日本，始與犬養毅，宮崎行藏相見。其時日本雖有華僑萬餘人，附和排滿革命說者，止得百數十人。自傳云：「自乙未初敗，以至於庚子，此五年之間，實爲革命最艱難困苦之時代也。……適其時有保皇黨發生，爲虎作倀，其反對革命，反對共和，比之清廷爲尤甚。」今知先生所感痛苦，實如當時之人心何。明明我輩亦皆直梁啓超而笑孫文，必至庚子以後乃覺悟也。但先生死時之情形，仍如曩昔。反對之者，進步黨附於北洋派，自己之國民黨尤甚於進步黨也。先生果「大炮」乎哉！抑所謂先覺歟，止能異日論定矣。

是年梁啓超之清議報，且用日本學生打邊鼓，大吹大闢，甚觸清廷之忌。

庚子

清光緒二十六年，西一九〇〇，三十五歲

先生前四年至日本後，即派陳少白，史堅如，鄭士良等至香港長江等處活動。香港發刊中國日報，長江閩粵之會黨皆並合於興中會。

秋間北方義和團起後，先生擬入粵起事，至香港不得登岸。謀從台灣趨惠州，亦不可得。鄭世良在惠州稱兵。初甚得手，即有名之惠州大發動也。後以無援而敗，日本人山田良政等殉焉。旋史堅如在廣州謀用炸藥攻毀兩廣總督德壽之署，炸發不中，被擒，爲南海縣官裴景福所殺。

去年除夕西后突命端王載漪之子爲大阿哥（即太子）爲上海商人經元善等所反對，未能即行廢立，故西后與端王皆恨新黨入骨，遷怒及於洋人。適有義和團以鎗炮不能敵傷自誇，西后信之，決計使之扶清滅洋，七月攻圍東交民巷使館。遂引八國聯軍進京，西后母子逃西安，賠款四百五十兆兩，盡

毀窠交民巷民居，作爲使館界，才算免却瓜分。

義和團方起之時，八月初唐才常等至武昌舉事，爲張之洞所覺，槍殺多人，皆日本學生。安徽之大通秦力山等響應，亦不成。

嚴復避聯軍南下至上海，開保國會，開會之日，有人當衆忽剪去其髮辮，卽所謂章炳麟是也。章爲時人所知始此。

辛丑

清光緒二十七年，西一九〇一，三十六歲

先生居日本橫濱。其時與梁啓超同爲失敗之人，故時時相見，然議終不能合，惟自義和團一起，國人恨西后者日多，唐才常舉事被戮，史堅如炸官被殺，空前之惠州革命，亦爲世人所重。自傳云，「當初次之革命也（指乙未）舉國輿論莫不目余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咒詛謾之聲不絕於耳。……

惟庚子失敗以後（指惠州），則鮮聞人之惡聲相加。」當時情形，千真萬確，余三月去東京，五六月間，鈕惕生偕吳祿貞，程家槐去橫濱晤先生，

我雖未以為甚合，却認見見亦不妨也。及聞惕生言彼氣度如何之好，我始驚異。

是年梁啓超另刊新民叢報。

冬間陶模欲設廣東大學堂及武備學堂，余同惕生同去粵，代草章程。其時胡展堂方為嶺南報主筆，為述史堅如何烈死，同深太息，彼亦未與先生相遇也。

壬寅

清光緒二十八年，西一九零二，三十七歲

先生在日本。

五月留學生入使館與公使蔡鈞爭鬧，余與孫道毅以擾亂治安罪名被逐歸。

十一月南洋公學全體罷課，另立愛國學社。

癸卯

清光緒二十九年，西一九零三，三十八歲

先生從日本至安南

上海愛國社教員學生始於正月間在張園演說革命。余與蔡子民，餘競吾等屢被巡捕房傳詢。惟每次皆言倘不藏軍火，必予保護，不聽華官捕人。然至閏五月傳章炳麟等去，遂不釋。章後在看守所函囑鄒容龍積之到案，亦被繫，最後未交華官，却分別禁西牢者兩三年，時人所知蘇報案是也。其實蘇報之實際主筆，則爲今日司法兼教育總長之章行巖先生，自傳云，「在上海則有章太炎吳稚暉鄒容等藉蘇報以鼓吹革命，」實未盡合。其事當別有記載，今不說焉。

甲辰，清光緒三十年，西一九零四，三十九歲

先生從安南去日本，旋赴檀島美洲，且去歐洲。自傳云，自惠州失敗後，……舉義者，在粵有李紀堂，洪全福之事。在湘則有黃克強，馬福益之事。「李洪之事，吾不知其確期，馬福益則被殺在本年也。」

乙巳，清光緒三十一年，西一九〇五，四十歲

先生至歐洲。自傳云，「乙巳春間，予重至歐洲，則其地之留學生已多數贊成革命。蓋彼輩皆新從內地或日本來歐，近一二年已深受革命之思潮之陶冶，已漸由言論而達至實行矣。（歐洲再有學生，自一九〇二始。恆於一九〇三之八月至英，英止有南洋公學學生數人。開法比德皆有湖北張之洞之學生派往。）予於是乃揭瞞吾生平所懷抱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號召之，而組織革命團體焉。於是開第一會於北京，加盟者三十餘人。開第二會於柏林，加盟者二十餘人。第三會於巴黎，加盟者亦十餘人。按自傳雖接叙東京之同盟會為第四會，然在歐所集之三會，其名仍為與中會也。集此三會時，有一小小佳話。即在柏林之十餘人中，有王發科者湖北學生。彼加盟於中山先生之與中會後，有一滿洲學生告之曰，我將通信內國，撤汝之官費，取汝之性命。王大箬，允私隨先生至巴黎設法。至巴黎後，尋同鄉學生湯壽銘相商。湯亦新加盟，聞之色沮。遂偕王共候於先生所居

之旅館外，伺先生出門，以朋友名義，直入先生之房，削其皮包，取加盟之名冊出，共趨駐法使館，向公使孫寶琦涕泣自承。孫時號開通，乃不直湯王所爲，且恐又生敦倫使館之同樣笑話也，揮湯王使起立，斥之曰，速返名冊於孫文，否則我當先撤爾等之官費。遲或孫文亦訴法警，將逮汝等。湯王大悟，急返先生寓，又涕泣自承劍包，先生溫言慰之。後南京政府成立，先生反以海軍次長任湯，冀其不搗亂也。先生由法赴英，彼訪我寓所，爲我與中山先生相見之始。（已載猛進第三期中，惟作彼文時，誤計年月爲甲辰一九〇四。）彼雖介紹我同去康德黎家吃飯，殷殷相待。我亦口談革命，然彼未欲我加盟，且知英國學生亦無可加盟者，先生蓋灼見我等程度未到也。

夏間道美去日本，其秋則空前之同盟會，遂出現於東京。自傳云，「及乙巳之秋。集合全國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會於東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

業，可及身而成矣。」想見先生之滿意。於是空前之革命報，所謂民報亦出世。民報最有名之人物，卽汪精衛，胡漢民是也。胡於一九〇三以速成師範入東京宏文學院。汪則又後一二年，由官派至東京習法政。當革命未成功，人皆以多盡義務爲尙。故當時汪胡以少數人獨向先生多盡力，人雖稱相得之益彰，以爲學生無先生不酬，先生無汪胡不盛。迨略有基礎，實則革命尙未成功，而權利義務已夾雜縈繞，雖仍以舊同志盡向來之義務，亦有少數包圍之嫌矣。此所以古今之革命，多敗於垂成也。然反言之，以「共患難易，共富貴難」之原理播弄於人間，反革命派之容易倒敗，亦幸而共同惡之程度，也不堅強，所以少積時日，卽倒敗隨之。有如昔之津呀保呀，今之安呀福呀，皆互相水火，足令他人流連慨嘆，同一理也。

當日先生在倫敦，不與予言加盟之事，想見余之頭巾氣，足以隱拒先生於千里之外。予之入同盟會也，在是年之冬，由曹亞伯自東京來，向予提

議。出盟書見示，有「當天發言……平均地權」等語，余大笑，且作惡。揚言曰，我輩革命，則革命耳。豈亦學康有爲造作富有稟之所爲？曹瞪目無如我何。忽同座孫鴻哲徐冷語曰，「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先生亦嘗聞其說乎？余已先書此盟書矣」。板聞言大詫。頓卽大悟，立書盟詞一紙給曹君。自此予乃打破紳士式之觀念，至今竊笑梁啓超等之狼狽周章，無他，皆頭巾誤之而已。余今爲此言者，正因興中會，同盟會印物兩件，粗讀皆不甚高明，故不恤開罪許多好朋友，在其轉載之前反復說明，亦欲讀者勿草草看過而已。先生年系亦暫止於此，因余作年系，僅欲爲興中會，同盟會兩印物說其當時環境之因緣，非敢草率爲先生作年譜也，錯誤之處必多，幸知者正之。

(甲)興中會

興中會宣言

中國積弱，至今極矣，上則因循苟且，粉飾虛張。下則蒙昧無知，鮮能遠慮。堂堂華國，不恥於列強。濟濟衣冠，被輕於異族。有志之士，能不痛心？夫以四百兆人民之衆，數萬里土地之饒，本可發憤爲雄，無敵於天下。乃以政治不修，綱維敗壞，朝廷則鬻爵賣官，公然賄賂。官府則剝民括地，暴過虎狼。盜賊橫行，饑饉交集。哀鴻遍野，民不聊生。嗚呼慘矣。方今強鄰環列，虎視鷹瞵，久垂涎吾中華五金之富，物產之多，蠶食鯨吞，已見效於接踵；瓜分豆剖，實堪慮於目前。嗚呼危哉，有心人不禁大聲疾呼，拯斯民於水火，扶大廈之將傾。庶我子子孫孫，或免奴隸他族。用特集志士以興中，協賢豪而共濟。切仰諸同志，盡自勉旃！

興中會章程

一 會名宜正也：本會名曰興中會，總會設在中國，分會設各地。

二 本旨宜明也：本會之設，專爲聯絡中外有志華人，講求富強之學，以振興

中華，維持團體起見。蓋中國今日政治日非，網維日壞，強鄰輕侮百姓，其原因皆由衆心不一，祇圖目前之私，不顧長久大局。不思中國一旦爲人分裂，則子子孫孫世爲奴隸。身家性命且不保。急莫急於此，私莫私於此。而舉國憤憤，無人悟之，無人挽之，此禍豈能倖免？倘不及早維持，乘時發憤，則數千年聲名文物之邦，累世代冠裳禮義之族，從以淪亡，由茲泯滅，是誰之咎？識時賢者能無責乎？故特聯結四方賢才志士，切實講求富國強兵之學，化民成俗之經，力爲推廣，曉諭愚蒙。使舉國之人，皆能通曉。聯智愚爲一心，合遐邇爲一德。羣策羣力，投大遭艱，則中國雖危，庶可救挽。所謂民爲邦本，本固邦寧也。

三

志向宜定也：本會擬辦之事，務須利國益民者，方能行之，如設報館以開風氣，立學校以育人才，興大利以厚民生，除積弊以培國脈等，皆唯力是視，逐漸舉行，以期上匡國家，以臻隆治。下維黎庶，以絕苛殘。必使吾

中國四百兆生民，各得其所，方為滿志。倘有藉端舞弊，結黨行私；或畛域互分，彼此歧視，皆非本會志向，宜痛絕之，以昭大公，而杜流弊。人員宜得也：本會按年公舉辦理人員一次，務擇品學兼優，才能通達者，推一人為總辦，一人為幫辦，一人為管庫，一人司華文之案，一人司洋文之案，十人為董事，以司會中事務，凡舉辦一事，必齊集會員五人，董事十人，公議妥善，然後施行。

五 交友宜擇也：本會收接會友，務由舊會友二人薦引。經董事察其心地光明，確具忠義，有心愛戴中國，肯為其父母邦竭力，維持中國，以臻強盛之地，然後由董事帶之入會。必要當衆自承其甘願入會，一心一德，矢信矢忠，共挽中國危局。樂填名冊，並即繳會底銀五元，由總會發給憑照收執，以昭信守，是為會友。若各處支會，則由該處會員暫發收條，俟將會底銀繳報總會，取到憑照，然後交換。

六 支會宜廣也：四方有志之士，皆可仿照章程，隨處自行立會，惟不能在一處地方分立兩會。無論會友多至幾何，皆須合而為一，又凡每處新立一會，至少須有會友十五人，方算成會。其成會之初，所有繳底領照各事，必須託附近老會代為轉達總會，待總會給照認妥，然後該支會方能與總會互通消息。

七 人才宜集也：本會需材孔亟，會友散處四方，自當隨時隨地，物色賢材，無論中外人士，倘有心益世，肯為中國盡力，皆得收於會中。待將來用人，各會可修書薦至總會，以資贊助。故今日謹為搜集，乃各會之職司也。

八 款項宜籌也：本會所理各事，事體重大，需款浩繁，故特設銀會，以資鉅集，用濟公家之急，兼為股友生財捷徑，一舉兩得，誠善舉也。各會友好義急公，自能惟力是視，集腋成裘，以助一臂。茲將辦法節略於後 每股

科銀十員，認一股至萬股，皆隨所便，所科股銀，由各處總辦管庫代收，發給收條據，將銀暫存銀行，待總會收股時，即彙寄至總會收入，給發銀會股票。由各處總辦換交各友收存。開會之日，每股可收回本利百元，此於公私皆有裨益。各友咸具愛國之誠，當踴躍從事，比之捐頂子，買翎枝，有去無還，洵隔天壤。且十可圖百，萬可圖億，利莫大焉，機不可失也。

- 九 公所宜設也：各處支會當設一公所，為會員辦公之處，及使各友時到叙談，講求興中良法，討論當今時事，考究各國政治，各抒己見，互勉進益。不得在此博奕遊戲，暨行一切無益之事。其經費由會友按數捐支。
- 十 變通宜善也：以上各款，為本會開辦之大綱。各處支會自當仿照辦理。至於詳細節目，各有所宜，各會支會可隨地變通，別立規條，務盡妥善。

(乙)同盟會

同盟會軍政府之宣言

天運歲次年月日中華國民軍都督奉軍政府命，以軍政府之宗旨及條理，布告國民：今者國民軍起立軍政府，滌二百六十年之醜腥，復四千年之祖國，謀四萬萬人之福祉，此不獨軍政府責無旁貸，凡我國民，皆當引爲己責者也。維我中國開國以來，以中國人治中國，雖間有異族篡據，我祖宗常能驅除光復，以貽後人。今漢人倡率義師，殄除胡虜，此爲上繼先人遺烈。大義所在，凡我漢人，當無不曉然。惟前代革命，如有明及太平天國，祇以驅除光復自任，此外無所轉移。我等今日與前代殊，於驅除鞑虜，恢復中華之外，國體民生，尙當變更，雖經緯萬端，要其一貫之精神，則爲自由平等博愛。故前代爲英雄革命，今日爲國民革命，所謂國民革命者，一國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卽皆負革命之責任。軍政府特爲其機關而已。自今以往，國民之責任，卽軍政府之責任，軍政府之

功，卽國民之功。軍政府與國民同心戮力，以盡責任。用特披露腹心，以今日革命之大經，暨將來治國之大本，布告天下：

一 驅除韃虜 今之滿洲，本塞外東胡。昔在明朝，屢爲邊患。後中國多事，長驅入關，滅我中國，迫我漢人爲其奴隸，有不從者，殺戮億萬。我漢人爲亡國之民者二百六十年於斯。滿洲政府窮凶極惡，今已貫盈。義師所指，覆彼政府，還我主權。其滿洲漢軍人等，如悔悟來降者，免其罪。敢有抵抗，殺無赦。漢人有爲滿奴作漢奸者，亦如之。

二 恢復中華 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中國之政治，中國人任之。驅除韃虜之後，光復我民族的國家。敢有爲石敬瑭吳三桂之所爲者，天下共擊之。

三 建立民國 今者由平等革命，以建立民國政府。凡爲國民皆平等，皆有參政權。大總統由國民共舉。議會以國民公舉之議員構成之。制定中華民國憲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爲者，天下共擊之。

四

平均地權 文明之福祉，國民平等以享之；當改良社會經濟組織，核定天下地價，其現有之地價，仍屬原主。所有其革命後社會改良進步之增價，則歸於國家，為國民所共享。肇造社會的國家，俾家給人足。四海之內，無一夫不獲其所，敢有離斷以制國民之生命者，與衆棄之。

右四綱，其處分之序，則分三期：第一期為軍法之治。義師既起，各地反正，土地人民，新脫滿洲之羈絆，臨敵者宜同仇敵愾，內輯族人，外禦寇仇，軍隊與人民，同受治於軍法之下。軍隊為人民戮力破敵，人民供軍隊之需要，及不妨其安寧。既破敵者，及未破敵之地方行政，軍政府總攝之，以次掃除積弊政治之害。如政府之壓制，官吏之貪婪，差役之勒索，刑罰之殘酷，抽捐之橫暴，辯髮之屈辱，與滿洲勢力同時斬絕。風俗之害，如奴婢之畜養，纏足之殘忍，鴉片之流毒，風水之阻害，亦一切禁止。每一縣以三年為限。其未及三年，已有成效者，皆解軍法，布約法。

第二期爲約法之治，每縣既解軍法之後，軍政府以地方自治權歸之其地之人民。地方議會議員，及地方行政官，皆由人民選舉。凡軍政府對於人民之權利義務，及人民對於政府之權利義務，悉規定於約法。軍政府與地方議會及人民皆循守之。有違法者，負其責任。以天下定後六年爲限，始解約法布憲法。第三期爲憲法之治。全國行約法六年後，制定憲法。軍政府解兵權行政權，國民公舉大總統，及公舉議員，以組織國會。一國之事，依憲法中行之。此三期，第一期爲軍政府督率國民掃除舊污之時代。第二期爲軍政府授地方自治權於人民，而自總攬國事之時代。第三期爲軍政府解除權柄，憲法上國家機關分掌國事之時代。俾我國民循序以進，養成自由平等之資格。中華民國之根本，胥於是乎在焉。

以上爲綱有四，其序有三。軍政府爲國戮力，失信矢忠，終始不渝。尤深信我國民必須踴躍堅忍，共成大業，漢族神靈，久耀於四海。比遭邦

家多難，困苦百折。今際光復時代，祈人人各發揚其精神，我漢人同爲軒
轅之子孫，國人相視皆伯叔兄弟諸姑姊妹。一切平等，無有貴賤之差，貧
富之別。休戚與共，患難相救，同心同德，以衛國保種自任。戰士不愛其
命，閭閻不惜其力，卽革命可成，令政可立，願我四萬萬人共勉之。

——十四，七，廿五。——

致京報飄萍先生書

△爲東大校長問題

飄萍先生：

什麼東大校長問題，北京報紙也有人說話了。我是江蘇人，忍不住要說幾句話。貴報能如別個報紙一樣，看做這個問題，也算教育界大問題，沒有人議及，頗爲北京文化中心地詫異嗎？倘然也有這麼一個感想，那我寫這數行，求貴報不吝紙幅，斧削了採登一下。

看郭秉文一派朋友通電，都稱此次免郭校長的命令爲「亂命」。我從根本上說起，這番戰爭，雖有什麼鴉片戰爭，飯碗戰爭等字樣，用外國人眼光來斷定，儘可以說是呀是呀，倘然帶了中國人的色采，下起判斷來，就不能不用「君子可欺以其方」的態度，換句話說，叫做段曹之戰。那末贊成段有一二分人格的，便相對要判

斷段是而曹非。或贊成曹者有一二分要得的，也竟不妨判定曹正而段亂。今天在段發命令的方面說話，若以段與段搗亂，自然叫做亂命，倘以段糾曹叛亂，怎麼好叫亂命呢？所以稱此番教育部為亂命，無非立在曹錕方面說話了。因為郭秉文先生並不專心做校長，他是齊燮元先生的要人，燮元先生，又是錕先生要人的緣故，曹錕倒了，齊燮元倒了，郭秉文依然做東南大學苦心維持的校長，便彼仍與後來軍閥出力，恐無以服曹齊吧！

這兩天還講什麼廢話呢？齊燮元也快來南京了。聯省政府一建設，郭先生便可以自設教育部，更廢治命，去做他萬年不拔的校長了。教育部已經發了亂命，止要段執政自認為是與曹錕是一邱之貉，也就儘可以讓齊燮元到得了南京與到不了南京再說，這還有理會的必要嗎？若說政府出不了北京，是很坍台的，難道止是這一個校長是亂命出不了北京嗎？恐怕只還有自反而縮，隱隱自惡為與人實處一邱，所以到這步田地罷！

現在南北任何校長，因經費支絀，低頭眼小，與軍閥往來，這還有什麼辯護呢？自然不止郭秉文一人。然請問我們在上海耳聞目擊的，當盧永祥出走要徐樹錚支持，郭先生竭力的在外人方面運動制止，即此一端，還在爲學校籌款以內嗎？果然北京有這麼一個校長，當馮玉祥還京，他到東交民巷去竭力替曹錕想法制止，恐怕這個校長，早已不待亂命自己走了罷！郭先生所處的地點，是天高皇帝遠的地點，所以不必如此克己，自然儘有說話的餘地了。齊燮元還痛責執政府的大發亂命，又何怪郭秉文又小責執政府的小發亂命呢？若設郭秉文與東南大學頗有功勞，我不但認他有功，並可以承認沒有郭秉文，便沒有東南大學。設一個比例，決不能說沒有蔡元培或蔣夢麟，便沒有北京大學，沒有范源灝，便沒有師範大學，定止可以說沒有江亢虎，便沒有南方大學，沒有張嘉森，便沒有自治學院，沒有趙正平，便沒有暨南學校。這是清清楚楚的，郭秉文建設了東南大學，還是東南大學建設郭秉文呢？讓一千步想，實是郭秉文建設了東南大學，然而郭先生待齊燮元太熱心，

連帶下台，是落大丈夫的行徑。況且我們承認與其叫政客式的郭秉文做東南大學校長，不如叫學者式的胡敦復去做，在東南人民心理中更滿意。倘然說郭先生善操英語，我是承認郭先生聲音笑貌，實與第一流外交家的顧維鈞先生維妙維肖，外交部總長的重要，尚可以把英語略次的唐紹儀代用顧維鈞，難道一個校長之細，不可略把英語略次的胡敦復代用郭秉文麼？

郭秉文可以制胡敦復的死命，胡敦復決不願入漩渦，沒有別的，便是經費問題。所以請教胡先生如何籌款，保舉胡先生編通銀行，此種文電雪片而飛，我們旁觀的反對，不惟自污了人格。說到東南大學建設了郭秉文，也正是經費問題。政府固欠了二十餘萬了。郭先生的帳多年不算，也是一塌糊塗。日暉橋邊圍地五百畝，也是韓省長同今日一樣，用通電維持他校長精神，維持他官圈的呀。是郭秉文理財，還是理財郭秉文呢？

還有什麼董事會手續一層，哈哈，更不成問題了。倘然董事皆如蔡子民蔣夢麟

江易園諸先生少數、自然尊重董事會，也是當然的手續。大家說郭秉文是教育界的吳佩孚，但說到董事界，郭先生還只是齊燮元，吳佩孚自應另有要人。對郭先生亂發命令，難道對董事會尚要恭候台命嗎？說到此地，平日絕好朋友鬧起如此惡感。捲入政治漩渦，實在必須整備了相當的失敗。現在可說不到了，齊燮元早晚還要對段祺瑞下亂命，段祺瑞的教育部還敢喧一字嗎？惟我個人說這話，校長能不要黨人做，還作成了胡敦復一流的豆腐黨，乃大吉大利。以上云云，可云鹿塊（換一換新辭）昏迷，語無倫次，伏維垂鑒，弟吳敬恆，十四，一，十九，

答王希真先生

△爲郭秉文先生的東大校長

王先生自說在「三度空間」就是說於意無所屬。那麼若切實討論，一定驢頭不對馬嘴。還不是說說笑笑罷。我既然因「上下古今」同「漆黑一團」，兩邀王先生特達之知，賞給榮譽；那我也有點小資格，且來咬文嚼字。

王先生說亂命二字，應屬於「禍延顯考」的顯考，這自是正解。然而這就是蔑視了郭先生的人格，狠不妥當。這無異說，「執政大人呀！我雖罵你亂命，還當你老子看待，您別生氣呀。」用這樣的苦衷，校長的保障，那太糟啦。我用別解來解說亂命，正是替郭先生留着架子。若說我存心要吹到段執政耳朵邊，陷害郭先生，我那封信上，明舉郭先生連同溫世珍，向上海外交團替齊燮元運動，這種大事實，已害得他狼狽。果然溫世珍已被段執政稱爲「逆」了，我稱郭先生爲「亂」，有何不切當

呢？既然明把黨逆于溫世珍害了他，又何必暗中再曲解亂命，用郭秉文不認段祺瑞爲老子的小罪名加上去呢？隨報稱郭秉文爲教育界的吳佩孚，吳佩孚失敗，抱了古文觀止，慨慷竟上西山，郭秉文失敗，我們却用亂命的正解，尊段先生爲老子，俾做校長的保障，恐怕掉起文來，還要說君子愛人以德，決然不相宜罷。郭秉文專心做校長，固然甚好。他現願意投入政治漩渦，改做黨人尤好。失敗是黨人的常事，我們要尊他爲老子的段芝泉先生，不是三個月前，還在天津租界上念佛？當時吳佩孚一定不請教他去做洛陽大學的校長的呀。

王先生又要拿「不孝孤哀子」的孤哀子，所以要問我是否有風樹之悲。其實我已聲明。我的昏迷乃另換新鮮的。我並非昏迷在毛刺刺的苦上，同硬冰冰的塊上，我是昏迷在一塊軟篤篤的氈上，因此先生贊我妙妙，我實在是妙妙。

王先生有大作登報上勸青年不要罵人，我甚敬仰，惜我沒有讀到。至於如何叫做罵人，感覺就不能相同。例如我說「郭秉文可當萬年不拔的校長了。」回護我的，

也可認爲止是「幽默」之一種，並非罵人。王先生則認爲「有潑婦罵街的醜態」，也形容得很像，就的確是罵人了。但是人家不會拜讀你的大作，也是常事，何以王先生要「慚愧慚愧」？說是謙虛罷，便有學究反省德薄，以大杖自搗的癡態，也「幽默」極了。若是反刺，直暗譏老青年無恥，也逃不了罵人了。所以存心不罵人很容易，要敲文嚼字，敲嚼得剛剛恰好，就不容易了。

王先生問我，我讓郭秉文一千步，讓的是什麼；我說，照文字上咬嚼得認真，我承當說，東南大學建設了郭秉文；我乃也認郭秉文建設了東南大學，就是所讓的一千步。因爲有人說，郭先生謀去江易園，如何聰明。一路不算帳，如何通脫。忽然郭秉文的大名，與東南大學相輝映。所以我前番信上說，江亢虎建設南方大學，還是南方大學建設江亢虎呢？張嘉森建設自治學院，還是自治學院建設張嘉森呢？趙正平建設暨南大學，還是暨南大學建設趙正平呢？句子倒換一倒換，出入是很大的呀。況且我還願讓那一千步，承認郭秉文建設東南大學，可是孫文黎元洪建設了

中華民國，也不會做終身總統。校長自校長，決不是賞有功的器具呀。

此番說到董事會，更使人不大好過，我要不嫌得的問一句，區區郭秉文還失了校長；難道堂堂堂堂的，反仍做董事？堂堂堂堂的都不成其為董事，董事十分去八，還成什麼董事會？要拿此番東南大學的董事會來保障校長，無異說齊燮元不會得吳佩孚同意，不能免職抄辦，其滑稽將何如？

故結束我也願意極慎重，極誠懇的向王先生說：此番發見了校長干與政治，教育還不請比郭秉文好過十倍的胡敦復去管，政治還不將附和惡魔變元黨鏟盡，教育將無甯日，政治界亦無是非。戕賊青年，糜爛地方之禍，不啻王先生於無意中包庇着了。日頭不但灰色，還要漆黑哩。免去郭秉文為校長，為東南大學稱慶，無異我們常州人懸二萬元賞格。捉拿省議長徐果人，同一不得已。王先生既是東南大學的學生，當愛護母校，不當殉師生的私情。求你節取涇涇之誠意，略其詞句可也。總之我對郭先生攻擊，正是重視郭先生人格，因他為最高學府的校長，決不是在報

上說些陷害話，給官中做暗示的。我曾送江蘇許多人揭布郭秉文的罪狀的說帖到教育部，并且亦詰問教育部何以不早罷斥他。不是向什麼姓馬姓牛的圖說的。郭先生他要尋我說話，請他嚴重的詰問我罷了。至於報上瞎說，我又與聞罷免教育廳長蔣先生，那些臭官僚的進退，我生平從不曾過問，我也不必辨了。這江蘇的事，我會請他暫且下台的共三人；一齊燮元，爲他是元惡。一張謇，爲他是老悖。一郭秉文，爲愛東南大學。

十四，二，十。

復郭秉文函

鴻聲先生：

賜書敬悉，先生免去校長，乃教育部之事。惟盼望免先生之職者，弟亦一人。弟曾親送十許人之請斥書前去。無所謂主張也。聞先生之免職，代以胡敦復先生，其爲吾蘇教育界賀純潔者，汪精衛先生亦其一人。至李石曾先生，則未嘗聞彼過聞此事。意者有人隱枉「北大不愜於東大」，則東大同學將起不平，爲先生張目，故牽入李先生，以顯其迹；想係如此。（殊不知此事純然爲吾蘇政治上一問題，曾未有南北學者一人插入。惟浙江省教育會除外！）一日吾因蔣夢麟先生亦東大校董，曾丐彼轉告黃任之先生。若曰黃先生曾薄教育總長而不爲，何有於不規則之東大董事委員會會員？速請永遠脫離。」先生深謝曰，「吾不能過問。自東大事起。吾始終未置一詞，恐彼此不相諒也。」吾亦爲之動容首肯。北大中人之遠嫌如此，何能忽

索入風馬牛之李石曾先生？至於弟等望免先生校長，純然爲先生曾替齊巡閱使在政治方面致力。先生雖力辯其莫須有，然先生回憶南京演詞，載登國民日報者，言：「齊督用兵之得時，親聞齊督言，三日可打到杭州，三日或太少，以我所見，至遲半月，必告成功矣。」其意味何如？先生於齊巡閱在黃渡不支時，擬同孟錄出洋。至盧何東逃，忽又取消。見當日各報。其意味又如何？此後數日內，先生同溫世珍僧同形迹，見者曾非一人。先生雖夢想不到，他人實未「別有用意，作違心之舉」也。至言校董會曾爲辨明，最可莞爾。譚之曰，以曹錕吳佩孚作校董，代校長齊燮元之辨明，其滑稽程度如何？所以一言及東大問題，凡有人還齒及董事會三字，乃使人作嘔三日，至少亦忍俊不禁。終之，此次望免先生之職，得敦復先生代之，乃請黨人離教育界，使教育事業，歸於純粹清潔之學者，以免學校「黨化」。於先生個人能力與人格，皆未絲毫蔑視。先生於東大，弟代信有功。先生作黨人，亦士各有抱。東大定當爲先生留紀念，先生亦可從此於政界得其主張，求最後之勝利。無所

謂校長貴而黨人非，斤斤於一時之屈伸。鄙意並見於致任叔永先生書，如賜參覽，益知吾之敬禮先生，曾不以望免先生區區校長之職，有前後之異同也。率復謹請道安。

吳敬恆頓首。二月二十三日



——十四，二，三十四。——

復穆藕初書

△爲東大事也

藕初先生大鑒：蒙賜書，獎借萬端，悚感莫名。東大前校長郭先生，弟雖不甚深知，未知彼能爲學界規範，然別有相當之佩服，與先生同也。故弟等不善其所爲，乃在政見，無所褒貶於其個性。先生乃謂吾蘇學界一致祖郭，弟正懼吾蘇學界之阿私所好，所謂江蘇省教育會系把持江蘇教育，學界盡植其私黨，得先生之言而相信。否則時事新報者，時人亦所謂祖郭之報；然該報記者張聖心先生（又號東蓀）評東大是非曰：「總之，郭秉文辦學不善，大家公認；其人格不足爲師表，也是公認的。」這是如何意吐？張先生且並不如先生與弟之相當佩服也。但辦學善不善，足爲師表與不足爲師表，此無與弟等黨人之事，已別有該校教員學生如蕭胡柳諸君子者起而糾正。弟等黨人止知郭先生追隨者，教育部諸公所謂東大實際少數校董也

者，年來依附吳佩孚齊燮元之徒，別有其蘇社派之政見，盡量黨化東大，盡量與今政府在野日所謂反直系爲難。吾黨與反直系，敵視吳齊，曾一致也。故託君子愛人以德之意，勸郭先生等既願顯身政渦，失敗乃是常事，不可寡廉鮮恥，取消其政見，惟勢力之是趨。黨德敗壞，國事必愈不可爲。長樂老者卽不倒翁之別名，所以汪精衛先生曾以極誠摯之友誼，勸郭先生失敗也。異日吳齊得志，郭先生東山再起，將如何之光明？乃必噉其私人，如牛皮糖之糾纏，求老壽星之不倒，將使東大數千青年，受此等無恥教職員之支配，同濫污點，豈不可惜？弟願先生協同勸誘，勿爲此把持，乃真所謂造福於青年，無有涯涘矣。蓋予人以廉恥，與予人以利益，所予孰多，賢者自知。先生久居商界，不知學界之齷齪，故弟亦早知先生爲東大掛名校董之一，真同蔡子民，蔣夢麟，江易園諸先生皆爲少數實際校董以情面假借而已。此次反對直系之罪惡，該少數實際校董，遠出於郭先生之上。東大校董會之本不合法，早有例證。國立大學，齊燮元韓國鈞以一省長之資格，可下命令，解

散工科，乃職責所在之教育部，任免其所屬大學之校長，反生問題；真天外奇談。以少數把持之校董會，此少數者，自身負咎，且遠過於所罷之人，尙有何面目及資格，能過問管校之長官？所以如責任之先生等者，皆素所謂賢者也。此次因彼等盤据之流氓公館，（所謂省教育會，居其間者，即報紙曾謚彼等爲陽性十姊妹也。）無公家直接之職責，遂姑置而不問。乃彼等尙自以爲可以保障郭公，一再將校董會之名詞，騰臭於報章，弟曾以爲可作嘔三日者，即東大校董會是也。史良材先生曾聲明別無關係矣。弟願先生亦勿後人。並勸我們向所崇拜之黃先生者等，迷復不遠，予人以不可疑。令東大者永遠超然於政黨之外，得胡敦復先生之專心講學，庶不負郭先生等一番創造之心。我等黨人，皆離開教育界而活動。黃郭諸先生一貫其社蘇之政見，弟輩仍守吾黨釋釋之愚，孰得孰失，讓國民自責。此則弟等攻訐郭先生等離開東大之微誠也。至於郭先生於校費之混舍，於學科之粉飾，報紙皆已登載。別有蕭叔綱先生等已經詰問，將來並讓該管人起而徹查。雖經諸方面以此等問

題，就告不平，弟等黨務紛繁，深愧援助不力。故先生附示他人親筆函件，該題之曰，蕭錦鈞致胡剛復柳翼謀之親筆函，勿引汪精衛吳稚暉馬叙倫破壞東南最高之學府口供。真正寫真銅板倒楣，白紙倒楣，爲人傳鈔私函，廣布於朋友。因蕭先生等之函件，本可用明信片露佈供同志傳抄者。凡人所居晦明不同，居暗室者，以此爲破壞之口供，向明之人，方以此爲改良之福音也。先生囑弟察閱後一笑置之，弟在半月前早在報上看見，已如此泡製，且想寫真銅板，遭人如此濫用，銅板亦必哭不得而笑。倘彼等手段高明，更能縱執政府竊取馬叙倫提案之稿，用珂羅板印布，題曰馬敘倫勾引段祺瑞破壞東南學府之口供，當愈可以作開胃健脾之印件矣。又一笑。一切面承大海，卽頌近祉。弟吳敬恆謹復。三月二十九日。

致張仲仁書

△爲東大校長事

仲仁先生執事：省教育會從前利用張季老，以其久不適用棄之。今又有利用先生之必要，因復以東大校長浼先生。孟子云：「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故術不可不慎也。」故黃慎之沈信卿袁觀瀾諸先生皆賢者也。年來因欲維持其特殊紳士地位，遂明串，把持，反復諂附，所謂患得患失，竟流爲鄙夫者耳。弟輩激急暴徒，自安其爲詬病世俗之素。先生北洋舊雨，亦守其穩健士大夫之常，皆予人以其見之底裏。惟彼所謂「陽性十姊妹」也者，營狡兔之三窟，圖三元之不敗，敗風俗，患鄉里，彼等亦不自知耳。東南大學者，彼等出官之花；省教育會，其大本營也。郭秉文鄒秉文之徒，爲其出張之傀儡而已。先生久受齊變元之不悅，故立於旁觀最清地位。彼等此次之失敗，乃千年老狐狸，偶不自檢，致有此挫跌。彼等忽信吳齊將萬

卒不報，安福已成溝中瘠，故出其大捧場之手段，遂深刻而成難洗之逆迹。惟失敗，在黨人視之爲極平常，從蝙蝠着想，則大失計。所以汪精衛先生勸彼等不恤失敗，彼等充耳不願聞也。現惟着手事齊不成，更圖事楚，雖廉恥道喪，亦不暇深究。彼等昔日隱排先生，今又尊奉先生，皆此類耳。郭秉文鍛羽而去矣，久久著名之文理平常，手段高明之兩秉文，尙有鄒秉文也者，亦素爲東南大學之害蟲，現已撲被入都，爲先生在北京報紙鼓吹。此次忽欲提議舉先生爲校長，先生聞之，當亦莞爾而笑。先生自有先生之真，文苑，儒林，名臣，置之所謂正史中，皆可無愧。惟大學校長，未免唐突。此無異冉有子路能御聖人之車，又令作汽車夫，豈不笑話？彼等辦學成績，卽近日兩端，已可概見。一則號稱師範教授，能指揮流氓，毆辱彼等口頭所佩服之人。（陸志韋先生自述，胡敦復之道德文學，彼亦佩服。）一則隨便拉一名流，戴之以爲傀儡。卽此觀之，彼等辦學之成績何在，其辦學之誠意又何在乎？今欲在東南尋校長，止有胡敦復張君勵差強人意，張先生尙爲黨人，

欲東南大學成爲真正講學之地；超然於黨化及紳士機關外，舍胡敦復復有何人？

彼等亦逼覓不可得，故利用先生爲舊學名流，以隨彼等頑把戲之作用。所以教育部爲大學任學者，彼等則易以名流，彼等不啻自供其蹈空搭架子之行爲。自郭秉文以出戲法之手段，裝成一東南大學之空中樓閣，羊皮虎皮之大學，遂紛然以起，此通國共見共聞之事，那麼魔之鄒秉文，亦到處隨冷熱之壟斷。此次彼重踏鄒門，又在黑暗中搗鬼矣。尤憶前年爲農大校長，今日所謂司法總長章行巖先生者，在黎元洪時代招之而來。至曹錕時代，章先生失勢，鄒先生即謀取而代之，此又先生之所知也。故所謂江蘇省教育會十姊妹也者，鄒鄒皆其附庸。彼今日之尊奉先生，猶前年有一時期之趨承章先生耳。今次舉先生，不曰省教育會，而曰校董會。我則仰天大笑，覺其臭氣四溢，作嘔而罷。校董會，本大學章程之所許。卽如北京一隅，雖北京大學無之，而師範大學則不能無。然何以師範大學無問題，一聞東南大學之校董會，竟作隱隱之呢？一則因師範大學之校董會，無政治紳士把持地方之作用，二產

生合法，若東南大學之校董會，自知即爲省教育會之附屬物，三數人把持之，操縱政治及地方重要機關而已。先生亦掛名校董之一也，與我所知之蔡子民蔣夢鷹江易園王儒堂諸先生，皆掛名湊數，得於情面而隱者何異？此次郭秉文以附逆逐去，彼三數真正校董，逆迹更彰。如此郭之不存，尙何有於校董？更退一千步一萬步而論，就算抽象而爲空洞之校董會，東南大學之校董會，亦無推舉校長之可能性，因彼第一次校董會，得教育部批准者，並無推舉校長之職權。曾以第二次之修改，然教育部批令再請該部指派之一人加入，方能成立。竟始終未請指派，是第二次之校董會，欠缺重要分子，並未成立。故彼等於去年擅裁工科，亦未敢早請教部批准，僅借當時炙手可熱之督軍省長命令，用官勢以嚇人。彼等亦知東大校董會之不正當也。所以彼等近頃在報紙上出把戲，以法律問題圖欺騙教部生手長官，亦必勞而日拙耳。此次尙爲前馬次長爲國民黨，不恤舉執政席上之命令，受郭秉文等搖尾乞憐之影響。正如今日京報社論之金言。請勿問馬叙倫骨子裏如何。「中央爲自身

威信生命計，凡疫之來也，不問其患者爲仇爲恩。總不可不竭力以撲滅之。」卽我亦因一切政治問題，曾獻言於章行巖先生曰，「最要請段執政堅持者，是非黑白問題。」倘段執政自信自身爲白，早讓賢路。不可自慝曰，「人非堯賢，誰能無過，彼雖吾仇，到底老北洋派；彼雖吾友，到底新人物。終身爲輪迴之喜怒，則是非既無標準，結局亦左右均予之以不可。將何以治國？」今以京報之言評之，將終爲疫虫所竊笑耳。此種云云，爲先生拉雜陳之者，小弟狂噪，始終不諱言流淚，先生亦爲一舊式之端人，慨嘆夫慎之先生者等，曠世寶豪，竟以患得患失。墮落至此，彼等做弄先生，欲以先生爲爐火中取粟之繭腳爪，真不值先生一笑耳。謹問無恙。

弟吳敬恆頓首

亂談幾句

有人問，「現代評論上載了一封羅志希先生從美國寄回的信，他極說你有能做文學家的材料，不做可惜。並且西澤先生還加上一個跋尾，可惜你不曾寫些過去的革命人物。你可有什麼答覆呢？」我說，只是他們今天鬧文學，明天鬧文學，他們自己的確又都是文學家，鬧成了僻。好比吊死鬼，落水鬼一般。恨不得人家都變了吊死鬼，落水鬼，方才舒服。因此不管什麼三七廿一，凡有幾分可以受騙的弱點，便引他進圈套，引他入泥潭。但也不是他們有意，只是自然而然的。記得我三十歲以前，一落筆喜歡撐着些架子。應該四個字的地方，偏用三個字。應該做兩句說的，偏併成一句。應該怎樣，偏要那樣，諸如此類的嬌揉造作，弔詭炫弄。人家都說，你是常州人，應該接着子居的陽湖派，做他的後勁。這就隱隱要叫我做一個野蠻的文學家。我的確也努力過。然而心上終覺得雖蟲小技，壯士不爲。爲什麼學

劍既不成，一定要學書必成，過那俳優生活，還要將來做那吳梁禍祟的害蟲呢？假如有什麼說的話，自然愛說便說，何必有什麼做文章的名詞，存在心頭呢？難道所謂「言之無文，行之不遠」，那種狗屁的理由，還會成立麼？我們愛說話，止是計較行遠麼？果然狗口裏會掉象牙出來，也止適宜於一時罷了。那裡來幾千年不變的金科玉律？用了手術（所謂舞文），僥倖行遠，還不像那李耳孔丘之徒，適用了一時，貽害到無窮麼？當時這種盤算，可巧在小書攤上，翻看了一本極平常的書，却觸悟着一個「作文」的秘訣。這本書就叫做「豈有此理」。我止讀他開頭兩句，即不會看下去。然從此便打破了要做陽湖派古文家的迷夢，說話自由自在得多。不會屈我做那野蠻文學家，乃我生平之幸。他那開頭兩句，便是「放屁放屁，真正豈有此理。」用這種精神，才能得言論的真自由，享言論的真幸福。專門想做文學家的，天天匠心作意，恰把自己的言論，墮入泥犂地獄。但是我是止管享我的自由幸福，不提防喜笑怒罵，純任自然，未免像煞有价事，避免了野蠻文學家，却好像有意冒充文

明文學家。因為之乎者也熱鬧，野蠻文學家便高垂青眼了。等到的麼呀噠得有勁，文明文學家又會特加賞贊。「問微草堂」裏的鬼，固愛迷人。土窟大王手下的幽靈，也能拉客。人家偶愛打諢，他們就有什麼「射地耳」「幽默」一類好聽的名詞，勾引他入港。譬如遇見一個村姑，不幸包裹着小小的腳兒，便有舊式虔婆，稱贊他該做秀女，可以升步步金蓮的貴妃。幸而放成天足，又有漂亮的密司，勸他着高跟鞋，可以做外交場中的花。其實還止是一個粗頭亂服的毛丫頭，叫他真上臺盤，還要吃着無數矯揉造作的苦頭，不定果能入格。這就是羅先生等學文學家來款動我，要叫我不自量，去上文學家的當。我要不上他們的當，還落得說大話，簡直批評文學家是塔頂上的金葫蘆。有着些擺個樣兒是要的。終究是個廢物，定是不可諱的。縱然今日的文明文學家，把我那種放屁放屁，真正豈有此理的嘔蛆，也能節取了，許我做文學家。自然比那野蠻文學家，非之乎者也得十足，決不許可，高明了許多。但文學家買幾文一斤呢？「射他耳」及「幽默」，比到「樸茂」，「淵雅」，差

別何在呢？做了新人物還是關「文學家」，宜乎章行嚴先生在席上答我，說是今日開一個編譯局，乃爲急要，就因爲今日好像嚴友陵那種的文筆，是日少一日了。」呀，編譯是爲着書的學問，決不是爲着古的文章。如果爲着文章，何不開個「文選」翻印局呢？爲什麼要煩勞現在仿古名手，在編譯裏關些假古董呢？這無非章先生又學其自己嗜尚之文學，不覺欲人之類我，遂不恤生今返古耳。終之彼含有文學家三字之毒素，也正相等於簇新時髦之「的麼」文學家。並非章先生別有肺腸。充文學家之弊害，你以爲「射他耳」，「幽默」之足尚，我以爲「樸茂」「淵雅」之可貴，腹非白話文，惠及普及教育，皆從此多事。故我願奉勸羅章諸位先生，愛「之乎者也」也好，愛「的麼呀啦」也好，「文以載道」是古訓，「放屁放屁，真正豈有此理」是天真，取必于嚴友陵的文筆，勸人做文學家，皆大可不必。我願爲沒世無名的小卒。不願做什麼烏煙瘴氣的文學家。我也不配，故落得說大話。

和平園欽成記

傳聞有一般熱烈的人物，本要在前天國民運動時，毀去清室的太廟。其理由是，社稷已經亡了，倒是宗廟還存，豈不是奇之又奇呢。幸虧那天大家沒有工夫，不會鬧出笑話來。不然，也同晨報館一樣，在忿怒時作踐了，豈不可惜呢。就是晨報館這件事，聞說因撞門不開，弄強了，才百忙中亂紙飛入火爐，致延燒房屋。（此載順天時報，）好似形成了放火反對異己言論，十分不妥當。我們在旁觀的個人，也替他們十分抱歉。但是羣衆運動熱烈時，往往有此過舉。所以清室這個太廟，終是一個禍水。今聞清室委員會自動的按照去年曾有之提議，即將他廟圍外之一大部分，作為公園，擬表示去年國民軍鼓吹到今的和平，名為和平公園。一以留和平運動之紀念，可使人觸目而想和平之必要。二以致意國民革命的羣衆，知革命不可不革命，而手段當取和平，可以塞帝國主義家造謠之口實。至於天安門內，和平公園

在東，中央公園在西，在共和國之觀瞻，在首都之美麗，亦可增加得合式一點。至於廟園內之一小方，如中央公園社稷壇之部分，還把所謂太廟者，保存在內，作一件博物看待，亦可留作歷史上的憑弔撫摩。清室委員會此舉，極使人滿意。惟我們個人，還有點貢獻。一是既稱公園，不可售門票，使一般市民，都有入園吸收新空氣之機會。二如今日之中央公園北海先農壇等，皆形成一富貴人消閑之地，宜乎章行嚴先生要禁止女學生遊園，也有小小的一二分理由。雖依中國之習慣亦免不了要有一些富貴消閑之地，適於死不盡的紳士們。然而已有中央公園北海先農壇等處也已經夠了。現在城內所缺者，便是地壇改的京兆公園。京兆公園雖以地勢關係，不盡合於西洋式的公園。然用意却能相合，的確是民衆的，衛生的，而且是福利學校及市民的兒童的。我願和平公園，不要再成了中央公園北海先農壇那種大觀園式的花園。在數十萬人的城市，也給他一個京兆公園。果如是，真可慶之一成績也。

廣說輶

——「仿後甲寅」調——

胡「小生」(即「後甲寅」給他的徽號)批評章大蟲開倒車，大蟲進一步抵制，反說開倒車便是「文藝復古」，還是「新機」。真叫做「嚼唇兩樹皮，說是又說非」，什麼理由可以從心所欲。尤其是含義曖昧，苦排字匠不着，刻幾個冷僻鉛字，支離附會的牽扯起幾句所謂文言，便像煞有價事，可以對付。所謂「能文章」的伎倆，無非工此麻醉性的手術，可以飾非文過，吹拍顆皮，舒捲自如，使人不容易奈何罷了。文人之所以無不「無行」，文言之所以不容于科學之世，皆由於天然應歸淘汰。大蟲君年未五十，草草人生，已拚斷送，皆少年時尋章摘句之爲累。彼所言之是非，我等儘可不必論爭。彼過一時，又必將自己痛罵。美其名曰「旋而復進」，實則彼出世便無自己，不過隨利害爲輪迴而已。(今日方知)我等姑仿其論調以調之，亦即

彼中文人，所謂「主文謫」者歟。

張揖云，轉般旋，還也。陸慈又言轉還也，重相避也。吳敬恆作「今雅」云，轉乎昆切，同音相借，亦作渾。轉彈，皆還也。吳語「剛剛走上大路，又彈到牛角尖裏，」取義如此。彈音亦近蛋，「音譯」音調皆可通借。蛋有還義者，言「鼈士」未及衰朽，又還至童昏也。如是，說轉也者，猶云能「渾蛋」其說而已。

可笑，賣藥廣告式的「時評」，已夠肉麻。加以雙簧式的通訊，更可開胃健脾。古今所謂能文章之士，無非「食客」「山人」而已。大蟲踞所謂小朝廷之高位，自然點鬼打油之徒，如蟻附羶，其數應如殘暑中蚊蟲臭虱之多。歐陽竟無也者，挾其「內學」，一若超妙不可與俗人言，獨獻言於「未嘗一問佛法」之文章家，或教育總長。其意不是利用大蟲君能做渾蛋式之文章，幫了他壓倒進化論，即是盼望教育都能把他的內學審定，可以代請執政下令頒行。最淵深之內學，原來如此如此。所

以「學士大夫」若個個把他獻媚求榮，趨炎附勢的信件，盡量登載，便可以不必死後再煩孝子順孫去徵集「像贊」「挽詞」，刻牛腰大之石印冊諫子矣。

尤其傷心的，自己跌入糞窖裏，一若必要盡污了糞窖石，才能立足。故解散學校，必曰馬叙倫曾經解散過。自己被人唾罵，必曰李石曾亦非「君子人」。登載李石曾談話，一次不夠，再借向先生作第二次開頑笑。爲向先生作佳傳，即明白表顯李石曾被向紹軒罵倒，真是罪無可道。一若北京罵倒了李石曾，便可暢所欲言爲也者。實則向先生配叫章士釗的文章作佳傳，我們弄不清楚，姑且不深考。至於李石曾的罪狀，無非是「此次干涉女師大事，且強指爲外交問題。」向先生說是「以圖風潮擴大，遂其掃除異己之謀，」故名下有了盧士。不知我們又一班人的公意，却以爲教育總長幫了朋友不恤風潮擴大，遂其掃除異己之謀。向先生的「貽書」，與我現在發牢騷，同一止見一面，不見一面，未必真「近直諒。」「整頓學風，」「求學救國，」未必止有關下等今日才知道。不過大家所要整頓的學風，要教的國，甚不相

同。閣下等以爲今日已經聖明在上，雖非「好人政府」，已非「牛羊何擇」。故閣下等之「進展」，我等適以爲「開倒車」，我等指爲「非進展」，閣下等以爲「背教育根本原則」而已。到底如何，今日在北京，止有又受你們軍警壓制，又被你們「文章」笑罵而已。

達哉，教育總長，曾教訓我以至理名言矣。所謂「輓近政治，內包深復。一端之起，其真意往往難於迹象求之。執法抗爭，不過迹象間事。久懸不解之南北問題，似必超以象外。始爲得其環中。不然則吾人之赴粵東者，偶或不慎，身體自由，當被如何限制，至不可料。」這一段話，便是說，「我們到了廣東，就身體的自由，都不能保。那末，你們在北京，身體怎樣會一定自由呢。」這就是我與汪精衛，告訴責任之一班人說，你們的泰山吳大帥齊大帥一齊倒了，就應該不恤失敗。尤其痛快的，我們同鄉汪贊卿先生說，有某省督辦，正告其鄉人求免苛征者曰，「你們不要論什麼鄉誼不鄉誼，我都不管。我只知道你們現在抓了『別十』，我拿了

「天罡」，你們就拿出銅錢來，沒有第二句話，」阿唷，我是黨見素來重的，自然論勢不論理的說話，信口吐了出來。章先生是能以文章侍從名宰執，（如岑如段，皆過於齊桓晉文，能以國士相待，）不肯輕入何黨，我所深知。大蟲關的文章，痛以「理性」責人，何其又不遺「談勢」如此。豈感於今日之北京，尙能奏凱于「最凶悍之一班母夜叉」。而獨形格勢禁，老嫗軍不能南下，我們的同鄉丁聒聒，尙不及你們的同鄉劉老老，（因他能率老嫗軍故套水滸點將錄之調以調之），竟至名宰執的號令如糞土，不能壓服南京一班小後生。所以憤誹之極，不免棄理言勢欺。但先生要知我之所以云「鈕惕生爲應中山先生之召而往，以稍涉異己，橫被侮辱，爲愚言及，頗重惜之。」乃在何時。卽同在里昂，陳競存之徒黨郭冠傑，忽於演講席上，訾警先生以「政學」禍粵。我乃不平，卽言「人各有政見，清白如鈕先生，爲中山所召，狹隘者又侮辱之。是直凡爲異己，卽不免加以非禮乎？」此吾却曾一度的，小小不忘理性者也。先生所謂「在五羊之城，並未視爲怪事。」豈卽隱罵朱深，

與我之明責郭冠傑，同一小小理性之談歟。當時我以為怪，尙未知三角同盟，已變了兩不相容，這定是我的不是。今日我必以為「平常事」，應該應該。所以今日明捕記者，竟目無朱深權限，朱深亦止好充耳不聞。我等亦更不以為「怪事」也。整頓學風，求人「督之以道」，吾竊不敢後人，請從不必做賣藥廣告式的時評，及雙簧式的通訊始。赤裸裸的開倒車，庶幾粗明機局之某某等，往日先生所不屑掛齒者，今皆如垃圾之相聚，可屬以成堆。你方「風雨將驟至」，有如「前甲寅」的「山雨欲來風滿樓」，必能一度成爲美談也。李彥青尙能爲歷史中「開倒車」部分的出色人物，何況「稍明機局」，及能做「不脛而走」的文章者。先生勉乎哉。

「友喪」

▲致國語週刊記者

記者先生：

我聽說你們在這一回的週刊上，要有許多文章同「死文鼓爛」的「甲寅」做個忠告。我亦氣得腹大如牛，想附着你們的驢尾瞎說一陣，洩洩寡氣。無奈我這兩天還沒有那種空閑來彈這對牛之琴；祇好候下幾回出板，再來寫出，求你們采登罷。

總而言之，統而言之，章先生近來的反動，拿腐敗的理論來批評他，必是年來半夜裏「散局」回家，路上撞着徐桐剛毅的鬼魂附在他身上，所以不由他作主，好似同善社悟善社的人們天天在乩盤裏說話了。不然，他也是一個自負經天緯地的朋友，到了這種亡國破家的時候，什麼軍國大事，尸了什麼國務員位子，應該破工夫去襄贊籌畫；他竟吃飽了飯，來把幾個同意的冷僻死字，去替代了一看便懂的話

字，瘋頭獸腦，自命是厘正文體；恐怕便是村學究對着他，也嫌他不合時宜罷。祇有那班亡國大夫，這國官僚，借着他那種提倡「上聖德頌」的精神，暗暗歡喜，可以鞏固他們的老局面；所以他一口咬定，要保固「學士大夫」的地位，那就正中他們的下懷了：「好小子！你從前坐在上海巡捕房丟了臉，今天才算自拔，做了體面人兒呀！」呀呀！章先生還是又驚呢，還是又喜呀？

就是老頑固，也說過「一爲文人，便無足觀」。章先生連到止在幾個字眼上吹毛求疵，矜奇作意，這真叫做「民斯爲下矣」！（說不定，他雖然自命爲「能文章」抱「鐵飯碗」的人物，究其實在那種金鋼鑽鑲在馬口鐵戒指上，琉璃瓦蓋在草屋上的佳作，也未見高明罷。宜乎他那自小即工「執政考」的世兄，聽說自命跨灶，很不以「先太史公」爲登峯造極呢。）因爲便是「藏諸名山，傳之其人」的司馬遷，專上宰相書的韓愈，他除了給人「俳優蓄之」之外，傳記上寫得什麼事業與品格？至於那善挑琴心的司馬相如，工做「劇秦美新」的楊雄，歷數至於鈐山堂集的嚴嵩，有正

學集的錢謙益，最近而至天橋藏書，周禮侍寢之「老同鄉」，皆「能文章」，抱「鐵飯碗」之結果而已。所以「文人」也者，即與嫖賭吃着金丹老土同其興衰。文人如濕熱污水，一時暴盛。即蚊蟲臭虱，充塞牆屋。近年「洋八股」之鴉張，不夠亡國；更費章先生之神，改吹土八股，正似猛獸之後再繼以洪水罷了。令兄太炎，一生烏烟瘴氣，便吃虧在「能文章」。（其人不足道，其文實有可觀。若章先生自稱能文章，真爲之莞爾，亦爲之肉麻。）兄取證不必在遠，章先生一以「能文章」自命，即人格爲之頓生問題。以甲寅續刊論，其中偏強不屈之處，尚保存章先生少年面目，至于那種「時評」那種「陳成之父教子以詔」之「執政考」等，其妻子若不羞而相泣于中庭，吾不信人間真有其事也；然而無非豔慕俳優文人的結果罷了。（章先生罵梅蘭芳時亦曾引鏡一自鑑乎？）

所以我在上海文明書局買到新出版的甲寅續刊一讀，我爲那隻封面上的大蟲歎息。我便擬定一個報喪告白，就做這封信的結論罷：

友喪

「不友吳敬恆等罪孽深重，不自殞滅，禍延敵友學士大夫府君：府君生于前甲寅，痛于後甲寅無疾而終。不友等親視含斂，遵古心喪。氈（非苦）塊昏迷，不便多說。哀此訃聞。」

所謂罪孽深重者，乃記實。因一班朋友不長進，于國事不能積極前行，弄得章先生憤悻無聊，走頭無路，從而反去走進牛角裏，灣到十八層幽谷也。

吳敬恆 八月三十一日。

一鼻孔的人有兩張嘴

「教育部製藥公司」黃狗爲記的賣藥廣告上於滙案會大吹特吹曰，「措詞尙爲嚴謹」，「對外交涉，有此嚴正堅強之態度，一矯從前委曲優容，含垢忍辱之失，不得謂非吾國外交之進步。蓋正義人道，日在天壤間，惟亂世晦澀而不信，亦惟亂世功用而益顯。但視揭而通之者之精神氣力何如耳。」（什麼叫做「亦惟亂世功用而益顯」，這種文言，他的通的程度，較白話如何？）這也算官官相護，替同僚吹牛，亦即爲主子與自己，皆增體面，說得左宜右有，酣暢淋漓了。倘使我們號稱「利用學生」的人們，起來說一個「不」字，必定又要說不信任政府，定然是要「利用」學生出來替代交涉了。天網恢恢，替章老板賣氣力的晨報，不知又含什麼作用，首先屢次反證黃狗公司的廣告，竟是完全扯誑，外交實是失敗。嫌陳博生說話的資格不夠，昨天還叫大將張君勵親自出馬，直把章老板「正義人道」的面具，撕成一個鬼臉。

他把「吾國外交進步」的沈外長的戟指罵曰，「外交總長沈瑞麟尚不應去職耶？」
「沈外交總長對於他人「我想送禮」四字，而竟作爲禮物也。對於他人「我想請客」四字，竟作酒席也。况乎我想送禮，我想請客之八字，尚在外人若吞若吐間，而沈總長竟已三跪九叩首於外交團之前矣。異哉吾國外交，異哉沈總長之外交」。那末，除是張先生不曾見第十一期的甲寅週刊，倘曾見過，我請他一致的批評一下，他不能不持同樣之論調曰，「教育總長章士釗尚不應連帶去職耶？」章教育總長對於三跪九叩首於外交團之前之外交，竟作爲進步也。異哉「吾國之外交進步，異哉章總長之吾國外交之進步。」章總長常許張先生是目前不利用學生，最結實的好校長。已經替他把「並未利用的」自治學院，升做政治大學，他的說話，可靠的程度如何，你當心服。現在張先生證明你什麼「時評」，完全扯離。如此如此，吳稚暉早勸你不要做那種不名譽的時評，也算不曾栽誣「章總長」罷。

此番黃狗公司的賣藥廣告，竟被他手臂上「純潔不利用學生」的大學者無意中

出個大醜，好叫他那「又硬又臭」的時評，減些肉麻程度。然章士釗那種「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的氣概，我們說他使用到末日才完，也成全了他的後半世。不忍再看他的反復。所以留他那種「現世報」的印刷物，供每星期做個開胃健脾的消遣品，也不枉了亂世的千奇百怪，應有盡有。我們且擱下張章同異不提，我倒還要請教張先生一下：

張先生生長吾國，沈瑞麟已經服官多年，難道不知道沈爲何如人？沈之作外長，他既自認同木頭彫的完全一樣，通國亦共知他同木頭彫的完全一樣。將他比起章士釗來，沈既自信弗如，章亦自負遠勝，先生亦必左沈右章。而章竟稱他「嚴正堅強」能辦「進步之外交」。那末把章士釗一估價，恭維他一點，說他同橡皮澆的完全一樣，也不算我說得太刻薄罷？請問先生所謂外人「要想送禮，要想請酒，」還是先生當初撇開了學生去逼出來的呢？還是「有人利用學生」去逼出來的。先生必啞然笑曰：這是有人利用了學生去逼出來的。那末，先生深惡疾痛學生干政，你們

的晨報出死力幫章士釗壓抑學生，學生便譏然改過，止是閉口讀書，再不敢逼外人「真想送禮，真想請酒」。先生善意，把逼到外人真想送禮，真想請酒的責任，改放在橡皮澆的，木頭彫的身上。先生便明料就是外人要想送禮，要想請酒，已出乎他們意料之外。何況居然要想送禮，要想請酒，安得不「三跪九叩首於外交團之前」，稱為「正義人道」，日在天壤間」，急指為「吾國外交進步」耶？以我代彼等自負，非但進步，竟是空前的大進步。「一矯從前」云云，彼等亦早有此意。先生若要望他們逼外人真想送禮，真想請酒，他們必怫然曰：「我們學士大夫又不做義和團，安能向外人作非分之要求耶？况你適從何來，外人並未要想送禮，要想請酒之先，你在自治學院高臥，並不曾呼一字，何以現在漫罵我輩，以博名高歟，抑忽然真正愛國歟？」我知先生此時止能慰之曰：「朋友，這是我們的義務，要學生不言，我等豈能不言。我等再不言，道理如何說得通，報紙的面子亦如何過得去。反正我們一歸咎，你們一忍受，事情便算光鮮的過去了。」這種的揣測，固然罪過罪過，亦許周

納太甚。然相類之事實，實在如此。當初上海商會提了十三條，學生尙不滿意，政府已經駭得屁滾尿流。故意使顏惠慶等算與沈瑞麟不睦，將他截成兩段。我就哈哈大笑，知道玩戲的又大出其彩了。還有許多死笨伯，或則督促顏惠慶之徒，或則督促沈瑞麟，皆是鄉愚對耍把戲的說夢，可笑亦可憐。張先生亦是鄉愚乎，然何以早不整頓學風，晚不整頓學風，偏偏一刻等不及兩時，要在外人要想送禮，要想請酒時，你們替稱贊沈瑞麟外交進步的章士釗出死力整頓乎？先生先生，沈瑞麟不適當，將使段祺瑞親自出馬乎，一笑。誰是利用學生，誰非利用學生，學生果止爲人利用之物乎，話頭太長，有空閒必當同張先生一討論。因五六年前研究系利用學生之名，滿於天下。數日前梁任公先生猶致譚。先生過來人，有此事，無此事，值得向先生一言，請了；再會。

章士釗——陳獨秀——梁啓超

把這三個人連在一起討論，似乎老子與韓非同傳，有點不倫不類。但是前天我許伏園先生再寫幾句，討論章行嚴先生。在我個人，一說到章先生，便忘不了陳梁二位。其小小的聯想，一是章梁向不通聲氣，何以現在的趨勢，大有執贄門下，拜倒先生座前之意，其因果何在呢。一是章陳交誼，不是狠淺，似乎南京陸師學堂，曾做同學（？）。今日章先生視「甲寅」為彼惟一產物。然別人把人物與甲寅聯想，章行嚴而外，必忘不了高一涵，亦忘不了陳獨秀。見獨秀兩個名詞，尚以為是個絕世美男子。後我在新青年發起時晤到，正如韓退之所狀蒼蒼者動搖者的形貌，令我叫奇。惟時黎元洪由副總統升任大總統時代的內閣，即定於上海霞飛路章先生的宅內。陳先生就像演赤壁之戰，章先生充做諸葛亮，他充做魯肅。客到之先，客散之後，祇有他徘徊屏際。何以他們今日分道揚鑣到如此。其因果又何在呢。所以若就

時人動於感情的批評，止以章先生爲開倒車者，陳先生爲共產黨的急先鋒，梁先生爲帝國主義的妥洽家，甚而至於「早晚市價不同」，竟罵章先生爲「賣國黨」，陳先生爲「外國人工具」，梁先生爲「替另一種外國人煮續命湯的人」。其實這都是中傷敵人的武器，沒有超然的價值。我雖是一個黨見甚重的家伙，然而常想到做小學生時代，執筆做史論，但不違背了聖經賢傳，卽當一無恩怨的，還他個是是非非。何以不能算做又過了兩百年，拿出那種做史論的風味，把時人去掉了恩怨，誠心的一批判呢。於是口要論章士釗，既不能不用陪襯，所以題目上索性添個陳獨秀與梁啓超。尤使錯綜的論下，可以互省筆墨，形成一個總概念。這三個人都有複雜的歷史。「一部十七史，從何說起。」並且他們個人的賢否美惡，不入我現在要討論思潮及關係國家的範圍，自然討論不到。就是他們對於時代的功罪，亦不想斷定。但竭力貢獻我的所見，了解他們何以如此，他們有無價值。他們未死，還希望他們共同奮鬥。現在讓在下細細陪說。他們共通之點，在矮子裏頭尋長人，都是比較有三

分誠心，想把中國弄好的。不像那班摸金政客，滑頭學生，止在「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的螺絲殼裏，儘翻筋斗的。所以說到今日他們之未死，我算在兩百年後論他們，我稱他們都是愛國者，非但不是賣國黨，不是外國人工具，與替外國人煮續命湯的人。然而何以他們跑到現在，有的好像很烏煙瘴氣的，有的好像狼翻風攪浪的，面目絕不相類到如此呢。因為他們又有第二共通點，他們都要不費吹灰之力，把中國很容易的弄好。他們認定中華民國成功了十四年，還糟到如此，一定是世界上不曾有過的大損失辦法。（這也可算是全中國人的共通觀念。）他們眼看着這位東方病夫先生在床上睡得太久，終要想個切合的方法，救正那種大損失的醫治，免把病人誤了。於是疑心本來無病，都是吃藥吃壞的，止要清心寡欲，自然慢慢的會好起來，就是章先生。斷定痞積不少，十四年中現象更顯，止要巴豆大黃，一帖即愈，就是陳先生。以為原氣本來不足，吃藥又吃得不對，所以鬧到這個田地。還是用黃芪黨參，依我「陸仲安」的老手段，「克利醫生」也不能不讓

步，又就是梁先生。我們現在且先把陳梁兩先生來說幾句。然後再在章先生身上多說一點。

陳先生的大吐大瀉法，也不是陳先生能說得聽別人，一定肯用。假如像「胡適之」那種含纖維質很富的，當令一點，不長新痞積，自然陳先生的巴豆大黃湯，煎好了也無人過問。倘使「章氏保痞丸」，竟會同紅丸金丹一樣流行，連到把「胡適之」也送入鹹菜缸裏，做了菜乾，變了不消化性質，痞積直增起來，到草麻子油瀉不下的時節，巴豆大黃，自然會當令。只是已往不可掩的事實。假如那位「滿洲先生」，當時能去吃「梁啓超式」富於纖維質的食物。何至於服了辛亥年的巴豆大黃，把宗廟改了和平公園呢。因為那種「唐文治式」的保痞丸，漸把「梁啓超」晒做菜乾，讓痞積天天增長，肚子撐到要破裂，巴豆大黃，自然是惟一特效藥了。決不是孫逸仙醫生有萬應靈方呀。可是這種觀察，心裏大家明白，嘴裏不承認的，定然不少。後頭還得申說，現在且不必細講。先要致意陳先生幾句。像俄羅斯那種痞積，

瀉下了，有西歐北美幾個大公桶承受。就是我們的東三省，甚而至於上海虹口四馬路，都還有他們賣報紙賣肥皂的去處。我們那大不可當，牛糞般的痞積，世界禁止他們自由入境，那末小公桶也找不到一個。瀉了一床，怎麼辦呢。我料定陳先生雖口口聲聲，鼓吹不妥洽。其實他也是一個「如之何如之何」，斟酌盡善的人物。不觀他前數年在上海，竟把一個無神論家，鼓吹耶教。因為他彼時感覺耶教有過渡之必要，所以暫與妥洽，亦是不妨。所以我以為「陳獨秀式」的鼓吹共產，大家不必驚惶呀。惟有「章士釗式」的釀造共產，定是不得了。

梁先生自來就是一個「陸仲安」，非黃黨參不用。雖有人挪揄他，他常常與自己挑戰。但他那大補元氣的中庸論調，始終不改。而且他不曾開過倒車，止是行慢車，時時還有進步。他的壽命，倘使有當年象坊橋邊宋象之長，彼時無政府革命大流行，他必定也是一個不含糊的共產黨了。這是笑話與後話，暫且不表。我相信陸仲安會醫得好孫中山先生的肝病。孫先生是死在人物太重要。醫的方法，新新舊

舊，來得太多，索性都不敢盡量一用。所以我又相信醫中國，的確是梁啓超最好。假如當年沒有那拉氏，竟讓載灃專任了梁啓超，那末載灃就是睦仁，梁啓超就是大久保利通。日本帝國，大清帝國，雖畢竟終是世界革命的目的物。然而不平等條約，也用不到今日才來運動廢除。我們大國民的頭銜，也暫且靠了滿洲主子，聊以解嘲起來了。然而這也是走過屠門，便想大嚼罷了。事實上還有困難，便是沒有那拉易，沒有那四千年傳統下來的紳士難。（或曰官僚，或曰守舊黨，或曰老腐敗分子，皆一物而異名。）進步黨的錯誤，他是一方反對守舊黨，一方抑遏急進派。他以爲這便是行我中庸之道的辦法。其實官僚有四千年的傳統，勢力雄大，要想化官僚，結果終是官僚化。急進派有世界革命之背影，（世界革命云者，非如尋常所謂大同革命，乃言世界上到處有革命之趨勢也。）亦非抑遏可以消滅。官僚柔而急進剛。不勝急進之窘迫，往往便與官僚妥洽。有時還進一步，竟助官僚以撲急進。於是鵲蚌相持，官僚之漁翁，全奏兩凱。一是他們的實力，成功了軍閥割據。一是

他們的酸質，把什麼國民黨進步黨政客學者，逐漸十有八九的化成官僚或準官僚。不必高言黃農虞夏，就把梁先生代表了進步黨，把我小區區代表了國民黨，也還真成個黨人麼。嗚呼，客氣一點，亦準官僚而已矣。所以倒其果而爲因。進步黨人常鳴不平曰，國民黨人亦何嘗賢於官僚。（官僚更常說。）我當應之曰，劣於官僚。因官僚尙有傳統紳士之廉恥，黨人之官僚，並彼所謂廉恥而無之，故激起章先生，索性要鼓吹正統官僚，以爲救濟。殊不知幾微之消息，乃由溫和急進兩派之新黨，不能合作。進步黨對國民黨放暗箭，國民黨對進步黨施明攻。紳士便一手抓住了雙方，占據完全之世界。那末該當有什麼結果呢。便是痞積愈漲無大，到了陸仲安也知道黃黨黨參不復可用，於是死馬當作活馬，巴豆大賈，亦不容你不吃了。什麼革命，都是應現狀的要求，決非有人憑空鼓吹得出也。三十年來，自有改革運動，新派兩黨合作而勝利者，可云三次。一則戊戌以前，一乃辛亥革命，一卽洪憲革命是也。最近以來，進步黨與官僚，又已立於反對之地位。故此次晨報受攻擊，十分抱

狂。但他兩年以來，常造廣州國民黨之不利消息，不但記載不真實，失其大報態度，而且還是傳襲了新黨攻新黨的政策，大不合算。國民黨報紙上攻毀進步黨，更是利害，我可代為承認。但所貴乎溫和穩健派之新黨者，卽一方戰勝官僚，一方容忍急黨，而自命卽爲收拾現局惟一適當之人物是也。此因舊派之於倫理政制，既多不合於理性，又極不適於時世。急派則多合於理論，惟不切於現狀。於是中派者因現狀而委蛇習慣。亦必因時世而認識理性。惟委蛇習慣而入於妥洽則易，認識理性而欲免不妥洽則難。恐其與舊黨妥洽，所以事實可稍通融，而言論則不假借。又恐其與理性不妥洽，政策則當堅持，而言論不能不容讓。以主義較溫和者與較激急者在口舌間相與鏖鏘，無不失敗歸於較溫和者。蓋一方面正與激急者應戰，則他方面對頑舊者必滅其堅強，此一失敗也。欲令激急者心服，不得不一面承認其理性，一面則蔑視其人格。卽如最近晨報大發其懸，忽起了全隊人馬，且邀總司令梁任公親自出馬，與共產黨決一死戰。然結果替共產主義大發其廣告。恐卽條約上承認其實

傳，還無此次之得力。因把共產主義已認爲將來之天經地義。不過那班「得露布」
「賣祖國」者非其人。則內容其人不必要盡是得盧布賣祖國者。彼方精神上的勝利如
何。故止有一頭腦較清晰之丁在君先生，曾忠告劉勉己先生不要代人宣傳。然他還
氣極了，立於資本家方面，把人家軍械秘密告發。着了大大的 *Charge* 嫌疑。
這還是助戰三合的上當。從前孫汝剛在天津，孫汝忽又到了漢口，本是孫悟空毫毛
的一件事。等到新民叢報不勝其壓迫，竟微微與民報開火，同盟會之氣餒，遂一瀉
千里。因時局腐敗之程度，方繼長增高，逼迫同盟會當令。新民叢報以盃水澆車
薪，不啻火上添油，一定替他大登反廣告。當了現在，新舊黨人方拼了命揮發臭官
僚的行爲。他的魔力，竟能鬼迷上了講求邏輯的學者章行嚴，承認官僚是國粹，止
是臭了或不可，若改香了他，便是嚮往開來的正統派。這是何等頹廢四合的現象。
這明明是個迫共產黨當令。用晨報的政客不已，還用晨報的詩人，共來捲起道袍，
手執淨水瓶，對冒不出餒的煙堆上，添進養氣去。這定是又替急黨大登反廣告。此

又一失敗也。（所以這次晨報的大攻共產黨，我曾見李守常先生等心平氣和，含笑
的致謝。所以晨報復刊，推求毀報館者，是否是共產黨，我們旁觀者爲之莞爾。）
凡右派屬左派，頂不值得。往往罵到者止是個人，却不能不委蛇其主義。一委蛇其
主義，即惹得人家臭得意。惟有新派罵舊派，皆理直氣壯。因指罵讀經者之中有
賊，而且同時承認讀經卽有遺賊之危險，至多被人看作鹵莽得可笑，決不會使對方
臭得意。又瘟臭的舊派，漫罵急派，或亦不吃什麼虧。假使請同善社的朋友罵起共
產黨來，公妻公父，簡直是人類中的梟獍，倒也能得許多臭官僚的同情，大失共產
黨的體面。而中派的新黨，又不願國民如此混沌，致彼溫和之新政，亦不可得而
行。那末，中派若果有「夫天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之概，應受急黨之罵，決
不值得對罵急黨。我是急黨，我同時又願中國且得小康。故以兩百年後之態度，聊
說癡人之夢。決無如此蠢法，欲以夢囑中派上當，且獎勵急黨之罵人也。然而黃
黨黨參，果尙爲救時之良藥否乎，則又不勝其懷疑者也。

現在且專說章先生的清心寡欲法。什麼叫做清心寡欲法，是我遊戲的代他造的名目。其實章先生全般政策，就是普通大門上貼的春聯，常看見的八個字，叫做敦詩說禮，孝弟力田，這種返樸還淳的敦厚風俗，做過八股的朋友，莫不垂涎一尺，唾棄不置。「雖不能遠燒成康，亦當上追文景，當此用夷變夏，失心病狂之時，真是一服清涼散及回春丸。」但是章先生的用心良苦。惟他的處方，似乎太謬。時代大錯誤之毛病，由於不知道循環理是走螺旋圈，因而犯到不能救藥也。英美式黨治的生了肺病，代議制的捉襟肘見，這皆被章先生在十許年前，由他銳利的目光所看到的。什麼人尙多鬱然，不能不服他的先見。但經歐戰後，因所有全世界的政黨議會，愈加顯著畸形，露出敗象。章先生便一眼認定，以為必定是開倒車的復古循環。這種看對了前提，弄錯了結論，毀了一個大政論家，真是人才不經濟。那種敦詩說禮孝弟力田式的人生，止在半開明的專制帝王下，才能穩定，乃是陳而又陳，永棄在古代歷史裏的芻狗，如何再能在社會主義發生後，出現於活人世界呢。凡

一制度崩壞，而新制度代生之先，必有稍奇之反動，乃亦一定之步驟。有如北美共和肇興，而大革命之法蘭西，反產出專斷的拿破倫。又繼之以神聖同盟，梅特業的守舊反動，至亘二十餘年。然由是而一八四八再革命。拿破倫第三再稱帝。至普法戰爭後，法國却鞏固了共和局面。由是一帆風順，共和之趨勢，愈推愈廣。歐戰以後，竟至帝王僅剩了殘魂餘魄，有秋風再起，敗葉盡落之勢。故以歐戰之劇烈，歸咎於物質文明，似乎言物質者稍疲憊，而談精神者占優勢。於是東方文明，將有代興等的滑稽越談，引得一班做好夢的古董，像煞有介事起來。也只是反動中必有之離奇。尤其甚者，一方面方發生了從來未有那樣認真的蘇聯共產黨，一方面却又發生了也是從來未有那樣認真的伊大利法西斯黨。這又是一巴黎大革命，與維也納大守舊，相映成趣的把戲。最後是誰的一帆風順，可憐今日誰在那裏替人出力的反動，促成別人的局面呀。故小小的離奇，有歐游心影錄不夠，再有東西文化哲學。還不夠，再有玄學鬼。還不夠，再有甲寅續刊。恐怕大規模的劇烈反動，必還有中

國法普西黨。有進化的螺旋曲線上，自是順理成章，不能沒有。但是苦了章行嚴先生不着，做了其中最曲的曲辮子，未免辜負了他的平生。敦詩說禮，孝弟力田，教士式的人生占優勢，乃是帝王貴族的黃金時代。帝王貴族爲中流社會……紳士……所戰勝，政黨與議會，變到神聖不可侵犯，便是紳士世界的日曜中天。以物質進步之未已，及教育普及之多事，故倏忽之間，百姓又起來向紳士算賬。（百姓古別於民，乃一種下級紳士，並非全民。全民革命，尙是蘇州人所謂「半夜裏呼貓，一一一」來。）組自共產主義，各種社會主義，皆不滿於中流社會專政的政黨與議會者。等到大戰中，紳士不能不求救於百姓，紳士有此破綻，所以政黨之整齊，議會之尊嚴，一齊給百姓弄得三不四。除了蘇俄等索性百姓做了皇帝外，在其餘各國，百姓升了新紳士，拿出新貴的態度，往往比官僚又惡。其實不過一時的病態，究已非復紳士。如章先生者，或不深究，遂疑彼等亦政黨議會之餘毒所產生，合着新舊的紳士，皆當別有救濟。不悟其正向社會主義前途，曲折行去，決非再要

用敦詩說禮，孝弟力田，改良好了紳士，以充帝王貴族之人瑞也。即政黨議會，亦原則具能適用，不過其方式不能不改，如何改得最好，尙未成功罷了。所以章先生那種清心寡欲法，連梁先生也覺得縹眉不能寧貼也。

章先生近年思想結晶之全部，就是那篇「評新文化運動」。胡適之先生所謂「不值一駁」。章先生憤極，一登再登於新聞報及甲寅續刊。那篇文章，盡是村學究語，自然不值一駁。做那種文章，簡直是失了邏輯學者的體面。什麼叫做「悉呈一種歡樂雍容，情文並茂之觀，斯爲文化。」這就是他思想全部中的拔萃語，叫人不痛不癢，如何駁法。這種聲調，出之於徐樹錚口中，自然不論是胡先生，下至如小區區，皆當濃圈密點的贊他有出息，豈敢說不值一駁，簡直可說「當懸諸國門，不能增損一字」。我們萬萬不料多年崇拜的章行嚴先生，他胸中正是這麼一套。這是他近年來賂賂收藏書畫，被官僚包圍了，雍容歡樂於故紙堆中，其實必定是束書不觀的結果。然而他又於「特謂思想之流轉於字與久間，恆相聞而迭見，其所以然，

則人類厭常與篤舊之兩矛盾性，時乃融會貫通而趨於一」等，一派村學究祖宗韓柳歐蘇的「見道太靈」語之上，（這是宋儒評他們的話，）居然有「非謂今之學理政術，悉爲前有，廣狹同幅，了無進境也」一類的「故章行嚴」語。章先生要知道人類有了三百萬年，歷史以來的七八千年，譬之在一年中，雖止是一旦暮，然惟其學理政術，晚上的不是早上所悉有，廣狹不同幅，稍稍有進境。那就人家正當商量添設電燈，又在那裏急迫的應付晚報上的事實，你不能還是鬧開窗放光，把早報上段祺瑞正位總統，覬心湛出任內閣總理的上海來電，以爲尚有價值討論也。現在不必泛論。何以東從春秋戰國，到幾十年前，西從希臘羅馬，到一二百年前，二千年之中，能夠叫學校死讀幾個人的課本，便是孔呀，孟呀，伯拉圖呀，亞里士多德呀，他們能專利得如此之久。這無非是人手所造的用具，不甚相遠。所以廣狹雖還是不同幅，而進境却微乎其微。自從戈白尼把太陽放在當中，牛頓把攝力做了牽線，戳破了上帝的小小神秘，一百五十年前，居然有個秤店裏學徒，發明了蒸汽機。人類

有了蒸汽機，張大其詞講講，彷彿像動物中有了前肢變着手的人一樣。動物有了手，地球上的狀況，大變了一個情形。人類有了蒸汽機，地球上的狀況，又大變了一個情形。若是動物對於人，還要維持動物的舊智識，惟有豺狼虎豹，整備滅種，牛羊犬馬，整備犧牲。所以章先生要對蒸汽機的人類，維持古人的老把戲，苗先生紅先生也就候着我們，同我們把臂入林。章先生必啞然失笑曰，「我亦不反對蒸汽機。我執政的內感篇上，不是還說到科學也是要得的麼。」哈哈。我們現在大家下了四條腿向前趕，還恐是趕不上。若依着章先生及段老執政的意思，無非把優秀分子，且讀了聖經賢傳，擔任了治國平天下。大多數的人民，還是耕田鑿井，服買牽牛。止要挑幾個工人子弟學幾年，什麼拔砲門，裝電燈，開汽車，老爺們有洋匠使喚，也就得啦。用這種精神來不反對蒸汽機，不拋棄科學，直叫做還是忘不了學時髦，分明滑稽的敷衍罷了。什麼林則徐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皆是一等第一名的注重洋務洋技人物，比起後進的日本來，已經昏得夠了。不料至今還有死不了的退化。

章士釗，自害不已，還要害他的兒子，把大好青年，叫他絕繳的時代，便走上了教士式的歷程。好了。現在且問過章士釗，連帶關係，再說幾句梁啓超。梁先生自然比較漂亮。他近來講起共產的產來，主張姑且有了產，才可以共，在我個人，也相對的很贊成的。這種論調，是他們研究系的老主張。上海的時事新報上，幾年前便常常提起。可是他是止爲資本家鳴不平。彷彿資本家是愛國的緣故，才來開設工廠。若是工人還替他混鬧，他便不高興了。我說，資本家因爲添了工人混鬧，愈憂事業不穩當，有些不大高興，這是對的。若說他做資本家，爲的是愛國，那就影踪也沒有。連滿口說是抵制外貨，也是滑稽到一百二十分的。總而言之，統而言之，無非想發財而已。中國的資本家，自始先有洋奴，從而便有靠官勢者，皆比較的穩定一點。若是窮光蛋企業，無非藉欺騙行爲，才有少數得法的。近年始稍有不是洋奴，不盡借官勢，局面稍像的企業家，則皆具有商業經驗，或有專門技術之人，或從海外歸來，或從官場逃去，無不吹爲熱心祖國，厭薄官僚。其實度其才具，可比

較能發財，所以搖身一變爲資本案，如是而已。洋奴官盡騙子，本是一時的怪現象，果其中國真能有資本案，定屬於那種有經驗有技術的人物。故吾上文之論調，其詞雖若有憾，其實乃深喜之也。然而彼輩必愈有本領，乃愈想企業，決非用愛國之名義能勸，亦非因工人之混鬧能阻。其託於勸，或果受阻者，皆銀樣蠟槍頭，所謂經驗與技術，並非充足，本亦不能達其企業之目的的一類罷了。其人果有了豐富的經驗，與可靠的技術，他那發財之念，雖水火刀兵，俱莫能阻抑。所以要製造資本案，止要製造獲得經驗的環境，獲得技術之場所。而資本案自然如春筍之怒發，多到不可思議。有如製造了做官的環境，（即惟紳士是崇，）及做官的場所，（即洋八股學校，）自然就成了官園，同一不爽的因果。因此梁任公既相信有產方可以共，如何把一最有製造技術希望的清華學校，生生的葬送在他的「西學古微」式的國學講義內呢。梁啓超想把黃蕪黨參作特效藥煎藥的時節，却放些牛鞭馬勃做代用品，真與章士釗，還是一斤同十六兩呀。

然而他們所以不走正當道路，想開方便法門，越開越上死路者，就他良心好的
一方面說，無非章先生以爲十四年鬧到如此，那是走錯了路。梁先生也以爲儘有容
易的路，不必走到十四年。章先生認定的正路，還是中學爲體，西學爲用。梁先生
的容易路，所謂希望資本家，乃是他的漂亮門面語。骨子裏，止是立了自治學院，
拿住了清華學生，請大家主張黃芪黨參出來，卽百病消融，而國大治。（這不必獨
笑梁先生，凡用清心寡欲法罷，用巴豆大黃法罷，也同做這種好夢，皆望以口舌易
天下。）我們且不必批評他們的方法如何。因批評方法，上面已經批評得夠了。今
止論他懊惱十四年爲太長的心理。我既不是存心好亂之徒，必謂十四年還鬧得不
夠。而且世界上用不到十四年的工夫，整理出一個好好國家的，也未嘗沒有。但
歷史上的事實，却告訴我們，十四年不能完成一改革，算不了什麼久長。一個不
得法，再倍與三倍，都算不了希奇。從大清朝換了民國，終算是換了朝代。從皇帝
牌換了共和牌，終算換了政體。換朝代是我們自家的老把戲。明朝換清朝，換到康

照二十一年，三藩才平定。元朝換明朝，換到洪武十五年胡惟庸造反，跟着要到燕王把南京又換北京。宋朝換元朝，不說別底，南北不統一，先是一百三十四年。唐朝換宋朝，除了頭尾，中間五十幾年，便換了八姓十三君。換朝代的一班，便也夠做參考。換政體是外國的新戲法。一七九三巴黎大革命，到一八一五拿先生上聖海倫島，巴蓬氏復辟，暫告一段落。一八四八共和又活，帝制再興，到了一八七〇，方告真完結。換政體的往事，也足使人注意。康有為從前說過，「小兒換牙，也得發幾天寒熱。」後來他存心要鼓吹復辟。才又說共和試驗了十年不成，足見非皇帝不可。他是賣廣告罷了。難道真是十四年倒亂，便是共和害了中國，主張就算失敗。章先生口口聲聲革命是錯了，真懺悔得可笑。就是梁先生隱羨日本的容易，陳先生憤慨俄羅斯的爽脆，也未免有點刻舟求劍。雖然盼望中國的得救，愈快愈好，我不能不表三位先生的同意。但是陳先生走得太快，尙且還應斟酌。章梁兩先生索性退了回去，那就真是倒看千里鏡，要愈弄愈遠了呀。不要若喪考妣的嫌十四年太

多，反弄到希奇古怪的加二十八年也不夠。

至於章梁兩位，皆富有革命性質。何以應配做新世界的領港人的，却輾轉盤旋於臭紳士的架子之內，弄到將以雕蟲小技的腐儒沒世。就是少先時懂得幾部儒教詩裏的破爛典經，便定了他們的運命。其實章先生是小品，拼命也趕不上王先謙。梁先生是做投機作品的，拼命也趕不上章學誠。章先生便趕上了王先謙，也算頂天立地的完了。梁先生便算趕上了章學誠，於梁啓超三個姓名上，究有何等損益。我不是從前曾經恭維過他是個司馬光，請問司馬光有無通鑑，有何異同。若說通鑑到底爲益於後世不小，司馬光無所爲而爲，落得代世上做點工作，我梁啓超亦然。但是時世不同，司馬光是有益於人的，梁啓超在此時放那極腐爛策論式的屁毒，是葬送新世界青年，有害於人的。所以著作的大名，又無益於梁啓超三字，也落得爲紙墨愛情。然而他們到底如吾鄉俗語所云，「咬住了人家的下體，鷄腿都換不動」者。梁先生便是長興學舍裏的結習難除。章先生這樣一個斬新人物，竟也染了斗方名士

的習氣。我見了他寒家再毀記，敘述他的古董書畫，真爲之作嘔三日。我們理想中的章行嚴，竟做那腐敗不堪的收藏，又加年來梁鴻志式詩人，孫師鄭式的經生，左是久仰的，右是佩服的，自然化了毛廁裏的蛆，自以爲儼然莊周的蝴蝶了。唉。



官歟——共產黨歟——吳稚暉歟

社會日報的林白水先生，是一個絕等聰明的新聞記者。他雖眼光止擒住一班做官人物，失了他少年時代的氣概，不屑更跑進一般社會，了解較多方面的人生。所以二十年來止發達了一張黃報。但是有鬍子的朋友，却都喜歡看他那料事如神，能鑽在紳士腦子裏形容盡致的筆墨。他同上海中報的冷血，真是一對。可惜陳太嫻，靠了運氣吃安逸飯，沒有林先生天天在奮鬥生存中，却造成了他的勤快。他在十一月二十八的報上開首夾敘夾議，說得像煞有介事，看起來非常拉眼睛。這是他的老本領。內中有一段，他說馮張通信中，有花言巧語，見敵即跑，明指楊鄰葛等，此即預先牽好線索之明證。他又歸咎自己懵然無視，是吾人頭腦之笨。哈哈，吾人頭腦之笨，何消說得呢。但這兩天不笨的也很多，當作閑談天，說到這層的人也不少。別人却沒有采入夾敘夾議的評論中，增加色彩，這畢竟還讓他活潑。別人在笨

字上，又應加個呆字罷。因為他這種不費油鹽醬醋，終能說到饒有趣味，便被執筆帶到的，也不免暗暗吃他苦痛，所以身受的，最好辨正幾句，免得以謬傳偽。他又有一段裏說到西北大老板，如何遣兵調將，有云，但對中山派之帶共產色彩者，如徐季龍易寅邨李石曾吳稚暉等，亦必不肯用。說到了吳稚暉，吳稚暉看見事實太不對，却當不起太史公曰……，便傳為信史。我所要辨的，不是着急在什麼帶共產色彩。我是無政府主義的信徒，瞞不了林先生。因為他令妹也便是無政府主義信徒的一個。看共產黨，止是祖老太爺看灰孫子一般，不屑帶共產色彩是有的，那裏怕人家說他不帶呢。我所奇異的，是馮煥章肯用吳稚暉，與必不肯用吳稚暉的用字。他用我做什麼呢。用我去倒便壺，還是用我去做父親。我不是故意滑稽。我知道林先生的意思，替一班大人物敘在一起，大約說是彷彿像段祺瑞用章士釗一般所謂做「某某的人」。阿呀，先生是竭力抬舉我了，可惜文太不對題了。我惶恐當不起的意思，自然較多。然而憮然不悅，以為太倒楣的感想，老實不客氣，也有幾分。說起

來，未免謙恭太謙恭，肉麻太肉麻，也就不必說了。今要辨正的「乘天下荒荒之際，正我輩投機之時。」這是斷送中華民國的傳統心理。能夠在這種佔便宜的信條上，好像寡婦咬破被單，忍住了做個失敗英雄，變相的自殺，多一個，便減輕些少禍害，在中華民國的生命上延續幾分。所以明知什麼椅子，也挨不到阿拉，就落得說大話，自命不肯搗亂。我的講無政府主義，自然要笑倒世界的無政府主義者的。然而他這頭銜，能保障我不做官。他也落得借我用用。所以林先生呀，在吳稚暉三字上加一個用字，真是你把酸醋當葡萄酒敬客，累你文章的趣味的呀。就是李石曾何嘗不是也取銷了用不用的呢。去年今日，謠傳李石曾將任教育總長。我知道是一種笑話。我寫信在報上問他，他早已一笑置之。我說官是不可做的，國事是不能不過問的。他也所見略同。這近在目前的事實。現在順便再聲明一句大話，到海枯石爛，我們是不屑做那鳥官的。沒有人敢用。順便致意少數急色兒的朋友，你們國事是要努力的呀，官若做不着的時節，休要振苗助長。「船到橋，直嘴嘴。」你們又

不是像我們無政府黨，取締了官的資格，瓜熟蒂落時，才輕描淡寫的上任，是撲鼻香的。勉強了一點，「患得之」時節的辛苦，「患失之」時節的狼狽，真是丟人的呀。

譬如段祺瑞，他是何等謬妄的性格。實在執政不執政，在他也咬了牙齒，不成問題。因為日暮途窮，徇他兒子孫子的意思，延長一天，好多撈幾文。簡直做了一班灰孫子軍閥的低首下心人，從謬妄一跌而為庸妄。倒在失勢的孫中山身上拿架子，臨弔洗脚。又在小學生面前擺威風，朱深之槍，章士釗之筆，日與童子軍殺戰，奏吉兆胡同之凱。揚揚得意，既已庸妄在大處，還要謬妄在小處。是一個煽強人的自重處，掃地以盡。人家對他還生得什麼敬意呢。（就是章行嚴先生的自誤，也同一條件。因你是個學生出身，看不起學生。你的煽強，誰也服不了你，人家原也買你這筆賬的。可惜你對了執政太敬重了。你以為分寸勉強合的。然摸摸良心，你是讀書明理的人。梁啟超既不以為合，章士釗合麼。這也是把煽強人的自重處掃地以盡，還望人家有什麼敬意到他身上去呢。止有拍教育總長馬屁的通信來捧，一方面

把身分出賣，一方面又買進身分，使人又好笑又好氣罷了。）總而言之，統而之，俱是患失的變相。所以官的做不得，丟下來的時節，大哭小喊。門前冷落車馬稀。一不甘心，便屈於一人之下，伸於萬人之上，其實即跌於糞坑深處矣。故若爲做官而做官，登台容易下台難，不可不知也。馬伏波云，「凡人常貧賤也。」我雖非其人，願對灼手可熱的人們，投一帖清涼散。對僚佐無聊的人們，獻一粒定心丸。不然，不必官場，即在黨團，一有患得患失之心，犯了急色病，便擠軋怨望，皇皇若不終日，求生反死，求巧反拙，他以為「正我輩投機之時」，其實永遠造成一個「天下荒荒之際」的局面罷了。這是我寫這一篇東西的中心動機。借着林白水的新聞，學做變相陳冷血的時評（是格言的）罷了。不是我又要借此出風頭。（章行嚴先生我在民國二年，我親見他被孫少侯替袁世凱軟留在錫拉胡同，要他附袁。他裝了大病，設法溜到上海。八月十二（？）早上，在黃克強寓處，議論如何去南京獨立。他在袖子管裏，把一篇討袁文，一拿徑出。頭一個蔡子民接了先看。大家也把

頭湊上去同看。不說他從前同張博泉等在上海捕房裏監禁了，吃二十五粒鹽水蠶豆一天，如何人物。就把他八月十二那般情景，映在我腦裏，我不料他現在會做續刊的甲寅。所以我替他發計文。他的謬誤，我還相信不在他良心上。這在他讀那牢什子的烏柳文，因此我漫罵他國學，動機還不全在保護白話文。我還要写一篇東西，塞孫伏園先生京報副刊週年之責，我再詳細的說罷。我補此一說，因為上文說到，還是譏諷，似乎是打死老虎，我不敢對朋友有此不情。）

現在再附帶幾句笑話，在林先生兩句新聞上，作個結束。林先生的朋友，說到徐季龍易寅村，也加上帶共產色彩。反正國民黨許共產黨降低了資格加入，是宣布過的事實。「純正」國民黨人說「國民黨已給共產黨借屍還魂」，也到處哄傳。徐易二位既是國民黨中堅分子，有人說他帶了共產色彩，誰也相信千真萬確的。然而止有陳獨秀譚平山幾個人，自然他們也不願意說個不字。其餘好像目下如雷貫耳的蔣介石，幾乎人人認他是共產首領。那知他還是佩服曾國藩，處處標明他不是共產

黨。這真是希奇又希奇。必定要到了胡漢民走了，人才懷疑他或者不是。連廖仲愷死了還辨不清。這真不必辨的。其實在事實上，講共產主義的確是有的。例如上舉之陳譚，要行共產政策於中國的，還是一個也沒有。因為連俄羅斯的共產黨，也不會行共產。好在這個官司，現在正有得落花流水。我候到時機，也有小小貢獻，加入討論。現在簡單的說幾句，又淺薄，又掛漏，反恐惹起多方面的懷疑，不必屢說罷。還結束徐易二公，好再說我的笑話。徐季龍雖的確是個左派。然他是耶教徒，先是與共產主義遠了十萬八千里。况他性格最溫和質直。所以左派人也有時看他是右派。右派對他惡感極少。至於易寅村，止是個學者，淵雅極的，爽直極的。性情是左派，却與右派最好。所以左派人也不免看他是右派。右派人也懷疑他是左派。（其實左右派，都是幾個無聊人播弄出來的。所以如徐易一流，止信自己是個國民黨，不會願意分什麼左派右派，並非他們騎牆。）所以我介紹兩位的情狀如此。我不必定要在共產色彩上，替他們分辨帶與不帶了。現在惟共產二字，可以塗污糟急

進黨的面孔。國民黨是個急進黨。把共產黨塗上去，斷無不信。就是國民黨自身，若要穩健到叫一般人心悅誠服，不帶共產色彩，也至少要糟到如政學會等的朋友們一樣，國民黨的精神，也就完了。好一點，恰如執中派之研究系。一不小心，簡直變成官僚派。那種銀樣蠟槍頭的國民黨，豈不也是借屍還魂的一樣東西麼。所以現在烈烈蕩蕩，用青天白日旗，開口閉口守三民五權黨綱的，內面是分了左派右派，局外止認是帶了共產色彩。因此黨外黨內的爽直人，倒也不在乎排除什麼共產不共產。國民黨自己的內容，到底止是國民黨。有些做過共產黨，或準備做共產黨的「也止做中國共產黨」。（這是無政府主義朋友反共產黨張博泉先生說的話。）一同外國人做朋友則可。做外國人的奴才則不可。」（這是非國民黨是國民黨都說過的話。我想，外國人若是真正一個共產黨，也不願叫世界的誰，去故他的奴才。所以這種話，連外國人也當留心的罷。不然，世界革命的願望，便自己毀了。）至於悠悠之口，真可用我聽見的笑話來表明。不是近日國民黨西山會議，是反共產的大表

示麼。豈知最先便惹了同黨的誤會，弄到兩天才弄明白。然而一般社會，何曾明白。我有一個朋友，（不是黨人，）他在鹽務署，親聽見執政府的秘書說，「國民黨近在西山會議了半個月，決議先捉十個頭等官僚，各敲數十萬一個。於是再把北京所有小富翁，各敲若干萬，做實行共產的先聲。」我那朋友，也可以說很相信決沒有這種事的。然而他竟懷疑的問我，有沒有這件事。我說報上的左派右派告白，你難道不看見麼。西山會議，明明所謂右派，如何有此決議。他說，「既如此，他爲什麼要……。」我說，「要什麼，要做國民黨麼。然則我也是共產黨麼，你相信麼。」他說，「相信是不相信。但黨人變化不測，誰還來管你們呢。」妙哉，變化不測。不但你不信，就是吐血來，向林白水梁任公徐志摩張奚若諸位先生們去分別，不過說我現在明白你不是共產黨，你色彩帶不帶，我是不寫保票。所以依我個人愚見，最好共做國民黨應做的事。不必左派的，要人帶了共產色彩，才是真國民黨。右派的，要承認他不帶共產色彩，才是真國民黨。把精力自己消磨。況且目前

的時局，希望開得成一個國民會議，（指全國民，不止是國民黨，）是走上第二步，已莫大慶幸。左派右派，如何唱法，都恐還被人認做高調罷，此路不通罷。



恐不「赤」，染血成之歟？

伏園先生：黃龐紀念，已舉行了四次。忿恨的訴說，悲哀的述說，已費了全國報紙的紙幅不少。一月十七日，真成了一個最悲慘的日子了。自四年前一月十七日，湖南出了一個黃龐的慘事，到第四年前一月十七日，江蘇又出了同樣的慘事。問問同胞，記念黃龐的，也值得再曉得江蘇江陰縣，有一位上海大學的教員周剛直先生，於現在的一月十七日，又在江陰城心市橋頭，三刀割下了他的腦袋，掛在江陰縣的照壁上麼？若是值得曉得，那就又要苦先生的副刊，登載幾句報告與小評。好比近來丁曉先君等，爲劉華先生，要求先生登他們的「人權保障宣言」一樣，想先生必定義形於色的應允的。如是，讓我先來繼續的報告：

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接到柳亞子君於十二月八日發的快信。言，「有上海大學教員江陰周剛直先生，因在鄉間結會，被紳士誣做「赤化」，拘押在江陰縣

內。王知事待他還好。你能向當道說說，放了他出來麼？因爲他已定元旦結婚。」我接了這個信，心想快信過了二十天始來，今天去元旦，止有四天，那裏找得到這麼一個關人，會急電叫江蘇的當道，馬上放他出來做親呢？好在他乃新人物，看做親還算什麼事呢？竟就把這件事關過了。到一月初五六，乃有周先生的本家，來問起這件事。我說，我請于右任先生向陳陶遺說着罷。陳老先生知道我是最靡落的黨人，我去說，或者反使令兄不便。但是那兩天于先生老不開。到十五那天，鈕傷生先生剛在北京。我想，我同鈕先生兩個人，寫封信給陳老先生。口氣是說，「你在前清，也是過來人。天天鬧革命黨，殺人拿人，真就逼成了革命。若現在庸人自擾的，動輒認陷不悅於己的，坐以圖圖吞棗的赤化名詞，算做罪狀，興起大獄，實是不祥得狠。恐怕好肉土，天天咒他生瘡，真會坐起瘡來。不是江蘇那種文弱地方的福氣呀。」鈕先生一笑，簽了一個名。候周先生的本家看了才發。所以到一月十七上午，方才掛號寄去。那知掛號的時候，江陰正

在那裏掛頭了。十九日周先生的本家還來說，現在周先生已移居優待室，想不久可以放罷。孰知二十四那一天，見申報專電。言周直剛被殺，我還不信。明日又見申報無錫新聞內，詳述其事。接連無錫寄來的「錫報」，言之更詳。今據以報告如左：

周侃號剛直，住在江陰常熟無錫三縣交界的顧山鎮，算是江陰人。父周仲甫，本鄉小學教員。家貧，十三歲的周剛直，便習裁衣。因他父親想，比教員容易吃飯。他十五歲時，在族長第二高小教員周景風家做衣服，感觸讀書「可以頭殺」，（是我滑稽代想的，）明天便不做工，讀書去了。景風嘉其志，令附高小讀書。且代担學費。三年畢業，成績極佳。保送於無錫第三師範。發憤勤學，孜孜不倦，試輒第一。畢業後，在宜興周鐵橋高等小學當教員。當了一陣，又赴日本留學。返國後，在徐州甲種師範為主任教員。又到川沙師範當教員。去年于右任招他為上海大學教員。今春忽想「到民間去」。（地方自治者聽之，「到民間

去」，「便是到冥間去」。整理故鄉，好以新思想傳佈鄰里，此其獲禍之原因。在江陰辦有「星光雜誌」，狠攻擊當地省議員紳士。（不得罪於巨室，能讀古書者，占了便宜了。）紳士們恨之刺骨。周先生忽把他做裁縫時的苦處想出來，表同情於一般苦人。那顧山有的苦人，便是佃戶。於是發起了一個佃戶自救會。據周先生的宣言，「要謀農民生活上之保障，教育之普及」。然而紳士們却好題目到了，報復的機會來了。佃戶是農，可以拉到「勞農」，所以說他赤化，是不冤枉罷。佃戶怎麼能自救呢，誣他抗租，那就像兩個男女在街上走，說他們要行淫，理由狼充足的。因為既有淫具，如何不想行淫呢？把抗租的題目說起來，却打了大帥的一記按心拳頭。大帥若不辦抗租，老實做紳就不納錢糧了。所以三縣的紳士，合而密控，說有一百三十幾起之多。那筆墨現成，公民某某一百七十六人叩，公民某某三百四十八人叩，一百三十張呈子，在一張煙榻上，可以辦得好的。於是周先生於十一月十八日，便捉到官裏去。審訊數

次，直認組織佃戶自救會。王知事却曉得，這不過是文字獄。上面又無嚴厲命令。且督省時，而奉陳省長叮囑，對周好生看待，俟其悔悟，然後釋放。所以年底便把他移禁悔過室。惟周父請當地紳董保釋，猶不答應。而常熟江陰兩縣紳士，尤其是某某兩個省議員，却必欲死之。一再向孫傳芳說，若鬧抗租風潮，有關歲收。於是亂世人民，何來「人權保障」。藉口「軍法」，什麼小小腦袋，值幾個小制錢兒呢？（錫報說，「常熟風聲尤大」。蘇州常熟的鄉紳，在前清不完慣錢糧，專靠處治佃戶，賣男鬻女的錢，一個不饒。到了臘月向盡，終是每天血肉橫飛，幾十個肩着木枷，鎖在玄妙觀城隍廟前，以便大老爺能好像林妹妹式的姑娘一般，袖了白銅小手鐲，享他大肉湯纏綿紗俱備的幸福。想來民國時代，抗糧既不能，佃戶又不能像從前處治，正用得着立一個紳士自救團。倒是倒逆施，立起佃戶自救會來，真是什麼該死該死的舉動。有會僕剛做政務廳長，有李通剛做省議員，倘在識者，應早知周先生的頭上，死神一定降臨了。）

於是一月十六日孫大帥的「依照軍法，從嚴梟首示衆」的命令，到了江陰縣署了。

命令是一月十六夜間九時到的。王知事深夜十二時許，即傳通班法警及偵緝隊等整備。十七晨六時許，法警至梅過室提人，周尚在睡夢中。對他說，縣長叫你出去問話。周言爲何如此之早？曰有省委在此，提你到南京去。出至警所門前，周見羣警環立，自知不妙。到縣，王知事升坐公位，命將周如法綁紮，標明斬條，由刑事書記邢錫培宣讀罪狀。（想四年前長沙縣裏對黃龐，有此排場。又想二十年前紹興縣裏對秋瑾，也有此排場。）押赴城心市橋，王知事亦乘轎赴刑場監斬。劊子手黃錦標乘馬前行，警隊荷槍擁周步行在後。到橋下南街，強使跪下。當就刑時，因套頭老虎結脫去，重新再結。周毫無懼色，向左右法警問曰，用何刑，刀殺乎？槍斃乎？警假言用絞。周曰可否槍斃？又大聲謂衆曰，「我非爲個人打算，爲平民打算罷了。我的死，爲平民而死，我有什麼

怕呢？」方說完，黃劊子手的鋼刀已下。第一刀斬在算盤珠上，頭顱落其半。再一刀，頭皮還連着未脫。第三刀，頭方落下。血如潮湧。頸項斷絕時，有血線三條，直標而上。劊子手的臂上，都鮮血淋漓。（赤化了。）於是將赤色的一顆頭，拋入小木籠，挂向縣公署的照壁上。一具無頭的赤色屍首，丟在橋堍上。自早至暮，看着人山人海。晚間還沒有收。說候家屬來。他的兄弟周錫，（他的名字便謹慎小心，想可以一世「白活」了，）方在蘇州工專讀書，要請張桐大律師出庭辯護。及聞劊子手已經赤化的消息，就痛哭至江陰收屍。（想暫時先收半個。）

無錫第三師範同學會，開周剛直被殺，即開會議決辦法三條：（一）將剛直罪狀及辨駁經過，請官廳詳細宣布，以昭衆信，而維公法。（我今將江陰縣宣布的代答曰，「奉浙閩蘇皖贛聯軍總司令孫令開，當此軍事粗定之際，該周剛直一名，竟敢託詞鼓吹，意圖擾亂治安，潛謀不軌，（意圖……潛謀……有十個

字，宣布得比莫須有「詳細」多了罷？）應依照軍法，從嚴處首示衆。（即所謂以昭衆信，）以昭炯戒」。（炯戒就是公法的代名詞。）（二）開會追悼，布剛直詳傳。（三）籌集剛直父母養老金，及乃弟周惕就學費，至本國大學畢業爲度。（也算同學各拿自己小小的產，與周家共一下。）

以上報告畢。應該批評幾句麼？大帥爲財政起見，若縱容抗租，鬧一個抗租，自然關係太大。大帥殺個把人，還值得批評麼？但我想大帥也不一定非要殺人。即關了教員起來，佃戶早已駭昏，何至於有碍收入呢？然而紳士却落得殺雞懼猴，可以一勞永逸。難道大帥鼻一顆人頭，如摘蒼蠅小腦袋一般，不趁便請他頑一下洩洩寡氣麼？所以紳士的心理，也用不着批評。至於人權呀，公法呀，我更不敢說。一說出來，紳士們定要笑之以鼻，舉出幾條反證來，問我，你們的人權何在，公法何在，現在老是這麼一套。五鼠鬧東京，鬧到發昏，都大家諄諄有詞。何必把那種高翰林的教養門話頭，一唱三嘆呢？我要批評的，爲什麼我們江蘇紳士，殺雞都怕看的，

竟也會把一個三十多歲「雪白滾胖」的教書先生，叫他在市街上，頸項裏三條血線標出來，算做好看呢？因為他們是忿極了。一是切身的利害。二是被他罵得太豈有此理。所以我醇良的紳士們，便不恤「惡化」。那末，請你們反過來想。還有人替他開追悼會，就沒有表同情於他的了麼？一是個戶實在比起紳士來，那個該死？二是被你們實在殺得太豈有此理。他罵，你便殺。你殺，他便怎麼樣？紳士不怕「惡化」，個戶倒怕「赤化」麼？這種濫殺人，固然不必直接激起赤化來。然醞釀深了，你們相信現在的世界，還會殺成一個陸水懷，洗心革面，不會染成赤化麼？蘇俄爲什麼如此刻酷？便是俄羅斯革命的時間最長，（亘百年未成），待革命黨最酷，故反動便利害。所以赤化本是三百年以後之事，但血是染得成，也會快呀。紳士是應該Gentle的罷？似乎少狠巴巴爲妙呀。我願以後替黃龍二先生開一月十七日的年會者，添一個周先生在內，叫人看得血痕愈分明點，大家好小心些。

致邵飄萍先生書

飄萍先生：

好久沒有來攪擾先生，現在又有毛細的問題，要想糟塌大報餘

白，因為昨天貴報新聞欄說，教部編輯處「並擬換吳稚暉加入，吳氏尙未十分允可。」此乃通信員誤聽，自從易先生長教之後，我們從未通過信，見過面，並非不入公門，純然尙未有機會，所以「尙未允可」之說，絕對不確的。弟斷非賣弄清高，不肯任事者，但不肯瞎任事。那種烏編輯，我現在做了糊塗王，自己要編輯的還閣下了，那有工夫去瞎過呢。弟亦非不好與官人往來者，因為把我去向官人說話，一定無效，所以知趣不瞎說，親友怨恨我的也很多，然我會替平生師事的少數人，自動的，數年前轉托朋友，丐過王叔魯，丐過張岱山，去年丐過葉玉虎，新近丐過陳瀾生，丐過腿仙洲，去年爲一少年軍人，丐過王儒堂，近來爲一醫生要一行醫文憑，丐過鹿瑞伯，因抱關擊析，傷賢者之飢餓，乃若有應負之責，但大都僅有效，（？）

或置不答，此外一字未入公門，且今日以前，尙未入一字於同黨之公門，然卽此亦可見弟非敢言毫不請托者，故此弟欲請求更正，並非標清，然亦借此出一輪風頭，因有一緣故，弟近來正與孤桐先生，相持老虎問題，乃竟想瓜分其編輯局，豈非使之齒冷。易先生之處置，固廓然大公，貴報載稱易會訪周王皮陳錢劉諸公，諸公皆確爲編輯界慶幸之人，然若齒及於弟，眞所謂以「友誼」及之矣，何以服章先生！

且自貴報徵求縮小中央整理地方之意見以來，弟略聞大論，深爲感動，曾擬有所貢獻，然無暇暢所欲言，故握筆輒止，今可因敵部問題，連帶略論，蓋前向曾有何報，不能記憶，說過當易先生懷疑加入段閣，「余曾慙贊加入」，實有此事，若贊之專爲編輯員地步，亦太可笑，現在可以一說。自從郭松齡先生倒戈以後，我們咸喜又打煞了一隻白額虎，至少北方半壁江山，或有略略整理之機會，然戰局未定，民會未開以前，什麼中央改革，都說不到，應於十一月一號，先把中央行政機關，收管於希望郭軍勝利者之手，段芝泉先生忠于民國，莫妙他暫充光桿執政，

（如章行嚴先生所擬，「自本月十六日起，即不視事，我亦替他擬過，曰「國務員完全負責，庶政議定，呈交本執政令行」似乎高拱吉兆胡同，做他門牌下棋之執政，尤爲安全圓滿，當日癡愚之國民，紛紛什麼制，什麼閣，什麼倒段，什麼不屑出仕段門，竟害煞了我們敬他的郭松齡，並害煞了我們不必要他死的徐樹錚，放出了一隻白額虎，現在又進了山海關，恐怕不要幾天，又輪不到我們說話，溥儀先生又跑進神武門，什麼這樣說法呢？就是所謂中央，所謂關員，真叫做「爲福不足，爲禍有餘。」先說害煞郭松齡與徐樹錚，段先生千不該萬不該，也同無責任的小百姓一樣，把孫馮郭張之爭，看做軍閥相打，誰勝，我就官誰做，恐怕誰勝，我可預先不得罪他，有槍階級爲不健全的輿論所作持，亦不敢直丐段先生幫忙，止有少數報紙，曾詰向執政何以不免張作霖李景林張宗昌之職，亦充耳不聞，然又不自引退，等候徐州下了，來下孫傳芳蘇督之令，候天津下了，來下孫岳直督之令，一若執政便是足球場上之公正人也者，真乃世界之奇觀，（現在許閣許閣，還同樣做法，）

然實際上，看了事後的報紙，外交部交通部都有奸細，做不少工作，外交官不與國軍以便利，於是某國人可以從容布置，先令李景林下一着劫子，使國軍全力對付，不能出山海關一步，於是某國集重兵遼東，樸索迷離，鬪軍中雜了矮子，而郭將軍夫婦殉矣，於是徐專使得意洋洋的跑進來，徐專使又遇仇家矣。向使十二月一號，中央機關早盡數接管於希望郭軍勝利者之手，二號即免奉張魯張之職，下討伐令，逼李景林早露真相，某國不及備，則孫岳早鎮天津，今日朝陽襲錦州之國軍，早與郭軍同入瀋陽矣，彼專使聞中央皆彼不悅之人，亦即安全在長江上下，鼓吹其安福之勝利矣，此所以說十二月一號不即收管中央政權，害煞郭松齡徐樹錚兩位也。迨許閣之議，許本不欲承其乏，我亦說之曰，段執政最忠實與安全，莫如爲光桿執政，你亦不可做總理，你做總理，仍是段先生坐江山。彼大聽之，然民黨不屑過問，以爲又是做官了，段祺瑞執政之下的官不做，而且必要什麼攝閣等之名目，吾黨某公且急電我曰，「殊非賢者處世之道」，我復之曰，事理甚明，譬如警權實爲用

兵時之緊要機關，馮軍已知收管之矣，其餘行政機關，不過次要而已，爲福不足，爲禍有餘，在呼吸勝敗之軍事中，獨不當一併收管乎？何以戰陣在前，而後防乃令坐觀成敗者，彼不欲操縱，乃送之戲弄，由此不知收管者，不過收管而已，豈但行政當縮小而已，直可縮之於無，徐待軍事已過再說，號令不出北京之政府，此後之短時，尙且難言行政，何況當時，難道什麼制，什麼關，大政方針，通電四布，真將開太平之始，彈盛世之冠，請諸公收管機關，就請諸公福國利民，榮宗耀祖乎？收管而已，並不與聯治法統共產，有所衝突，一切打仗已畢，靜待國民議定可也，國民要攝關便攝關，要委員便委員，要聯治便聯治，要法統便法統，要共產便共產，所以時間不好弄錯，弄錯時間反鑄成大錯矣。

要想反連累許老先生，不能不拖拖拽拽，竭力造成現在的空中樓閣，使段先生下棋，還是不安穩，所以閣員仍誤作球場上勝家的朋友觀，請到于易諸先生，他們商量去不去，我說講不到去不去，若不做段祺瑞的官，在朱深警權在握，執政威風

凜凜之際，應該不去，所謂不合作也。現在他亦與公等同一光桿，又何傷乎？此去之說也；現在前敵戰事已闌散，馮煥章且下野，收管那無聊之機關，亦非必要，此不去之說也。然現在所謂段門閹人，皆非能直接行惡者，不過彼等皆小竊扒手出身，有一天，他們便順手牽幾條牛。假如教育部靠了吉兆胡同中，有人落了八千元的公款不夠，還正在那裏派充爛羊頭人物做留學生考試委員長，去看守看守也好，此又贊成易先生等不妨一去之說也。然看而已，爲福不足，爲禍有餘，徐待國民定了政制，再積極辦事，現在且消耗精力，替學校索薪者籌款，閑了無事，能替國語想點法子，那種烏編輯，製造洋八股課本者，直罷之而已，彼周王諸位，亦決不屑在此時幹鳥事也。

故許大總理不聽鄙言，好似出棺材必要計文，做閣員必要方針，畢竟發了一通的四言告示，金勝嘆批三國演義，定要說「醜醜醜」，此時還有什麼中央，概括一句說，便是洋客人在東交民巷，要立個中央名目，在此伺候而已，北京的生殺之權，

操諸何人，操之管海關的洋大人而已，所以收管機關，還祇是怕他「爲禍有餘」，已是滑稽已極，還要不問國民，便立什麼制，什麼關，什麼治，什麼統，爲皇帝，坐北京，真正屁話屁話，上當上當。你要擴大中央行政，固是癡人說夢，便是縮小，「張嘉璈」式的銀行老板奉了洋大人之命，已請你坐上交椅，馬上止好向天津逃走，所以縮小中央整理地方之說，先生真直捷痛快，雖地方能否整頓，要國民自動，我曾吉占曾徵諸先生懷疑，而且曾於民國十二年，對包先生世傑，請告馮檢閱使，我說現在且不要講南北議和不議和，大家且按兵不動者五年，各修內政，第一除土匪，第二增農田，第三治道路，第四保商旅，第五養人材，第六汰弱兵養精兵，等到家給人足，兵精糧富之後，揀一空地，決個你死我活，大家若想到爲什麼而戰，便祇是藉口對方腐敗，現在大家皆已不腐敗，便可一笑而罷曰：「大家不要打了，暗老子與你統一了罷」，這就是變相的整理地方之說也。包先生達到不達到，我不能知，然吳佩孚不肯，馮玉祥僅應之，是實在的，張作霖決不肯聽，馮玉祥郭松齡

又僅應之，也是實在的。到目前，馮玉祥且苦滴滴的出洋，張作霖還是不肯罷手，難道不又是實在的麼？一年以來，察綏不是土匪減少麼？農工商皆有整理麼？道路不是略有興作麼？嗚呼，樹欲靜而風不息，地方欲整頓而鬪哥不許，又將奈何！所以一言以蔽之曰，大家都是軍閥，儘他羊咬煞狗，狗咬煞羊，咬完了，我們方有好日子過，全無黑白之可分，真正滿國的「昏百姓」，（我在民元諡貴國大百姓者，）幸有一線曙光，近來現代評論中有位「文」先生，他說，「國中實力派，如果有心收拾大局，在這時候，便應當糾合全力，掃清關內敵軍，但是號稱比較開明的軍閥，也沒有這樣的決心和努力，他們軍事稍一得手，便急於回轉去爭佔地盤，至於全國戰爭怎樣結束，他們無暇去管他，時局如何解決，他們當然更毫無計劃。」這一段，若誤看了，先生方視軍閥去整頓地方，他偏說回去是爭佔地盤，先生才說是縮小中央，軍閥亦力避干政，他偏說他毫無計劃，不曾對先生罵了一頓。又軍閥方力避擴張勢力，他偏說全國怎樣結束，那末，張作霖會如疾風暴雨，由直而魯而蘇，將解

決全國，何以又大家不以爲然呢？且既說全國矣，又止許他收拾關內敵軍，關外可以置之不問，皆略有說得不大圓滿之處，然文先生竟贊軍閥有「較開明」的，竟委之以「掃清」之任，託之以「結束」之事，授之以「計劃」之權，大爲我輩依賴軍閥或有救國之事，望雄雞之生卵者吐氣，否則有如高一涵先生之說，凡人一拿槍，便非好人，一與拿槍者接近，止是上當做夢，離革命尙遠。我曾想馮玉祥不肯掃清關內，或非好人，然蔣介石他方以自己爲大國民之又大國民者，難道他一執槍，也變成軍閥，不配革命了麼？軍人必不可革命，有軍即閥，革命事業，難道高一涵先生執筆衝鋒，吳稚暉磨墨尾隨，方無堅不摧，十分道地乎？弟屢想同高先生開玩笑，不料文先生早打了高先生的巴掌，大不以爲然，文先生不願自己去掃清，要使馮玉祥去掃清，不願自己去結束，要使馮玉祥去結束，不願自己去計劃，要使馮玉祥去計劃，何以故？便爲他較開明故。較開明的，許他有一線希望，不算依賴，我願萬分之同情於文先生，張作霖反正不日就要進京，我們在「較」字上着想，算有

一線黑白的，我們且褒獎馮玉祥幾句，望他「上城」，並當郭先生夫婦，留日學生，發起一個追悼會，不負他並要掃清關外而一死。

然矮子雜在長人中，已死之郭先生，爲「貴親善者」斷送，未死之「較開明」者，以長人敵矮子，到底有幸否乎？故黑龍吉林之大兵西移，則關內益震，北鄰不服，我們大多數却又助「長髯公」誥責「紅人兒」，實際不曾幫矮子說話，既如文先生之意，止須掃清關中，而關外本爲棄地，亦何妨讓矮子與紅洋鬼子，釀個國際戰爭出來白相相，於是洋鬼子打洋鬼子，矮子打矮子我們全盤計劃的算起來，亦何妨借我國土地，供彼等相打，因爲如此苟安童叟的昏百姓，止有他的昏瞶心理，世界大戰爭，要在中國地面上行之，終免不了。英吉利可以拋霸權，大日本可以改共和，終要在中國地面上，有了世界大戰以後，才一定出現，你們不是常說羅素幫了中國一句都好的麼，（我們若幫一句外蒙古，便是賣國賊，）英吉利有羅素，大日本也有羅素，我不相東西洋的洋鬼子，現在這都像字林西報順天時報裏頭的人物，通通一

樣，帝國主義，正在本國，還鞏固到歐戰以前一樣麼？他們要在我們國土上來大戰爭，我歡迎之至。我們願做爛菜葉，死在地上，滑到他們的石碑樓，否則被他暗中簸弄，永無革命成功之日，亦永無國政整理之日，零碎死，不是也死麼？所以弟輩是國民黨黨員，便不該再在北京來苟且的講什麼制什麼閣什麼統。我們已有政府，我們早有政制。除了中山先生式的國民大會，不能移動我們現行的政制。我們希望他由南邊移到北邊來，人家說廣東現在洋鬼子的氣勢很大，然鮑羅可曾挾了我們的財權，使我們不得過年，那裏比北京的洋鬼子氣勢更大，安格聯肯指點我們打敗陳炯明麼？止聽洋矮幫張作霖打熬我們的較開明者而已。我們本來也不願意望任何軍閥開明，又不願與任何洋鬼子做朋友，但是軍閥可以借那較開明的來試試，洋鬼子雖已盤据了我們的海關郵政學堂執政府，甚而至滿州東三省。確是都不好，但益多不癢，廣東政府也弄個把試試，現在廣東快活過年，暫比北京好，止好看最後再說。我所以忽然論及此，因為新近黃昌毅先生來京，我問他廣東何時北伐，他說

現在不北伐，他們要把地方整頓好了再說，那他們雖通電還用洋鬼子，他們正在那裏整頓地方，與先生之旨合，故向先生們非黨員，也報一個喜信，又想到了北京，中央雖縮小到無可縮，還是莫名一錢。王小二不得過年，東邊的洋鬼子替我們放虎內奔，西邊的洋鬼子，叫我們兩手空空，真正要命喲，真正要命呀，還要編什麼烏書呢！並告易先生，你們內閣，若沒有同張作霖溝通，不應該對岸觀火，還作球場上的公正人呀，許總理他也是國民黨——右派罷了——難道張作霖進了新華門，肯饒他麼？

弟吳敬恆頓首。一月，二二日。

所謂赤化問題

飄萍先生：我又要來煩擾您，雖然是一個小小問題，但能夠致意時人一下，不至於「逼上梁山」，真鬧出無邊無沿的大破裂，先生也必定願意捐些報角出來，采登幾行的，那就是時髦人鬧的「赤化」問題，赤化就所謂共產，這實在是三百年以後的事，猶之乎還有比他再進步的，叫做無政府。他更是三千年以後的事，雖現在無政府主義家共產主義家，確是有的，既講了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人家稱他爲無政府黨共產黨，原無不可，爲什麼三百年與三千年的事，現在就要講起主義來呢？那麼可以很簡單回復的，三百年後與共產，斷無二百九十九年絕不提，到了三百年的元旦，共產會一跳便出的，因此三千年後的無政府，也不是二千九百九十九年內一字不提，也在三千年的元旦一跳而出的，所以說到共產黨，自從馬克思出世，世上原有這個東西，近來又增多了一點，也是實在的，但是共產政策，却連俄國是共產

黨的大本營，也不曾預備施行的，因此若是空談主義的理論，在較自由的國家，若英若法，共產黨都是自由在街上跑，法國並且在國會裏有共產黨少數議席，這是當在我們報紙上載到的，然而把共產黨名目禁止的，如在美國，日本也是確的。我們既與蘇俄訂約，不准傳布共產，乃不喜歡共產黨，也應該的了，因此中山先生力勸中國共產黨，不要做共產工作，拿他們的心思才力，來做國民黨工作，省得好像列甫初意本要行似共產非共產的政策，後來因「此路不通」，縮到新經濟政策，不如自始就先行一種切合國情的政策，叫做三民五權，就無欲前再退之弊，共產黨覺悟，故皆投入國民黨，是中山先生雖亦贊成三百年後的共產，却阻止目前的共產，把國民黨來消失共產黨的，那裏有共產黨改爲國民黨的道理呢，所以國民黨有少數分子，聽悠悠之口，生無謂的恐慌，要逐出共產黨，以便買頑固黨的好感，其實乃與國家大不利，彼中間分子，又惡新黨逐新黨，故許共產黨爲友，請他明白仍做共產工作，這不是國民革命之外，又鬧一個共產革命，這將成什麼景象，這斷斷

不是中山先生苦心要阻止共產工作之本意，不嫌得罪共產黨，設個明白的比例，譬如中山先生是天主堂的童貞姑娘，開一個濟良所，叫妓女來入所，那是化妓呢，還是妓化呢？若恐怕別人造謠妓化，必定要趕出妓女，讓他們去接客，那是什麼理呢，雖妓女在濟良所裏，偶有點妓形妓狀，不如童貞姑娘那樣自然，那也一時免不了小麻煩，那就要你童貞女自命講道何用呢，童貞女却先恐怖妓化，圖謀傾覆天堂，再進一步，亂措妓化，傾陷一切良家婦女，現在赤化的口號，已做成了栽賊誣良之口號，凡不悅於己者，腐敗反的對開明的，便用赤化武器，做謀賊害命的武器，新近蒙貴報采登的江陰梟示周剛直，便是一件極可駭人的冤獄，諸如此類的奇離，若一天多一天，便要逼上梁山了，不但很可笑的張作霖與李景林，無所洩忿於馮玉祥，也用赤化中傷，他爲的是馮煥章也許用了個俄國顧問，但馮煥章連日本人也接交，那又是帝化了，况且張作霖除偷用日本軍隊，別一問題外，他不是官冕堂皇實用日本顧問不少，馮煥章若還個禮，說他是帝化，張作霖不但做遼東王，簡直

要想做中國天皇，張作霖不是也要笑倒了嗎？用個外國顧問，便要塗說到化了那一國，這真「七嘴八搭」，所以不但馮煥章之爲馮煥章，去赤化萬里，（凡是新人物，却又另一觀察，不是最近現代評論高一涵先生答我，他說軍閥靠不住，恐怕到頭還是軍閥。隱約即注射馮先生。那末新的人疑心他到頭還是軍閥，舊東西倒恭維他赤化，這不是相差太遠嗎？據我的觀察，恭維馮先生赤化，自然太高，若說他畢竟是個軍閥，我不相信，所以還要對現代評論討論討論，今不厭說，）即現在的廣東政府，也絕對不會赤化，所以連一個宗教信徒，質直易良的徐季龍，他始終是一個國民黨員，因爲開了幾次熱烈的會，也就說他是赤化，不惟大同晚報中美晚報，似乎都是有所爲而爲的，忽然把赤化對徐季龍大放攻訐，就是一般頑固黨，也鬧個不休，昨日我在一個喜事人家，遇見農商部的秦瑞珩先生，他便說徐先生赤化，我說那裏有這件事呢？他說徐季龍還不赤化，更誰赤化呢？我也止可一笑而罷，現在要說大同晚報，何以攻訐徐季龍，他口裏不是說一向同徐先生相熟，他心

中難道不知道，但爲着外交部，要替外交部代俄專洩忿，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並且他平日却是反對赤化，但我願意勸他注意，他助日反俄出兵。這理由很大，就是我没有他們那種簡單，也止能說日俄儘可以到中國地面上來比武，不能那一國利用，乃大同晚報竟登一個突兀的新聞，幸虧大家不會注意，不然，未免過了說話的界，道德上，法律上都有些責任吧！他說，「俄白黨相機助中國」，中有云，「遇必要時，在山東之白黨五千五百人，亦可撥往滿州」，下接云，「蘇俄既能利用我國流氓爲其走狗，在國內擾亂，則我國雇用白黨，防其侵略，亦公理上所當然也」。觀此按語，足見山東調白俄，是大同晚報的主張，山東白俄，却正是助攻國民軍的敵人，何以大同晚報在國民軍方面的報紙，能主張調送滿州，這不是法律上生了問題嗎？人家用幾個外國顧問，尙大造謠言，張宗昌張作霖竟用外國軍隊，大同晚報乃贊成之，這不是道德上生了問題嗎？

打赤俄，堂堂中國，要打時，難道便無軍隊，反引出白俄去助打，預備敗嗎？

赤俄之責言將愈高，預備勝嗎？白俄復了帝國，於中俄外交又如何，若說帝國主義者究勝於蘇俄，這難道大同晚報之真意已露，該被新人物罵爲「帝國主義的走狗」嗎？不是道德上又生了問題嗎？所以不煩着爲幫助幾個外交部員的子弟，要小題大作倒如此，至於中美晚報，不是一向知道外交部裏奸細很多，他們造的謠言，什麼赤化呀，敢死隊呀，一切空中樓閣，如何中美晚報會相信呢，徐季龍的做俄專校長，再三而後可，就是我亦受過俄專學生之託，叫我助請的。就是撥交教育部，徐先生還說是王正廷推死人過界，一饒莫名，教育部如何承受呢？幸虧徐先生是俄國賠款委員，或者可希望有些設法，中美晚報的記者，應當想徐謙若是已然赤化，則何不早在賠款內，請撥大宗款項，立大規模的中俄大學，做大規模赤化，何以謀一經費無着，校址無着的俄專，還自己做了賠款委員，止能小有希望，就可見俄人立赤化學校之與會，既已不高，徐先生赤化程度，亦未免太淺，說穿以後，真可謂噴飯之笑話也。中美晚報如此高明，何以會登自己反對者所造之笑話呢？有人說他或

者別有用意，中美晚報助國民軍反對張吳，實是可感。他聞乎反對赤化，亦合情理，乃於反對徐季龍赤化之新聞中，夾着幾句話，「徐爲人極陰險，時有損害國民軍名譽之事，日前已開一會議，決定一應付之法，不久即可實行，」這未免近乎挑撥，所以中美晚報當初反對赤化，卽有疑心美國帝國主義家，用苦肉計來搗甲排乙，我說這未免神經過敏，美國人反對赤化，乃是他的本色，赤化又不干我們事，乃知他們正與張作霖李景林一般見解，把赤化同國民軍用八股家做搭題方法，拉在一起，他不過高明一點，知道國民軍是不赤化了，他畢竟把赤化和國民黨拉在一起，圖窮匕首見，似乎要借赤化來中傷國民軍，以便挑撥，國民黨反正百孔千瘡，愛拉扯便拉扯罷，可惜他中傷國民黨先把徐季龍給開刀，便叫有識者大不信，又說他極陰險，徐先生毛病，止是太坦直，誰也知道，不是馮煥章爲了委員制，表示過，說他與徐先生乃道義之交，可是政見時有不同，因徐先生太坦直，不理會時勢，太坦直與極陰險，豈非剛剛一個反對嗎？批評批到反面去了，豈不令人

好笑！徐先生行動如赤子，對國家有赤心，這種中國式的赤化，我們代他承認的，至於時髦的外國式的赤化，剛剛徐先生是教士，是國民黨準右派，定說不上，猶之乎國民軍裏，天天還在那裏祈禱，唱讚美歌，張李倒說他赤化，只是引人鼻笑罷了。若說徐先生時常出入於俄款委員會，便是赤化證據，那末王正廷，劉之龍，孔容之諸位先生，出入於中俄會議處，也赤化了。連曹錕同加拉罕訂約，曹錕也赤化了，若說損壞國民軍名譽，這正所謂「子實秦人」，你看了銀面，只知是銀，豈知正有立你對方者，只知是金，正在那裏說美國人捧國民軍，國民軍與帝國主義又接妥了，也作同樣論調，說徐季龍極陰險，時有損害國民軍名譽之事，豈知國民軍仍是國民軍，都付諸一笑罷了，馮煥章別無長處，就是他有他自己，你毀他，他不怕，你捧他，他不喜；他常唱上海新舞台的戲，叫做「看不出」，所以在中美晚報的意思，以爲我描寫了他陰險，國民軍就要開會議對付了，這正同大晚報在又一方面作理論，說國民軍派大刀隊保護徐謙，一樣好笑。不是五六年前，馮

煥章方在河南時，全國的人，因為他有教會關係說他是美化嗎？後來因為他得罪了英美所捧的吳佩孚，英美教士大半譏罵他，才曉得他的美化，全不是那回事，那末你想赤化他。又想美化他，止沒有認清馮煥章，至於徐謙，自然清清楚楚，簡簡單單的一個國民黨，然而外面不知道他的人，也因了教士的緣故，會有同樣稱他美化之一時，現在又因了國民黨用了鮑羅庭加倫，徐是國民黨，又說他赤化了，豈知國民黨用鮑加，與現在執政府外交部及某署某校，用洋顧問洋教員一樣，並不會與張作霖張宗昌徑用白俄軍隊一樣，況且在國民黨的歷史，用過日本宮崎行藏等，用過你們美國人呼謨特等，何以並不會日化美化，若說俄國人特別不同，或鮑加自身或有共產黨，那末，我要請教，你是美國人，難道古德諾是保皇黨，他不是儼然共和國的共和黨嗎？他為什麼能夠幫了袁世凱，來做帝制的工作呢，可見你們洋先生，也活動的利害的，「匠作主人磨」，又是洋先生權利義務，分得極清的好處，所以現在鮑羅廷加倫，止幫廣東政府做中山先生的工作，無絲毫共產意味，這

是有事實證明的，若說鮑羅庭家倫，他久後終要拿出共產的本像來，那末照這主觀的預言，我說中美晚報現在爲什麼竭力幫忙國民軍，定是假的，久後必要拿出古德諾的脾氣來，對馮煥章勸進，這種酒後預言，中美晚報心服嗎？馮煥章一回兒作烈寧，一回兒又做袁世凱了，真是孫悟空了，用久後作莫須有的論調，中美晚報才無心的損害人家名譽呢，然而放心，他們定不來開會對付的，現在你幫我們反對張吳的公道，不但國民軍相當嘉許你，便是我們國民黨也誠心的贊揚你，美國與中國，若是我們都有覺悟，應該十分親善，因爲我們是東方兩大共和國，所以第一勸你們不要排斥我們人民入境，第二不要助帝國主義，來破壞我們共和，常用中美晚報反對張吳的態度，美國真不愧共和先進了，現在卑鄙的國人虛構赤化，要掀我們的大慘劇來，正在進行，明達的洋先生，切勿來火上澆油，我們並沒有赤化，赤化是三百年以後的事，飄洋先生呀，慫自然點頭稱是，那末求你再藉報幅一下，功德無量。

弟吳敬恆頓首

十五，二，四。

軍閥問題答一涵先生(上)

我在京報上致仰佩萍先生書，因軍閥問題，給高一涵先生開了一個頑笑，實在大不敬得狠。蒙高先生素見愛，又鄧重指導。他說我「主張之爭，一定不會讓人」，這那裏敢一味頑強呢？況且我得了高先生此番的詳教，我們倆的主張，並無不合。不過各人所含的曲折甚多，說得愈詳細，能夠愈相諒。我甚願再把曲折來嘗試的一說，或者能顯出我的無所爭，高先生亦相對首肯也。

「尚德不尚力」，雖八股家陳言，而亦實有至理，幾乎無可反對。惟尚力，則斷斷不可，而去力，似世界人類尚未達此時期。「窮兵黷武」，又八股家反對野心家之惡謔，當然一致排斥，惟窮且黷，其不合自不待言。若兵與武，因懲於窮黷，謂應連帶議廢，似又未免簡單。數年以來，一般輿論反對武力統一，一若力主「非攻弭兵」之說，即可奪武力統一家之魄，而立戢其野心。其實所得之效果，似乎相反。

(一) 徒喪平民捍衛國家，堅強革命之勇氣。舊則夢想敦詩說禮，新則盡命修詞談玄，皆墮落之反響。

(二) 武人之品格驟卑，其進身也，無非選自乞丐，乞丐得暴力，遂轉變為強盜；強盜擁富厚，又轉變為閥閱。安得不師師相勸，軍閥愈厲愈多？

(三) 凡動干戈，無論其為革命，為軍閥，一例不利於衆口。其儒者因取憎而氣落，其賤者因蒙詬而酸化，遂形成并無革命黨，惟有軍閥。

現在經高先生說明，以為蔣介石可以算「軍而非閥」，於是復讀現代評論第五十三期之大作，也覺得原無「有軍即閥」之意。惟求高先生原諒，大作雖無「有軍即閥」之意，却亦并無「軍可非閥」之詞。加以現代評論之空氣，在我感覺，終是「非攻弭兵」之論調較多。以為高先生不在例外，故疑高先生所指平民革命，即是「高一涵先生執筆衝鋒，吳稚暉磨墨尾隨。」此由於我之胸中，早有成見，逆臆高先生是「有軍即閥」，故遂未求其言外尚有「非閥之軍」，可供平民革命之用也。那就實在抱

款極了。今由高先生明白置答：一則曰，「革命要依靠武力，這句話誰不能否認。」再則曰，「您以為蔣介石是成了軍閥後，纔被民黨同化過來的呢？還是他先有了革命思想，然後再去訓練軍隊，以求達到革命目的呢？我們想依賴的那一位，他的思想學問人格，能同蔣介石比嗎？」三則曰，「現在中國的軍閥，有幾個可以依賴的，我想吳先生的數法，必定是：第一蔣介石，第二蔣介石，第三仍是蔣介石。」說到切實透澈如此，我們是絕對同意。所以上面說我們偏的主張，並無不合。

既並無不合，宜乎我可無言。此豈尚有所謂「不讓」者在耶，非也。乘便亦將我之曲折，略加分析，使高先生有時再下教，可以愈知其癥結之所在耳。我之依賴高先生所指之「第一蔣介石，第二蔣介石，第三仍是蔣介石。」自然多於「我們相依賴的那一位」。猶之昔日，依賴中山先生，自然多於吳佩孚。然何以「當蔡子民先生們打電報，叫孫中山先生退位，好讓吳佩孚出來試試的時候，」我與高先生皆「贊成這個主張」？我個人有兩義：

(一)中山先生當時沒法一試。雖有位，等於無位。故暫且退了，讓給具有可試的力量，所謂吳佩孚者試去。倘試得好，為國家起見，儘可勸中山先生預奪段執政之頭頭曰，「成不必我。」

(二)心中却甚疑吳佩孚未必試不好之時，中山先生復起而試之，似乎輿論倒將加起好感。

原也不會挾了一個「非袁莫屬」之意態，全信任吳佩孚為必定成功。高先生至今尚曰「試試」，可見高先生當時對吳之態度，亦與兄弟大同小異，現在儘可不必十分懊悔。並且再進一層着想：以當時情勢而論，一則我們不捧他，未必即能反對他，二則他的成閥，於我們的捧不捧，似無多大關係。三則我們也未必能馬上轉助中山先生，積極抵制。那末，我們有什麼得失，值得懊悔呢？

現在「蔣介石」，却情勢大異於當日之中山先生。故兄弟近來，既並不願勸其「退位」，而且心中完全的依賴他去試試。但於先生所謂「我們想依賴的那一位」，也

讓他在我們蔣介石力不及的地方，姑且試試者：一，還是有倘試得好，「成不必我」之見。二，你不放他試，他亦要試。惟多了我們的「想依賴」三字，甚覺我們的蛇足耳。

然至此，突然又將向高先生開頑笑，似乎到底不讓，其實仍不過借以顯其曲折，並非真開頑笑。所謂借以顯其曲折者，何謂也；則高先生於第五十三期之大作中，實有「有軍即閥」之意。雖高先生隱微之地，確有「非閥之軍」；乃懸於理想中，非今日以前，已實有其人。所謂「蔣介石」者，不過「彼善於此」之軍閥。今日以前，實是「有軍即閥」。則高先生於無心流露中，已明言之矣。曰：「請吳先生數現在的軍閥，——現在中國的軍閥，有幾個可以依賴的？我想吳先生的數法，必定是：第一蔣介石，第二……」。那末，高先生雖欲為心所較愛重者諱，而亦無可諱。蔣介石「第一第二第三」，止是軍閥而已矣。雖蔣介石而不敢贊同其試試，無論依賴過軍閥而有悔心之人，與自始即不願依賴軍閥之人，似乎所在皆是。此或者「被白狗咬到

了，見白羊都怕，乃人之情。然時人此種精神，無異暗示人以喪氣。——因「有軍即閱」，「思想學問人格」，較高亦無所用。——又暗示人以比較，因等是軍閱，「思想學問人格」，能儼然許人以不能「同比」，則將想張作霖之思想學問人格，能同「我們想依賴的那一位」的比嗎？而且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就是吳佩孚的思想學問人格，「早晚市價不同」，也一定能同那一位的比嗎？——於是分了三階級：其上者，另有理想中指不可之人物，連蔣介石雖有怨詞，仍是不敢一試。其次者，還是有奶就是娘，「無牛尋黃狗」得蔣介石而不但使之試，而且爲之吹。其尤其次者，娘所不能招呼之處，見洋鐵罐疑是鷹牌牛奶，也聊揀「一位」試試，此三者，雖有程度之差，原無根本之別。不過五十步之於百步。其上者，不敢再試，「想」待一不知誰何者，而後商量「依賴」。其次與尤次者，不過還是急於要試，故降格又降格的瞎試。如是而已。蓋因「非攻弭兵」，乃是小民呼籲之狀態，並無平民強制之精神。所謂平民，合而崇拜之，似乎風雲雷雨，都可由他出賣；若折而觀之，又要破

空開頑笑，章行嚴先生即能代表其新同志，發仰天之大笑。籠籠總總，包括括，止有四種：一「執筆」者，二「磨墨」者，三執筆人目中之「不讀書」者，四磨墨人目中之「能開會」者此外即一無所有。（有則多至三百九十兆。他止要吃飯睡覺。他可憐被搶被拉，而且被殺。他的「有奶就是娘」，更甚於我。譽之可稱曰良民，藐之可稱曰良民，藐之可稱曰小民，無罪而嚴判之，可稱曰「昏百姓」。）於是乎高一涵先生不忍糟蹋平民革命之好聽名詞，勿任輕薄，亦止好保留。吳稚暉急躁，還想「鑿孔栽鬍子」，遂多了「想依賴」三字之蛇足。終之「無民不平」，「有軍即閱」，大有商榷之餘地。高先生警告出身平民，與出身軍閥，應當嚴別，我俱能一齊領略。止於緩商，並無不讓。因話頭太多，再在下一期下篇貢獻。

軍閥問題答一涵先生(下)

這個問題上篇完結了，本想把下篇一起寫下。因為要領小學生往溫泉一帶去旅行，不能不暫開。中間已有了一涵先生自己的「吳鴻的勝負」時評，登在現代評論六十二期；又有王吉占先生的「軍閥是個什麼東西」，登二月二十日京報。若把最近高王兩先生的意思融合起來，我的下篇，本可以不寫。因為上篇的意思，要商量是否「有軍即閥」，或者有否「非閥之軍」。下篇即欲貢獻能否「化閥爲軍」。然這三個問題，兩先生差不多已經說得十分明白。尤其是王先生把軍閥看做一個制度，或者一個準制度，真是一篇有數的吉祥大文章。從此軍閥有了一個明確的定義，或者尋得出實現民治的中華民國的一條路。較之完全詛咒，及完全依賴，沒有頭路可尋，心中愉快得多了。否則一言軍閥，僅把日本的薩摩長門，做個意影，望他開明一點，固是驢頭不對馬嘴；或又以爲完全可恃空洞的民意去滅絕他，亦是畫餅充飢。

不免有些太理想。軍閥是我們歷史上每換朝代，無不發生的故物。王先生所謂「軍閥的發生，或者因為是前一代的秩序維持力，已經崩解；而未來的秩序，尚未成立，中間應該有此一段過渡的政相。如周末的戰國，漢末的三國，晉末的南北朝，唐末的五代十國，宋末的南宋遼金元……」這本人人意中所有。但身當其間的人，不願意親見這麼一回事。所以好像章行嚴先生等太重了隨俗思想，把十四年的我象，看得疾首蹙額，不在前途的根本救濟，却想消極的倒退了轆回起來；所以亂亦曾貢獻以歷史上改革時候的紛亂年期，十四年算不了什麼。但把天演學理的「複演」揣測起來，終是前長後短，或者繼續的紛亂，不見得再要十四年。這就看在亂象中的人物，救濟的得法不得法，為時間的長短罷了。王先生目光如炬，他告訴我們最緊要的數語，決不可滑過。他指示今日的軍閥，與戰國等不同之點：以為「就是今日以前的過渡政相，是一姓一家的嬗變中間的產物。今日的過渡政相，是君主民主的嬗變中間的產物。因為有這一個特別的異點，才發生軍閥人格上的物

思想問題。並且這個問題，是我們討論軍閥的人，唯一應當注意，而絕對不可忽略的。王先生所謂「二姓一家的嬗變，君主民主的嬗變」，我們最要記得十分清楚。這就是中華民國到底能否實現的問題。所以討論軍閥人格上的道德問題，固屬必要的條件；而思想問題，猶為特要的命脈。

我胡亂的先來同王先生補充一個先例：例如從前雖則都是一姓一家的嬗變，然周末的戰國，又有一個封建郡縣的嬗變。故思想的緊要，可以得個前例。每一制度的崩壞，大都由於「軍閥」的自為政。封建制度的崩壞，不始於戰國，而始於春秋。幸虧孔二先生等獎勵齊桓晉文的尊周室，乃勉強維持。到了戰國，就一壞而不可收拾。所以子與氏老實不客氣，竟想「化閥為軍」，把保民而王的野心，至齊至梁，不擇人而貢獻。孟先生心中，自然更無一周室。但他的所遇非其人，雖亦當時一邱之貉，無可如何之事。而他的思想，今日事後追求，却亦未免有點時代錯誤。因為他的胸中，橫亘了一個封建井田制度，所心摹力追的，便是湯武的革命。

齊宣王梁惠王能否做得成湯武，固是一個問題；而當時的時世，果否再能用大軍閥，分配了小軍閥，可以相安無事，乃最是一個大問題。所以終戰國之世，止有勸軍閥行仁義的書生，在道德上補苴補苴。最多是政客策士，縱橫離合，在勢力上簸弄簸弄。略有說到新制度的。止有商鞅毅然改阡陌。荀子主張法後王，他的學生李斯便做了改變郡縣的中心人物。或者秦始皇遠仗這一點新思想，適應乎時世，竟撲滅了衆軍閥，開起二千年皇帝的局面。就這個前例看起來，就要問皇帝制度，在現在是否已經崩壞了，應當過去麼？還是以後的天下，可以共和其面目，皇帝其實在，能把這種軍閥來統一中國的呢？那就王先生所謂「今日的過渡政相，是君主民主的嬗變中間的產物」，大家決不可不十分注意的了。

我來向高先生討論我的小問題，字眼上應當先有個明白的說明。我所謂「閥」，便是王先生說的：「（一）據有一定的防地。（二）自由練兵斂財，及處分一切民政。（三）個人地位，均以實力為保證，……卽是一個小侯國」。我所謂「軍」，卽

是王先生所謂新黨軍閥之「軍」，能打倒舊黨軍閥之軍，又是變了民治制度時之「國軍」。（我是深信無政府主義者，然若說三千年內可以廢軍，我不敢請教這種玄想。）如此，現在有軍的，皆可為閥，我在王先生的條件上，可以承認。乃就是高先生隨便說蔣介石是軍閥之一，也算不錯。至於在期望上，權認蔣軍為「非閥之軍」，並及「那一位」，亦望他化閥為軍，我同高先生鬧的，似乎亦可成立。至於凡有軍閥，絕對不能依賴，乃還是「被白狗咬了，見白羊也怕」的過舉。

現在且說到答復的正文，就是對於那一位，如何可於不同於昔年之吳佩孚。且分兩端：一是政治行為上的道德，王先生放在第二位的，一是有無民治思想，王先生要第一先決的。第一先決的，固最是重大。但僅僅放在第二位的，也未可絕不理會。先講故那一位的政治行為上的道德。又分為一屬於自身的，一屬於對民的。

那一位屬於自身的道德：其飲食起居的小節，其取與然諾的細行，比之於吳佩孚，當然加謹，這是大家承認的。然這是在政治道德上不大足重。進而論其心術。

與佩孚是疏而傲，那一位是密而狠。其不利於衆口，卽在於屢次有人入其彀中。然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狠與不狠，不可但執其原因，亦當問其結果。若問結果，未來的不能料，至於已往的，似乎他的每一反動，無不向明。彼若以爲彼作可憐之態時，聊學周公的恐懼居東，及一旦得隙，毅然而誅管蔡，我們亦不能十分否認他。因爲若是郭松齡反了張作霖，林白水以爲「人紀絕矣」，此種道德，似乎只好在張丹斧的品報上，徐佛蘇的黃報上講；到了中華民國，似乎講不通罷。至於狠與不狠，於個人的來歷，亦不可不研究。往往孤臣孽子的困心橫慮，便足養成其憤密而悍狠。那一位的出身，純粹是一個兵丁。有位姓王的，告訴鈕惕生先生，他說，「他當兵丁時，一天升了正目，該管的十個兵，不願隸屬於他；他再三磋磨，才許一試。他就同十個兵同起甘苦來；人家有病，看護他；有急，濟助他。等到升排長時，調到他處，那十個兵，弄到要跟他走。他與陸某的關係，是當他的營長，並無甥舅瓜葛。惟陸曾介紹其子的內姨，做他的前妻。他始而不肯娶，強而後

可，又不卽同宿。陸勸之，彼使人持布疋與羊裘，謂新婦曰，能代吾父製皮袍者，真乃吾家婦。其妻竟於三日內成之，乃同居。彼爲營長時，部下四連長倒有三個不規則。其一卽彼之內兄，彼禁食鴉片，其內兄偏要當面吸食。餘則今日之某某兩督辦者，亦不免細行不謹。彼皆用水磨工夫，轉變至今日，皆手不釋卷。彼進耶教，乃於灤州響應革命失敗後，亡命保定，乃自以爲革新。那一位的起原如此，乃是小本經營出來的。不是智計並用，如何能夠變虎變，自致於有爲之地呢？所以他的狠，乃是個人的地位不同。狠的結果，有無墮落，方成一問題。卽使我們相信了他，果然我們自己腐敗，將來被他狠到了自己身上來，這亦但怪我們自己，不能怪他。惟他若狠來狠去，連中華民國也上了他的當，那就他狠過了頭，西洋景從此戳穿了。我們現在沒有捉着他墮落的歷史。終不能逆臆他斷定他狠得太過。若相當的狠，難道沒有人作爲一種成事者有本領的表顯麼？若吳佩孚那種嚇四川小軍閥互鬥，派「老洋人」去擾亂贛粵，亦就是人家崇拜他的條件。這種勾當，那一位却又不

大做。所以那一位屬於自身的道德，最受人嫌疑的，說穿了，也並不輸於吳佩孚。我們似乎凡可恕吳佩孚者，未嘗不能恕他。

再講他一位屬於對民的道德：乃就把高先生「吳馮的勝負」時評內說的，不可不比較一下了。高先生說，「把他們所佔據的地方，先行整理起來，做一番建設的真工夫，然後再說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那纔可以將就將就。不然，好像前幾年的吳佩孚，天天高談統一，却天天讓土匪在他的軍營附近橫行，一概不管；這樣的統一，要他何用呢？閻錫山建設的怎樣，我們且不必批評，但是他總還有一點小建設。廣東政府建設的怎樣，我們也犯不着指摘，但是他總還有一點小建設。」看高先生這一段恕詞，除了廣東政府小的建設，似乎現在止屬於制度的，這關涉思想的大問題，留到後面再說。至於閻錫山的小建設，即這段所謂行政道德上之對民的。講起對民來，我也不菲薄閻錫山。然相信更比閻錫山進一步的。便是這一位。那一位雖沒有在制度弄玄虛，標榜什麼省憲之類，或者亦是時間尙來不及。至

於他的能勤民，絕土匪，整理地方，孜孜不倦，我許他將是民國以來第一人。我私人的重視他：一條是勤民，是他已能的。一條是開發大工業，是我希望他的。（這條別於京報副刊答張申甫先生。）吳佩孚雖未嘗無勤民之心，然他的虛矯，尚阻了他，未有實證。這高先生也早早的短他了。

現在說到王先生最先決的問題：便是中華民國應行的民治制度。蔣介石已是被王先生許可的了。吳佩孚已被王先生否認的了。到底那一位如何呢？我止好先設一反證；我說，民治制度，不必理想的，就是恰好的，大家相信吳佩孚能行麼？乃當然不能呀。大家相信張作霖能行麼？那當然不能呀。倘問趙恆惕能行麼，便需有條件的斷他不能了，於是問到那一位，亦一定不得直下斷語，須附以條件才可。若必附以條件。始可斷其不能，便自然有商量餘地了。我姑且不爲先吹，說他如何現在他的軍中遍傳三民主義，如何他口裏常說民意政治，我覺趙恆惕已是一塊漆板，把他的似是而非的民治制度。已經漆成。措拭不得。那一位尚是一塊石盤，還可拭了

他的，寫上希望的。然我們的依賴，也並不完全依賴他，可以不必再三研究。我且把王先生的最緊要一段說話，作為普遍的警告。亦就連蔣介石同那一位，同告在內。王先生曰，「至於評評今日的軍閥，斷定他前途的成功失敗，我的方法，是將普通政治行為上的道德，放在第二位。第一個先決問題，就要問此軍閥代表人，有無民治思想？若是一個軍閥，完全不能了解現代民治思想為何物，就令在今軍閥制度之下具體的政治設施，較為優秀，總只算對現代思想開倒車，早晚必退回失敗的結穴點。大家若明瞭以地球上四分一失勢民族的舊思想，反抗全球四分三得勢民族新思想之困難，便可知我這種判斷，不是毫無根據的武斷。」這段話，真是一字一珠。我相信那一位，還不是教不會新把戲的老狗，想他一定看得懂。這也是我的依賴中的一奢望。王先生雖不是個仙人，然失敗與成功，決逃不了。無論蔣介石，無論那一位，所以選擇者，還是由他自己。止有軍閥上了他自己當，我們又不跟他去做軍閥走狗，上什麼當呢？

柱石外之問題

伏園先生：您的柱石問題，贊否雖不一，但在我覺得最爽快的，還是劉半農先生明告先生，「現在是只有糞土，至多也不過磚頭瓦片而已，你若找出一個柱石來，請挖我眼睛。」並且先生亦說「應該服膺劉博士的態度」。然先生還是逐漸的開頑笑，直要開到二月二十八爲止。只無非是湊報料的好法子。但可憐磚頭瓦片，影踪也全無。一些糞土，時常在報屁股後頭騰臭。在理，糞土受你這樣的抬舉，自然應該暗暗的臭得意。惟「自屎覺臭」的宿囊，也有覺着已經人皆掩鼻而過：還止管勝臭在人前，有些肉麻與難過。然而主筆先生的性僻與威權，還有恩典，也無從諫諍，無從不成激涕零。也只索罷了。余小子雖厚顏，本不應對糞場的評價先生們，糞在廁中躍出，咳然而爲不祥之討論。但張中府先生有數語，則關係較大，不能不一答。張先生本是老朋友，算是我們兩個人在海王村公園碰見了，談一個說笑的閒

天罷了。現在要談的，就是張先生說，「我對於吳先生的捧馮煥章，則也實在不敢贊同。但我却不假定馮先生一定不行。只要能有個表示，我很容易的就能與吳先生同意。這個表示很不難。只要他能與徐季龍差不多言行都一致，我相信不但我，一定有許多人，就把他與蔣介石一樣看待，成個北馮南蔣了。蔣先生亦何嘗不是先是軍人，後是革命者呢？」張先生說我捧馮煥章，就是高一涵先生在現代評論上說「我們想依賴的那一位」。拿我們這麼的一個窮措大，偶爾向督辦大人們表個好感，曰捧，曰依賴，也安可辨護呢？但捧與依賴的動機，也微可分別。就高明一點的說，便是爲國家而捧，這就是張先生希望實現「北馮南蔣」；高先生也問「依賴的那一位，能同蔣介石比嗎？」就低路得不堪的說，高先生曾有暗示於無政府主義等的人們，曰，「平民要有仇不能報，學學失意的軍閥們，借刀殺人，讓我們從旁邊看得一個痛快，那我們也可以不說話。」這兩極端的高低兩層，那低一層的，高先生不說話了，我們也不說話了；那冠冕堂皇的一層，預備在現代評論第六十四期

「軍閥問題答一涵先生下」的一篇內討論。今對張先生談天，不再複說。所以北馮南蔣的問題，在張先生爲要，今反攔起。因爲還有一個重要問題，張先生心中要問的，對高先生說不到，恰好同張先生一說。就是我的「捧馮煥章」，於不高不低之外，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動機。在這個動機上，說我是捧，也值得一捧。那種爲了高明呀，低路呀，說我們去捧人，我們心中是不服的。

講這個問題，不能不先講幾句閒話。大丈夫不能旋乾轉坤，倒要想著書立說，這是司馬遷割了烏，柳宗元充了軍的辦法。所以章行嚴先生臭得意的頑抗，梁家義先生苦肉計的挽回，不能不縮眉一笑罷了。張先生知己，說我「文章實在作的不好」，我不進血污池，就幸而文章做的不好。並且沒有本領著書立說，落得大言炎炎，說我不曾著書立說。我放出來的屁，曾經災梨禍棗的，前有兩三種小譯稿及兒童小說，這都是要開火倉，換三大元一千字寫的。當時在上海，每被人家侮辱，明明他們開校會，叫我們去充做亡人靈前道士一樣，在會場台上做點綴品

的。他們偏要介紹，說這就是著某書某書的。那一麻，就從腳底麻起，只好低了頭，由他們頑笑。近來又有什麼文存，什麼論著，明明是做吳佩孚張作霖小傳的一班投機書賈，出戲法射利的，也止能讓他們遺臭。尤其可笑的，就是在中華新報充當編輯時，到了夜深，那位做報屁股的陳白虛先生，要我湊點材料，我就立一個名目，叫做牌會客座談話，每日亂寫一段。於是過了半年，秦東圖書局就把他剪下來，算做一本書。因為內中有些留學的話頭，倒也銷得不少。（我是止得着十部書的利益。）忽然在民國十二年夏天，我住在石達子廟歐美同學會的時節，有位南京政府時代的老朋友馬伯援先生，對我說，「馮檢閱使要同你見見面，你不肯去，他亦可來；他反正着了灰布袍子到處跑的。」我駭屁滾尿流，難道要拿辦我嗎？他說，並沒有別的緣故。就是前年我到西安，在他署裏，看見他的桌上，有你做的一本談話，凡有關涉做工的地方，他都用紅筆圈起來；現在他還想同你談談工業。我聽了，也沒有一個地洞好鑽進去，我懂什麼工業，可以替人家來談？我說，你是老

朋友，實不相欺，我非騙子。怎敢把工業兩個字去攀附閩人，回來一見面發空了，豈非自討沒趣呢？至於我所理想的工業，我們瞞了馮先生罵他一句，若去對他鼓吹，正同對牛彈琴了。我在現在的中國，以耳爲目的判斷，能夠小規模切實幹的，有兩個。一個是馮玉祥，一個是閩錫山。馮先生軍中的做工，他在信陽州時，有他的代表任佑民先生，在廣州長堤議員招待處，對我與高采烈，詳詳細細的談過的，我很點頭。但他們那種會國藩式的勞動，在走第一步的時節，一定是要這麼幹的。然而恐怕他們挾了十八世紀的頭腦，把這種家庭工藝，沾沾自喜，算做治國平天下的大經濟，開口閉口，輒曰「卑之無甚高論，及吾身而不敢開擴也，開擴則待吾子孫。」那就時勢不肯等他們，我們垂亡的國，也得不到他們什麼好處了。因爲能力如海波一樣，必要回到一水平線上，方才能均衡相抵。否則長江口低了好一層，吳淞口的海濤，豈有不直貫進來的呢？閩先生的沾沾自喜，已現面盎背的了，恐怕馮先生也一定是同樣的人物，我亦心敬之，但未必即想獻什麼言。所以

屢次有人約往太原，我想無參觀之必要，懶着好罷。所以對馮先生如有所陳述，自然我去。現在無所說，請您說他已經走了罷。馮先生說道「也好。但馮先生却不是你猜想的那麼簡單。」後來包拯先生也有同樣的愆惠一見，我也同樣的一篇大道理對他說笑。直到十三年年底，徐季龍先生領我們到旃壇寺拜謁馮軍的幾位大將，他們指與從官等，皆說這便是做談話的某人。仿佛就像說「這是做三字經的，做神童詩的，一樣的叫耳朵裏怡然首肯。我雖慚汗那種所謂談話，交了意外的幸運，真正太可笑。但他們那種愛重工業，倒似乎有點特別。於是連馮先生，也不敢止把閔錫山待他。就在那年年底，又到天泰山去識荆了馮先生一回。（至今也沒有見過第二面。）精神意態之間，料定他夠得上生活在二十世紀。目前他還不能企圖大工業，乃是步驟上應守的程序。他固然決不像章行嚴先生代表之新官僚一樣，輾轉固蔽於消極經綸，迂謬自足。就比之於一切新人物，所謂洋八股黨人，與科學工藝貌合神離者，亦大有逕庭。我所謂大規模之「工業化」，異日能為有力之

主張者，似乎今日以前之所遇，止有一人。即張先生所說被捧的馮煥章是已。

今日以前，馮煥章於大規模之工業，曾否有什麼計畫，或有什麼表示？助應之曰，以吾所知，毫不曾有。惟我一相情願，覺彼終有一日之可能，值得一捧，如是而已。倘竟辜我所望，乃是中國人根本就沒有一個夠得上一捧，並非我的捧錯。捧錯者，把科學工藝捧錯了中國人，非捧錯了馮煥章。當郭茂宸先生敗亡之日，我忽有一個深刻的了悟。為什麼一有外國人在背後，便北倉的戰壕，頑強到如是，而大渡河的馬隊，好像泰山壓頂的天兵？並且四面傳說，什麼帝國主義的紅毛鬼從中作祟，某人便如何如何的堅實。赤化的洋先生，如何指導，便某地某地的忽然振作。這難道是外國人與中國人，先天上便有異同？那就完了！我們還是先到苗山裏去尋一個無洞的桃源，在那裏去敦詩說禮，孝弟力田，享章行嚴先生的「反本」幸福；「立本」了三百年再說。或者一立本，台先生不期而向榮，吳佩孚的古文觀止，徐樹錚的古文詞類纂通注的遺稿裏，能跳出賽先生來。這就叫做退隱深山，修

真鍊道，我們再來門法寶的辦法。若說他還不過是個人，我們也是個人，我們忘不了自立與自衛，那細考起來，與其說他是外國人利害，無寧把小孩子也曉得的，說他戰壕的曲線來得美，馬兵後頭的大砲來得多，紅毛鬼洋先生輸運軍械的輪船來得大；如是而已。烏乎，噫嘻！這還不想關了洋入股學堂，節省下什麼費用，先在北京用絕可笑的數目二千萬元，做一個開辦費；絕可笑的三百萬元一年，做常年費，開一個科工中學校於天安門左右；做一個落伍楚王，表示崇拜怒蛙的意思嗎？這本早想放幾個屁，對被我所捧的大小人物，使之聞之。後來聽着那索薪的悲慘，如是可憐；不要放大砲，煞風景，遂關和丹田，忍住了；直到今天，畢竟好像連珠的洩了出來。但要申明，這種做廣告的科工中學，中國人若夠得上捧，終有一天早早開的。却並非運動叫我來辦。而且我也不必因為張先生知我辦學堂必糟。（張先生是我知己，往後有餘興再說。）我做那做搭題也做不上的推辭。而且我更無意推荐我之所知，如晨報副刊西徵先生說的「學工學農於中外者」。（西徵先生本文之

意，責備得深切著明，我們止慚愧，決無再討論。且他說明砍竹，熱望砍竹，大過於我，我亦要捧他。非如章先生氣極了，連砍竹也解得大錯特錯了。坐他認定我胸中曾僭竊過，要想冒充他賞我的頭銜革命黨，以為竹是台先生；不知我的竹，止指賽先生。）今日以前，中國人的學工學農於中外者，若已有半個人，配辦我所理想的科工中學，也學劉先生說，請挖我眼睛。他們儼然尸洋八股大學的教鞭，真叫做無牛鼠耕田耳。章先生亦說「止植鉛字數千，搗廓大克一具，習勞自給焉耳。若夫遠軼都料匠，近跨工程師，則猶有待。」彼自知今之學工學農於中外，所謂部料匠工程師也者，其去植鉛字搗廓大克，不能以寸。望其習勞自給，較洋八股止能送入官場，使鐵飯碗多其途耳。若如今之妄人，輒言「在中外習工農者如是之多，工農未會有毫末之改良，」真所謂操豚蹄而祝滿車，多見其痴愚焉耳。更有傷心人，把口捧賽先生幾句的，或有工學博士農學博士頭銜的，便要算做半根柱石，一根柱石，那是中國柱石林立，不必「作室盡制」，就在「柱石林」裏安居樂業好了。所以同

到正文，一旦譬如就是馮煥章，竟有創辦那中學的意思，固然決不是我去承辦；也沒有什麼學工中外者，可適宜於他薦他承辦。日本工科大学校長，在十年以前，還是一位洋先生。似乎中國不在例外。然諸公勿因教會的洋先生，及現在洋八股學校的洋先生，（我所謂洋八股學校者，若就廣廣義說，連貴國的理科大学工科大学農科大學也在內，）就批評洋先生也不過爾爾。因為照我想來，若現有的學工學農於中外者，連商請一個洋校長，還止能選到袁世凱端方所請的一般人物來，那就更糟了。

談起糟字，張先生說我辦學堂糟，其實我的辦事，無一不糟，不但學堂而已。可是張先生所說學堂，若指里昂海外大學，或里昂中法大學，那個學堂，根本就不是一個學堂，是一個寄宿舍。他的說明書，是我擬的，說得明明白白：「現在止是一個寄宿舍。為什麼名目要冒充大學呢，就是他上課是在里昂城裏法國自己大學，是他特許連結的。若法國自己的里昂大學，在海外還算得上一個有名大學，那

就影射在炮台裏住宿的地方，也得一個大學名目，不算假得過分。」至於一個宿舍，是也糟不到什麼地方去的。況且與吳稚暉不生多大的交涉。三四年來，說起他的成績來，比尋常官費留學，一樣好，特別廉。現在什麼博士藝術家，有十個八個在北京，他們決不願意因吳稚暉是個糟人，就連帶請他們共担罪名。我所以要特別聲明的。可是吳稚暉將來若真正有學堂叫他辦，乃是必糟的，張先生一點也沒有冤枉他。

尤其為那個里昂學堂，帶出校長問題。寄宿舍為什麼要校長，是極可笑的事。況且吳稚暉在上海愛國學社時節，便宜言以後不做校長。嗣後止有滑稽的擔任過兩次名目：一就是商務國語師範校長；這是一個講習會，假造名目，唱戲似的把戲。一是藝術大學校長，是強好的被朋友們登報，不好意思登報聲明罷了。至於說到里昂中法大學，就是那個寄宿舍，我固然不做什麼校長，然起初也想寄宿在那裏，計畫我的編譯局事。那知我陪伴了學生到那裏，法國正在那裏送一百五十個勤

工儉學生回國。我勸雙方，都不肯聽。我便相約仍回我的倫敦。後來因經手交代事件，却耽遲了兩個半月。民國十年的除夕，我便由柏林到達了倫敦家裏了。到了十一年四月，那寄宿舍裏與洋鬼子衝突，一再要我去勸相罵，又旅行到了那炮臺。其時陳西澧先生也作客在那裏。我們同是寓公，爲什麼他認定我是校長呢？校長房間，我曾設麼？校長薪水，我始終會領半文麼？他因爲要把何然何先生李丹李先生七八個人同我鬧膳宿免費的事，算是校長與學生的風潮，引到北京來，算是學生罵校長的先輩，好替楊蔭榆章行嚴諸位先生解嘲，這真看得起我，所以我也未曾反答。現在甲寅三十號，又與他唱起雙簧來，並且關涉一個郭先生名譽的事，所以我不能不在此處附答幾句。陳先生在閒話裏會說，「孤桐先生又接着說，其或已與已派爲官爲父爲教習，其中所留和調升降之地，雖亦有之，不甚惜也。這幾句，顯得他還沒有認得清楚吳先生。三年以前，吳先生在里昂，中法大學的學生一部分，爲了膳宿費事鬧風潮，吳先生同副校長褚民誼先生，都受狠大的污辱。那時學生們所

列吳先生的罪狀，與我們現在平常所見的一般校長的罪狀相比，還兇得多。大約三年前京滬各報，還留下紀念吧。吳先生那時狠生氣，狠失望，同褚先生離開了里昂。這是他自己的經驗。我那時在里昂目睹一切。」這段記載的論調，可以說是吳稚暉暗示出來的。因為他說管閑事也學我。不過我止惡毒，他是文豪，又尖酸罷了。但是污辱怎麼樣大，罪狀怎麼相比還兇，幸虧還有三年前的京滬各報，我們不去實地比較了。但不幸目睹的吳稚暉，却馬上生氣失望，離開了里昂，不會再三不肯走，而且用老媽子反拉學生走了，比起來不一樣。他終算還維持了他自己的鐵律，不會「言行不相顧」。可是反正是個閒話，可以不在話下罷。況且他們那麼樣的尊敬我，拉我做所有「污辱校長」的老資格，豈不應當敬領謝謝的呢？

但是陳先生做了外賓，使手躲腳得十分有勁。章行嚴先生做了他的內賓，應弦合節的喊起來，却喊得手不應腳，應該吃打扇子柄了。他在甲寅三十號說，「有粵生某，愚自始不知其名，指愚大罵。……而吳先生及褚民誼，與其他校中人士，俱

偏於勢，不知所出。粵生與盡自去，愚始得畢講無事。愚私詢，知某生爲陳競存黨也。……時惟粵生多金，校費從出，號貴族，故跋扈如此。愚私心自計，不審吳先生平日取貴族何術者。後數月，全校果夥逐先生。布詞醜詆，與北京生言愚，殆不相下。……通伯昨作閒話，取證先生之言行不相顧，尙記此一節。」哈哈，你看外贊僅把幾個指頭一伸，表示有「學生一部分」。內贊却喊「全校果夥逐」。外贊止把口指指，手搖搖，表示沒飯吃，「爲了膳宿費事鬧風潮」。內贊偏說「時惟粵生多金，……取貴族何術」。外贊並不會把指頭向鼻子指着，止把手指在空中一指，表示「與我們現在平常所見的一般校長」。內贊偏喊「與北京學生言愚」。這一個雙贊，真唱得蹩脚。但這是無關緊要，大家不過說說笑笑罷了。其較有關係者，甲寅第一號章先生說，「鈕惕生爲應中山先生之召而往，以稍涉異己，橫被侮辱，吳先生爲愚言及，故重惜之。」我因他記得不詳細，便在去年九月七日京報副刊的廣說譚篇內，明告先生曰，「卽在里昂，陳競存之黨徒郭冠傑，忽於講演席

上，警警先生以政學禍粵。我乃不平，即言人各有政見，清白如鈕先生，爲中山所召，狹隘者又侮辱之，是直凡爲異己，即不免加以非禮乎？此吾却一度的小小不大理性者也。」章先生後又作「疏解輯義」，言吳稚暉作廣說輯，則那段說話，不能不見。且侮辱鈕惕生之言，除了在那天演講台上說過，更何處能與章先生講到此話？且當時在場者，現在北京，至少有十人，不是親見余之起責郭君，章先生始得畢其詞耶？把「俱偏於勢，不知所出」八字，攪小銅錢，欲顯吳稚暉之倒楣，似乎章先生素行，不曾見過他如此。即以形容吳稚暉，也太不像了。這定是章先生近來氣昏了，信口胡謔罷。且「陳競存之黨徒郭冠傑」，明明出於我的文內，章先生又記憶不清，曰私詢所得。其實那位郭先生，連到並不是陳競存黨徒。因爲有位饒超華先生，見了京報副刊，函告郭先生。郭先生馬上來分辨，說他「生平未得見陳競存一面，更說不上徒黨」。我還未有機會，替他辨正，在此就並爲郭先生道歉。且告章先生，你們要我跟着陪綁，我是覺着極榮幸的。但不要射冷箭，造假證。而且所

爲穿布袍，不坐洋車，替我大標榜，我近來偏穿得狐裘煌煌，在琉璃廠裏把洋車大坐特坐。但這種毛細的事，浪費筆墨，得罪得狠，抱歉得狠。



三致邵先生書

△馮煥章之出處問題▽

飄萍先生，最近已有兩次發表各人意見，糟蹋大報，現在因為張家口張督辦等通電挽回馮煥章先生出山，帶問到我，我是不能簡單發言的，所以不能復電，只好寫一封信，貢獻我的鄙見，目前張作霖吳佩孚四面八方搗亂，形勢嚴重極了，似乎國家的否泰，民生的消長，都在最近要大見分曉，這不是講個人出處問題的時侯，我本了這種愚見，陳說於諸公，恐不能普遍告語，所以還求大報采登一下，可望凡諸公致意的人，也得是正，其書云：

警衛司令部李督辦賜鑒，並請飭轉張督辦鹿司令劉都統劉京兆尹均鑒，拜讀賜電，感觸萬端，馮煥章這回的高蹈，本來很自然的，從前馬伏波將軍所謂，「凡人當使貧賤也」，他自始就不樂享用富貴的生活，什麼位置，他還希罕佔有什麼，况

且他又是一個最澈底了解人物，他看了民國以來，所謂巍巍然，爭富貴，不愛國的朋友，好比袁世凱呀，馮國璋呀，徐世昌呀，曹錕呀，就是徒備體的黎元洪呀，還不夠麼，且爭了銘旌上的最高頭銜，又積些爲子孫作老牛的金錢，他們將來千秋萬歲後的騰臭如何，目前他們的子孫墜落如何，馮先生已經上將督辦，不得已而就屈了，難道真想更退一步，要嘗一嘗那最高最低的風味嗎？當然做夢也不做的，那麼所謂上將督辦，亦不過辦事上名目的便利，呼牛呼馬，漫應之而已，所以鳳凰已翔於九天之表，人猶求之於籬籬之下，所要馮將軍將要巍巍然，我們也趕快來巍巍然，於是馮先生淡微笑，在百忙中辭去一切職務，而且願意出國去清淨一下，好讓張作霖不要太忙，吳佩孚還小隱小隱，所有一切敵人與朋友，頭腦都清冷靜一點，他本把那上將督辦，看做胡同口化子所叫的大老爺尊號一樣，趕快掩耳的丟了更好，所以我說他的高蹈是很自然的，但是做官不做官是一件事，救國不救國又是一件事，把做官一類顯示張作霖一類人物是對了，因爲若從張作霖一類人物的頭

鑿到脚跟，尋不出絲毫救國觀念，真同雄鷄生卵一樣，可是吳佩孚並不一致，他却救其所謂救，國其所謂國，他也盡可，並不為巍巍然，還是搗亂到底，所以在做官不做官上，他可以一點也沒有感覺，惟救國不救國，他有他的，馮先生有馮先生的，若讓吳佩孚救國，一定亡國，因為不是他有意，他的智識手段限制了他，他是得了亡國大夫傳統法寶，經這法寶的手，國是非亡不可的，如滿清餘孽之亡滿清，北洋人物之亡袁世凱，安福系之必亡段祺瑞，皆是他們的小試，所以馮先生若忘不了救國，是不能不出來與吳佩孚併個死活的，用不着爲了幾個爭做官的蛆虫，拿個人的人格來矯正他們，這種是我們書生的勾當，不是大將的風範，馮先生是國家的柱石，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

據我個人的觀察，不敢瞎恭維，目下還沒有那種三頭六臂的人物，馬上可以把中國完全得救，我個人崇拜馮先生與諸公的，便是勤於民事，不肯瞎求統一，倘得你們來看好了爲福不足爲禍有餘的中央，不讓任何野心家利用了，肆其促進滅亡的

大惡，一面經你們北方食休養生息，教育是教育，實業是實業，安居是安居，行有一些年月，庶幾乎方有恢復的氣力，可以進行，所以這個局面，是不可不爭持的，馮先生是不能高蹈的，現在一般官僚臭味的士夫，帝國主義的走狗，憑空造了赤化問題，一面爲張吳爭勝，一面爲英日佔地，想中傷你們愛國的勢力，你們本可以退讓到一隅去的，可是張吳勝利，馬上帝國主義的外人，又必定助張倒吳，吳還只夠虛矯亡國，張乃恭順賣國，所以連遭作赤化，替張吳奮鬥的，若還有一線天良，將來也懊悔不及的，故爾此番張吳果勝利，吳必遂卽倒敗，張乃愈凶悍周密，中華民國就此斷送在他手裏，亦未可定，你們要局促於一隅，也恐局促不來的，所以復活的張作霖吳佩孚不過飲鴆止渴，開了眼睛上當，求逞其野心而已，馮先生似乎出來幫了諸公，就在此時戢止了他們的兇鋒爲好。

還有一層，我們年來的愛國運動，欲廢止不平等條約，乃是自救的一種可憐哀求，各國明白正義的，不像從前以爲該當忍受，因此他們那種傳統思想的侵略家，

沒有法子好直接拒絕，就打到橫裏去，暗示一個赤化問題，鬧得落花流水，皂白不分，凡說抵抗帝國主義，便算赤化，於是激成大亂，幾個變化，必定變成國際戰爭，將來幾個帝國主義的國家，受了大戰後惡影響，必定也要懊悔的，若讓張作霖吳佩孚得勢，必釀成大戰而有餘，不如馮先生出來，同諸公叫這些外國野心家受些不便利，使他們看了你們，不是劈雷暴雨亂瞎爭的，不是孝子順孫能出賣的，他們自然有相當緩和了，你看何以堂堂洪憲皇帝，反訂二十一條，區區五卅學生，便粉飾的來開國會法權會呢，這種當仁不讓，馮先生也不忍高蹈的嚆！

便是馮先生現在不干涉，是應該的，可是隨便太放任，儘可以害了段先生，一個剛復，肯任過的老人，現在的中央，完全只是爲了有外國人在東交民巷，敷衍來實的，決決沒有什麼改組的必要，惟那種爲福不足，爲禍有餘的人，都應當請他們遠嫌一點，不要叫段先生爲他們受過，這是不必客氣的，這也非馮先生親自勸勸不可，馮先生愛護段先生，「君子愛人以德」，當始終叫他安全，勸他到了這個地步，

惟一心反對張吳，乃爲正當，同患難，同進退，也不枉他肯留這過去的兩三月，否則一心還想張作霖來也許好點，吳佩孚來也許更好點，則回想當年親自刺刃的吳張，豈不自己要失笑嗎？所以馮先生不干政，是要始終一貫的，若不出來明明白白懇求段先生幫忙，段先生定要說他是不知我們葫蘆裏賣什麼藥，反自送走顧無路了，以上是在救國方面，不能高蹈的小理由，至於他的出國，我是本來很替他不安的，他要從庫倫去莫司科，在他不過好奇心勝，去看看到底人家赤化如何，然而如章炳麟之徒，造謠有餘了，他們必說馮先生是押在莫司科，然後俄國放手來助諸公打仗，即不然，亦說如胡漢民一般，因馮煥章更靠不住，所以暗暗囑到俄國去軟監的，所以馮先生出國是止謗，乃竟可以反攻造謠，至於過俄去德，恐另有謠言，曾經俄人介紹，去購大批軍火，倘然去西歐美洲，乃是身體上的危險更大，那種帝國主義的侵略家，他誤會了馮先生必定劇烈愛國，他們要暗算起來，也說不定，有那卑鄙的行爲，至於不出國，能夠免得掉絡繹請教的麻煩嗎？做和尙因爲怕麻煩，豈

知做了和尚，煩鬧更多，這乃是從來不可逃的事實呀！

這是不恭敬得很，我所供獻的區區微意，明知不足當諸公一嘆，更不堪爲馮先生見也，「棟折榱崩，僑將壓爲」本此古語，聊候芻采，叩敬崇安。弟吳敬恆頓

首

十五，三，二。

「讀經救國」

吳稚暉

什麼舊牢什子的「中秋」，同新把戲的國慶，連在一起，大家都受些影響。說到中秋，便聯想到救窮；感到國慶，當然聯想到救國。救窮就不是我們窮光蛋的問題，因為我們既沒有欠帳的地方，又沒有化銷的手段，所以沒有「叫窮」的債項用得着我們要救。這種麻煩，只好讓那班天天頑把戲，執什麼，總什麼，參什麼，會什麼的，大魚頭唱，大條銀化，又大至急要上毛房躲起的，去嘗那滋味罷。可是，我們亦不幸，常唱了幾句「林步青」式「白話」，巧遇中秋同國慶接連起來，那班「救國」的報章雜誌，便都要給國慶表示一表示，那却我們窮光蛋亦不能不負些化銷禿筆的義務，居然「白話」也就欠了「文」債了。所以中秋放了兩天學，一樣只好坐起來，化銷半天工夫救窮。那末，別人望你救國，我們又要救窮，怎麼敷衍納？最可笑的是救國，你是一救國，我又一救國，誰是真救國，誰是假救國，便五

鼠鬧東京的，弄得閻羅包老也沒有辦法呀。因此，如「愚」，如余小子，如小區區，如阿拉，（文調有來歷，記不起受了外邪或受了內感得來。）還敢說救國麼？要想偷竊一點成文來塞責，胡適之先生嘆息過，皇城牆上貼的救國話頭，早已風吹雨淋，不勝磨滅之感了呀。況且中國的學生，我也疑心止是木面彫的，那種「背後用牽綫」說的話，或者也太是人云亦云罷。況且現在恭逢了齊心造成「赤化」時代，（雙方都動了真氣，「孫汝」就要變「孫文」。說來話長，不是這裏該說，有工夫再說。）說話也要生辣一點，才能動聽。「天下雖罵我，我怕什麼天下！」「哈哈！他們那種鳥嘴，都是什麼鳥嘴！」（大家都知道這是引用成語。爲什麼要繙釋呢？爲便利了解起見。或用死話繙活話，此吾家後表大夫崔子曾行之矣，便利他去說死話以告半死之人也。或用活話繙死話，此我們先表「老公太史」給五帝做行述，也曾行過，便利他用活話叫活人懂得也。「表」也者，非同姓，親暱敬恭之稱。）那末，就應該揀些洪水猛獸說的話，把人熏他一點。可惜號稱「洪水」的，

化了我十四個銅子，在東安市場買得，竟還是『天下罵我』那種的『鳥嘴』調，竟是『白話』而蒙『文』名，簡直唱的『小生』戲，妄想『說話救國』，真是林步青坐在大世界，『不堪一嘆』罷。於是又尋到『猛獸』，果然，『讀經救國』四字映入我眼簾了。我也有了救星，好還文債，可以穩渡中秋，飽看國慶了。

一段冒頭說得這末長，況且林步青式的開頑笑，終負了『讀經救國』四個嚴氣正心的大字。如吾家表兄，（如『愚』夠不上換帖，但換過帖的好像應稱『吾弟湧泉』，用馬二先生的聲口，可以說也是敵友，敵友的把兄，推上去一表千里，稱人『吾家表兄』，也不算攀高罷。）三薰三沐，方『久欽其人』，『不圖今世猶見斯文』，這是一種什麼禍國殃民的暗示呢？故當莊言一辨。不要說別的，當此是非久定，『邏輯』大昌時代，就是那個『經』字，還會成立麼？『經』不讀，那是另一問題。照這種推想去，那種『天下棄愚，愚何能棄天下』的氣概，從前止見劉歆佐命了內成的王莽，才有那種『天生德於予』的臭架子駭倒楊雄。照那種周禮可以稱

經，一千年後，世界還是印度阿拉伯的狀態，那就甲寅逸刊也有稱經的希望了。這真是達爾文又要發明退化，崇拜『循環之理』，人會變禽獸，禽獸會變爬行動物，爬行動物會變蛆蟲蠅了。經不經的字樣，真是狗糞狗屁！讀不讀，那種古代鑿腳書生如孔丘孟軻一類人說的話，整理國故的先生們自會當他老石器時代石洞中的畫迹一樣，作重要的研究。這定是許多說白話『小生』的責任。配給囓屎樞朋友，如章炳麟一類的古董餘渣，所謂『不是好狗』的，所能勝任麼？何況在我那『溥儀先生』文內敘述的『賊翰林』？何況借紗帽騰臭囊的烏總長呢？就算『經』，他們配『讀』麼？

白話文言之爭，約有三點，一是好壞問題，二是作用問題，三是所生影響問題。這都是陳庸腐臭的問題，早已經了許多高明朋友解說得明明白白了。現在還要逼住了我來從新簡單的瞎說幾句；我非痴愚，那是要完我這篇文債之先所不得已要拖泥帶水一說罷了。

先說好壞問題。豎了說，唐虞三代，漢魏六朝唐宋，典謨訓誥至於詞曲小唱，都有狗屁不通的，也都有百讀不厭的。所以拿古文白話分好壞，古文俗子固極可笑，白話「小生」也未必盡是。請問總長爲什麼要尋住了梁「文妖」，胡「小生」，西溼，漱溟，好像清朝待錢牧齋吳梅村等一樣，又要拉攏他們，又要替他們做「貳臣傳」威嚇他們呢？就是他們的白話文到底不錯，足叫「再三學做不成」的烏總長「落伍」！並非同區區林步青，及木彫學生們那種淺薄易與。又爲什麼總長的紗帽社論，同了拍總長馬屁一種「恭維大王洪宣……」式的尺牘，再三叫人忍俊不禁呢？就是爲他金剛鑽鑲在馬口鐵戒指上的狀態令人作嘔！至於橫了說，英法德伊俄日等的語言文字，都能有什麼文豪，難道「之乎者也」的麼呢呀！就在例外麼？所以拿好壞來爭白話文言誰短誰長，簡直是個十死不通的問題！我但知道什麼文言白話，同一成功了「文」，一定要「妖」！所謂「一爲文人，便無足觀」，老頑固早已先我而憤慨。從前曹亞伯一提到「章行嚴」三字，便臭唾沫亂噴的罵道，「什

麼章士釗張東蓀……那班東西，胸中止有紅鷄巴綠鷄巴，做官是他們的究竟目的罷了。」當時我嘗大怒的反抗他。現在叫我拿什麼面孔見他！若說張先生現在還是純潔的學長主筆，我還夠自負；然吃不了他們搖身一變，就「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儘有文章悍舉他們「不棄天下」的理由了。所以我們是鼓吹「白話」，不願意請他成「文」。至於要問「白話文」三字連舉，「本身通不通」，這也是那班冬烘先生的丟臉，他懂得「文」是什麼解的呢？

第二說到作用問題。先說一句簡單的總結，我們不願意用愚民政策。所以凡有文字可以同大多數人說話，又為大多數人容易學習的文字，我們在作用上就認為最適當。白話文便承乏此適當。教育不是為少數學士大夫吃肉問題才要講的，國家也不要包辦在少數「學士大夫」之手。但這樣一個大問題，應該說的話也太多了，在別處有了機會再說罷。現在且說些自然演成，所以白話文要出世，要盛大的理由。物質的繁簡，同需要的廣狹，什麼都依着這種狀態而起變化，文字亦同是束縛在這

個例內。上古寫字的材料缺乏，連用漆用板都說不到。而且文字初創，能解讀者如今日殷文龜甲之類，寥寥無幾，故達意不得不簡單。一路從簡冊紙絹彫板至於今日之攝石汽印，皆器具促進了研究的推廣，研究的推廣促進了使用的繁多，使用的繁多又促進書寫及了解的容易。例如那鳥總長吃了國俸，做那「鐵飯碗」的勾當，止每禮拜成功那狗尾巴長幾段東西，已經焦頭爛額的訴苦。那及如「愚」如阿拉，搖筆即來，兩小時已寫成兩期甲寅，還不過開開頑笑罷了。若說你的字省，我的字多；白話當然多。多雖多，寫是容易，讀又容易，當今之世印刷紙墨都不成問題，為什麼要省幾個字，反化數倍的勞力呢？若說要給執政看得起，叫官僚驚嘆，這些些的臭得意，正好讓你去受用就是了。所以共工確兜雖然看不起「耕田鑿井之歌」，以為不及「明良喜起」；然到了孔老二出世以後，典謨訓誥的調頭止做了篡位禪讓時候的裝飾品了。（作者屢引「迷復不遠」，這不是洪憲勸進表內的警句麼？我嘗為之莞爾。）儘管飛廉惡來看不起「薄言往愬，逢彼之怒」的俚語，然至今「天命

鳥玄而降生商」的調子，止做了打中元醮，開追悼會的排場了。連那班柳宗元一類的躁進少年，開那桐城淺薄的先河的，他們也擺起臭架子，號稱史筆，記名記地記官，皆有律令，名曰碑板文字。故凡一個文人，他的著作沒有幾篇「名臣長德」的碑銘傳狀，便開然無色。換言之，他們的文章也是與鬼作緣的居大部分罷了。不是替鬼神做裝飾品，便歌頌功德，稱觴上壽，及一切拍總長馬屁，做總長的應聲蟲，以外別無所用。故久矣夫千百年來已非一日，都知道在三節兩壽請一個「斯文深類」職司駢四儷六的筆墨粉飾粉飾。所以古文言文，簡直是下流所歸，及鬼世界的殭物罷了。這並不會有誰去主張了歷代的白話文，令他難堪，然後一代一代的改到淺近的啊。這是自然必起的變化。（不曰進化者，進化總長不相信，所以我們百姓也正好避嫌不力持。）鳥總長呀！你會相信由你一保障，柳子厚也燒了文集，止讓堯典舜典去獨出風頭麼？「迷復」果「不遠」，能循環到那種地位麼？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你看總長與「小生」，誰勝誰負呢？你不做了總長，自然也封不了

你的嘴，但你這種真固不搖的氣節，誰也不相信你曾經天賦。問你與自己挑戰，到底已有若干次？

第三說到所生影響問題。這是這篇白話的中心問題。做白話的人，人品靠不住，這是總長「若喪考妣」的憂慮的。便是我，也當首先承認。所以我新近曾于第不知若干次，告訴他們的劉司長，又是什麼劉校長。我說：「我在民國四年曾在法國士魯斯告訴蔡元培汪兆銘，「我是小人，但我不做無忌憚之小人」。故白話不白話，文言不文言，姑且閣起。我也普勸別人不要做無忌憚之小人。「天下棄我，我不棄人下」，止能寫出總長氣概，決不能救你可憐的末路。倘以為做文言的便淮南雞犬無不可以登仙；甚而至於高言讀經，便足「久欽」，至於「不圖斯文猶見於今世」，這是無忌憚的結果太壞了！早勸你那種趨踏恐後的人物，那種應酬恭維的書札，不要刻什麼「說林」不說林；那種東西，好一點幹蠱的兒子，尚不願意亂采入行狀，何況自己當官之時？那知必不聽，於是我為莠言亂國之大事，不得不稍刻

薄。做一個「讀經」的反響。「讀經救國」，「不圖斯文猶見於今世」，其用意何在呢？不是爲一讀了經，便被白話弄壞的人心世道從此維繫住了麼？那末，說此「讀經救國」的朋友，必然讀過經。誠然，他在什麼地方，還賣弄他是個神童，早把經書讀得爛熟。但經裏生出來的效果，我作三個問題，請他回答，是那一部經上教他的呢？

(一)三十年前給黃元同的一封信毀壞鈕惕生同吳稚暉，是那一個偽造的？鈕惕生在上海守備衙門西席老夫子的字籠裏搜到了真筆迹，還同他的經書同東在高閣罷！

(二)三十年前，誰點了翰林，回家去沒人理會，弄到賭場裏失了東西，相傳出「賊翰林」呢？

(三)不到兩個月前，誰在東交民巷某儲蓄銀行裏吸鴉片，賭銅錢，被外國人同一個姓王的同鄉一同促住，好容易叫兩個車夫替代了，解到官廳，却又招了出

來，教又被官拘去，罰金了事；此時何不引經據典，力辨無罪呢？

「天下樂我，我不樂天下」，竹頭木屑，牛溲馬勃，藥籠中少備些為妙呀！故與其曰「讀經救國」，無寧曰「讀經造賊」可矣！



我們所請願於章先生者

承章先生大度包容，不惟不加責，反蒙在近來的老虎報上，屢屢齒及。說到章先生的個人，問題大小，我們可以不管。就是章先生自己也值不得多管。所以今番在請願之先，雖對了個人的誤會，也得辨正幾句；但正文止是請他注意中國的萬歲千秋。這不是我們同章先生幾個個人的閒事，用不着個人辨護自己的偏見，僅僅爭的你非我是。

什麼是對於個人的誤會，應得辨正的幾句呢？就是章先生引我京報副刊上的投稿時，把兩處夾注，關到章先生的話，連了中間半段正文，一氣寫下了；好像那半段上說的：

「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俱是患失的變相。所以官萬做不得；丟下來的時節，大哭小喊，門前冷落車馬稀，一不甘心，便屈於一人之下，伸於萬人之上，其

實即跌於燕坑深處矣。……」

皆以爲針對章先生而說。所以他有「魏家胡同十三號，敬恆非不見臨。如此室廬，豈是爲門前車馬而設。失職後之大哭小喊，又爲何狀，敬恆曾否親聞？」其實做文章人的繁然雜感，手揮目送，雙管必不能齊下。凡可以不言而喻的，即亦不必割寫到十分分明。那句「俱是患失的變相，」的確是結束段章兩位。至於「大哭小喊……」云云，仍接遙遠之上文，泛指大多數的官僚。不惟不曾指章，並亦不曾指段。看上文「譬如段祺瑞，他是何等謬妄的性格。實在執政不執政，在他也咬了牙齒，不成問題。」既是這樣的描寫他，若又說他家中會大哭小喊，那是文章失了靈魂，做文章的人先不甘心如此矛盾。猶之乎說到章先生，也說「你的倔強，誰也服不了你，人家原也買你這筆賬的。」倔強人的家中，又會大哭小喊，也是文章去了照應的線索了，決也不肯如此的驢頭不對馬嘴的。若說因爲患失之故，謬妄變了庸妄，倔強的又會太敬重，這是很不常的事。患失不是止因爲要保持宮室之美，妻妾

之奉，我在我的「人生觀」那篇警說裏頭，已經細細論定。十有六七，止是爲所識窮乏者得我。（所識得我，不止是窮乏，變相的花樣繁多。）些少又因爲不甘心放棄自己主張，且枉尋直尺了再講。諸如此類不關個人利害的條件，也複雜的狠。只都是逼住了高明朋友，不得不患失。我們不甘心保證他們不患失，也不敢瞎說他們會大哭小喊，總算對他們已盡了相當的敬意。章先生又說，「凡人之情，持祿以保其妻子，而劍妻子賦性獨殊於劍所爲，所見成左。縱有饑寒，決不啼號。」這何消說得呢？既今日提起了府上情形，我才敢形諸筆墨的說一說。否則我八月裏止於女師大的演說桌子上，口說過一次。我說，「你們要反對章士劍，最好去請吳夫人來反對他。他配不配整頓學風？我民國九年上半年魏家胡同尋章先生去，剛剛吳夫人出來。寒暄以後，提到章先生。他說，「行嚴在上海，太不檢點。」我說，「上海應酬多，什麼在堂子裏會會客，不算一回事。」伊搖頭道，「他所交的那些政客，真太難。」我說，「政客固然都不好，然而也不過這麼一回事罷了。」承伊看得起

我，伊說，「你久在外邊，那裏知道。政客的齷齪，不堪言狀。我有了工夫，再告訴你罷。」章先生無黨，吳夫人却是同盟會最純一的會員。辛亥革命成功，伊就遠避偉人之嫌，不輕在社會露面，他們伉儷極篤。伊知章先生軀強大約早猜章先生年來必「情恆勝理」，然伊自然不欲責善傷愛，聽其自悟。若所謂司法總長，教育總長，於此時作之，必皆伊所十分心痛，竊嘆為發狂者也。迨一再毀室，伊必色然笑，且謝學生們。以為得此懲創，真是所謂蕩焉無有，彼所尤賀者。章先生今日才告訴人「所見咸左」。那裏得知，外面人却已知道好久，且知道得更清楚。你府上，那個來替你哭喊。我吳稚暉若把大哭小喊，及門前車馬，向魏家胡同十三號來形容，先被守門的都要笑倒。我難道會這種痴愚麼？章先生忘了上下文，瞎扯亂讀，一再辨正，真是隔靴搔癢。所以雖百忙中要請願緊要話，不能不先申明幾句。

且說到個人，就是成功了個人，毀了個人，都是癩蟲得失。我在京報副刊上論到章先生個人，曾說，「他的謬誤，我還相信不在他良心上，還在他讀那牢什子的

鳥柳文，「那種鳥柳文，遊戲的讀讀還好。若被他一道金剛箍套住了頭，真是個人的倒楣。我雖略識之無，不配談到文章，但謬妄的盡各言志，也誰還能來禁我。所以三十歲以前，也曾從經生想到文人，也想將來過了六十，到孔老二刪詩書定禮樂之年，在詞林文人裏頭，有一席位置。乃三十歲的六月，住在北京官菜園上街鎮江館，有位丹陽朋友，乘我出門，在我桌上，放一紙條規我曰，「學劍不成，學書不成，勇而無剛，朝史暮經，三十之年，胡亂混混。」我看了狠懊喪。晚上讀曹植與楊脩書，他說，「昔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吾雖德薄，位爲蕃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賦爲君子哉？就想扔了那牢什子的文史，還是學劍。到明年，還到家鄉，在小書攤上得到一部「豈有此理」。他開頭便說，「放屁放屁真正豈有此理。」忽然大澈大悟，決計薄文人而不爲。偶涉筆，即以放屁放屁真正豈有此理之精神行之。再過一年，在南洋公學，有位陳先生，復相約投中國書於毛廁，從此不看中國書。到如

今，幾乎成了沒字碑，然身上不帶烏氣，不敢誤認我爲文人，這是狠自負的。却有一位饅頭店裏的小夥計，在上海醫學書局校對。他借了七百洋圓，把我撒在報章雜誌上的狗屁還搜到三十年前的書院課藝，刻什麼一部文存。真要命，登報說明，闢他的七百洋圓。只好由他去塌臺罷。最可笑的是，冒那最時髦的文存之名，好像烏氣又上了我的身，六十歲活過了，又想充文人了。章先生却過活了四十，「天下士」不做，竟一本正經想做文人。現在曉得他並不會讀過「豈有此理」，連倒不會讀過曹子建集。否則他雖不能悟到放屁勝似雕蟲；也應該說，「曹植小子，尙知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士釗應居何等，猶庶幾……」豈知他却說「愚嘗論美，詰爲人數數及之而不厭。如李陵答蘇武，柳宗元與許孟容二書，文之甚美者也。每當晨起，天朗氣清，持就明窗迴環高誦，其不手舞足蹈，心曠而神怡者，必其漠不知文者也。」只真叫做「什麼話」。章太炎論嚴友陵之文曰，「申申如也，天天如也」，已形容得淋漓盡致。今又看見章行嚴先生自己形容他手舞足蹈，心曠神怡，大堪絕

倒。但此爲別一問題，可以叫做說不到。今且說烏柳文害了章先生。尋那與許孟容書的好處，止是一句「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故舊大臣四字，便斷絕了章先生的政治生命。又有「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又打消了章先生的邏輯學者。邏輯學者，與非邏輯學者，倒也不成問題。章氏墨學固可笑，就是再做一部中國哲學史大綱，又添了一個章適之也算不了什麼。惟有那故舊大臣，却害得章先生傷心。我也不敢說祿因人成事，必要依附孫中山。我又極知岑西林段芝泉，自有相當的好處。（一所謂慷慨有大臣風，一所謂樸直有名將氣。）但兩個都是不應時世的臭官僚。我雖早早就罷官，却終是一個八股腐蟲出身。所以我到將近五十歲，尚在法國土魯斯，向蔡子民汪精衛告奮勇。說，我要上檳榔嶼，遊說岑春煊，挺身而出，我願帮他起革命，推倒袁世凱，這就叫做「不但君擇臣，臣亦擇君。」汪先生却色動。蔡先生止微笑，以爲亦無甚必要。我想何故無甚必要呢？倘然擱了岑老三出來。如嚴修，張奎，張一鵬，莊蘊寬一班清流，必點頭

首肯，知我非暴動，大事成矣。但那時實在也不過欲到屠門大嚼，說說而已，故仍回我的倫敦。然故舊大臣之見，未嘗須臾去懷。所以更過兩年，尙在上海新開路岑先生飯桌上，願入粵說孫中山不爲大元帥。其時章先生輪搖椅中點頭微哂。岑老帥降階送至門外。以爲老帥與段祺瑞對抗，庶幾成功有望。其後居國五六年，頭腦稍清，方悟老官僚乃已陳之芻狗，必不足與謀共和國是。所以去年九月在海豐，陳競存猶以爲收拾時局，非段合肥不可，我便爲之頭痛。知陳先生也做過八股，無非震驚於故舊大臣，豈知陳將軍方推摺召虎於南中，而章先生又佐東山之再出矣。因章先生亦一八股秀才出身，爲烏柳文所把持，莫能自拔者也。到底官僚何以不行，此入了正文，於請願章先生時，再詳陳之。至此而閑話告終，且來請願。

可是請願之先，有一個頂陳腐的笑話，不能不提行的先寫在下面，做一個總概念。這個笑話，我也已經說過幾千遍寫過好幾回，然而言者諄諄，聽者止是藐藐。

這笑話就出在小書攤上的笑林廣記中，他說：

「有位朋友，拿了一把刀想往後園砍竹子。剛進了園門，却想出恭。就把刀子放在地上，通暢起來。正完畢了恭事，立身來，見地上一把刀，歡喜得不可開交。却不提防，踏了一脚的爛污。罵道，那條狗撒在這裏害人？但是自己慰藉自己，既然平白地拾到了一把刀，也算禱補得過那一脚爛污。狂喜的奔告家人，我拾到了一把刀，我拾到了一把刀。」

我們呆滯的批評，最可笑的，他止是忘了砍竹子。但是，經了如許曲折，他僅僅忘了砍竹子，還把一把刀原物帶回，也用不着求全責備了罷。民族進化到如此，畢竟可以算優等了。比較現在在北京到處游行，穿紅着綠，好像學跑路的孩子一般，向前爬走着的蒙古同胞，似乎優秀的多了。再到湖南西江苗山裏去一比較，當然更是黃帝子孫，是首出庶物的一物了。他們自然說不上砍竹子，必定連倒不曾有刀，止是任乎自然的隨便拉屎罷了。所以正正經經講，我們開化到照笑話實做，可以狠驕傲的自負。可惜實能照做的，還止有康南海，梁新會，章長沙，幾位最優

秀分子。其餘的，笑也笑不上。止是踏了爛污，連刀都忘了，在那裏舞蹈。宜乎章先生兀兀忘行，尤負重憂，「使出天雨粟鬼夜哭的道術，遣搖木鐸的老虎再出世，挽回刀運。」

這笑話，若着了痕迹比較，原也可駁的太多。但是給我們空洞的一個總概念，我們貴國人那件不是這樣照做，就叫人伸了拇指贊揚的麼？

我們迂腐的直說請願正話，我爲這個問題，新近已經又寫了一個題目叫做「章士釗——陳獨秀——梁啟超——」請京報副刊發表。正嫌那篇裏滿了太多，所以再把這篇補充，然而合起來，還不能達了十分之一的鄙意。終之我的自信，我還夠不上一個暴徒；也夠不上止任理想的樂觀者；當然更夠不上無政府黨，共產黨，革命黨，新文化運動家。倘對方赤裸裸了解我的孤憤，並無何等色采的出發點，或者說不到的，也蒙原諒了，也蒙意會了。

一個民族能夠優存得狠長久，決不是靠了他推之四海不準的特殊優點；乃是靠

着推之四海皆準的共通優點，愈多愈好。什麼叫做東方文化，西方文化？梁漱溟先生擔任公先生那樣的通人，也不免隨俗瞎說。真奇怪已極。弄到今天，連章先生的高明，竟會比兩位梁先生尤其退化，把老虎驅進最深的幽谷，這又是什麼一種怪現象呢？自從三十年前，給矮脚鬼打得落花流水。跟手八國聯軍進北京，那個瓜，剝剝可以共分。於是才若喪考妣的，把睡眼揩醒了，細細考量，原來少了竹子。——就是共通優進的道術，共通優進的器械——然而歸到根，叫那慣講空洞仁義，主張吃人禮教，止願招牌的民族來學砍竹子，自始便迷了孔老二先富後教的共通的原則，於是取了一把換朝代式的革命刀，同又是做八股式的教育刀，率然進圍。革命釀成了軍閥，教育造出了政客，（現在以百為數的洋八股大學，便都是政客候補處）就是由出恭而踏了滿脚的爛污。於是想到朝代未換前的苟安，八股正做時的簡易，不由得那把鐵鏽刀，自然映進眼簾。狂叫道，我拾着了一把刀，我拾着了一把刀，然而最簡便的推想，試問刀是本在你家裏，何以你的鉛刀正利時，矮脚鬼能打得落

花流水，八國聯軍要分你那個瓜呢？就因為你沒有竹子，並非為你沒有刀子。有共通優進的器藝，才能有共通優進的道術。讓一步言，亦可云，有共通優進的器藝，才能實行共通優進的道術。善進惡亦進，言道德之質素，容許已開化人，反不如未開化人。然何以黔湘山內之苗，不但無善可稱，而且種族日以削弱呢？這就是器藝遠遜於日日相逼之漢族。至救死惟恐不贖，亦就不暇治禮，止能混其榛狂無罪，呼天莫應之歲月，坐待稍緩須臾，整備滅種而已。

所以國事也者，乃中華民族千秋萬歲之國事，中國若無共通優進的器藝實現共通優進的道術，何以與世界優進民族，共立於無疆？哥白尼未把太陽正位中天，牛頓未把攝力連鎖八曜，華特未將蒸汽，輪迴為馬力，東西人境，原無大異。自一七六九，吞食煤塊，發生馬力的怪物，呱呱墮地，至今才一百五十六年，人境之相差，幾乎西自博水以西，東自長崎以東，半個大球，有似黔湘開化之區；其餘自長崎至博水，小半個地球，如苗山不開化狀態。章先生足跡亦略周黔湘，略遍地球，

如此之比例，豈誣言乎？然而章先生却將秦漢間儒墨家之論調，上追於堯舜，成所謂揣籥錄者，猶作三代之好夢。農國如何，工國如何，孰是聖化，孰是淫巧，一若桃源洞口，漁郎永不問津，可以讓我期月臥治，三年有成，共享耕田鑿井之樂，至於無窮也者。一昏至此，直當年貴同鄉周孔徒先生在天之靈，依附章先生之大筆而書也。章先生勿以為農國之所謂「無為」，所謂「聖帝」，所謂「循良」，我們豈不領略其美味。無如章先生所謂「農國保境自給」，境如何而保？保境無辦法，自如何而給？世界者，非如貴國，有兄弟骨肉之誼，可由章先生或馮大帥，號於衆曰，「軍閥有野心，侵略鄰省，神人所不容；保境安民，斯為愛國。」試問世界能持此論調，而有幾微之效者，究為何人。世界若能行此學說，任人無為，當年苗山裏的祖宗，尚保境於長江以南時，其間當不乏章行嚴其人。無如我們的祖宗，充耳不聞。挾其黃帝所造的舟楫，孤矢，偏要「對外競爭」，趕到他走入苗山，不能「自給」而止。所以章先生若閉情別致，願與神農許行把臂入林，為無責任之玄想，則世上

古董尙多，說地球爲方，言託生有微，都大有人在。言論本可自由。學術何妨鳴高。惟人類欲以「無爲」爲「聖」，何必衣裳冠帶？何以不茹毛飲血而終古？且何爲多事，欲以前臆變手，多此城郭宮室之紛擾？何以不終古難於猿鳥之羣，使地球上爲清一色的長林豐草之美觀？故章先生即使以彼農國，個人自憲，猶當詞而闢之。而況彼實謀國於今茲，可惑多數之童昏。如何不垂涕泣而道，向章先生求哀矜之一線耶？

世界優進之器藝，如此劇變，不過一百五十有六年。前半之進尙弛，後半之進愈勁。近二十年「摩託」出世，銳進更勁。鴉片煙戰前可無論。從林則徐至曾國藩，用夏攘夷之紙老虎，尙完全像煞有份事的時代，滑過三十年，也不足惜。因此一時代，日本亦同一混沌也。又從曾國藩至張之洞，又是三十年。居然洋鎗洋操，竭力采用。然貌合神離，中學爲其體，西學爲其用，並此而止一空話。滑過這一個第二的三十年，竟造一個滅種的初步。鄙諺有云「因嫁妹欠睡了一宵，一世不能補

足，「此之謂也。此三十年中，日本於一切優進的道術器藝，幾乎無一不與歐美並轡連進，中國短此三十年，雖絕塵而追，已不能及。豈知最近二十五年，不惟不急追；日本則又進一步而飛馳；中國則一前一却，徘徊觀望，若無其事。歐戰以後，更以為世界皆將陪斗折衝，反於皇初；竟有由洋八股而恢復八股之勢。所謂最近二十五年者即庚子至今日是也。故此時章先生若更做三年教育總長，要鼓吹甲午以前狀態，至容且易。經不起再滑過了此後的二十五年，便進了滅種的第二步。與世界共同程度，愈離愈遠。恐怕無論如何的換招牌，就使竟換了一個共產招牌，終究是一個劣等民族罷了。必優等民族在你的舞台上發蹤指示，吾民供其奔走；在你領土內享戴山清水秀，吾民處於污濁。譬如兩「個人」，雖為好友，一具優越之技術，一則客何能而客無能，兩人所得之地位，必判然以別。故請願於章先生，萬一可於世界共通優進之器藝，飛行絕迹之時，而以消極之道術，再誤其進程。世亂一問題，民族能力之消長，又一問題。無論發狂之變亂，欲救以消極之冷靜，未必可能。

即能矣，亦欲訖止渴，毒發勢將更亂。所以歐美於十八世紀之終了，十九世紀之開始，變亂極劇之時也，而科學工藝之基礎，竟皆發軔於其時。一百年來之盛世，實即根之。謀國者當計千秋萬歲，不可計一時也。

傷哉，我生之世，與我生之國！吾之友，不惟章先生今日守舊，與優進之器識無情慄；即號稱極急進，如陳仲甫，李石曾，蔡子民，汪精衛諸公者，日惟「台」一賽」兩先生是崇，實與科學工藝，亦貌合神離；陽尊之而陰薄之也。吾之所以只信國民黨為尤能救國，如是偏見者，豈國民黨已有如何成績，可以毫末指數，足問執章先生之口乎；我不敢欺心以曲說也。故亦曾有如章先生，仰望政學系：（民三時，吾與蔡汪諸人，皆以為文治派比中華革命黨有望。）迷信故舊大臣。（即前舉欲佐岑西林革命等。）後悟故舊大臣，係十足官僚；文治派亦準官僚。中國之官僚，乃三千年來聖功王道之產物，由彼之因物付物，未嘗不可得小康；然欲與謀世界共通之優進，必南轅而北轍。彼中亦有少數，能研世界共通優進之道術。然與世

界共通優進之器藝，止是貌合神離。如無優進之器藝，卽不足發揮優進之道術，彼等完全不知也。故今日無論若何之臭官僚，必曰吾止反對離奇之急進，吾決不反對科學工藝；吾且將提倡之。嗚呼，言則洵美矣。而所謂貌合神離者，其精神對於科學工藝，以爲止需擇竈養職工之優秀者，孜孜爲之，斯已無不可矣。治國平天下之大計，固在彼而不在此也。故官僚準官僚，皆斷不可託以今日之政權。萬一有望，或在民黨之操政。然悲乎哉，所謂民黨者，亦正止有萬一之望而已。以過去之歷史觀之，亦不覺涕泗之橫流，悲從中來也。兩年以來之廣州，非民黨之廣州乎？一廣東大學也，前則以出戲法之精神造之。設無數空中樓閣，止求媲美於北京大學，以光廣州之門面，今且更欲以爲製造黨人之所。假如早能以大規模之手段，造一科學工藝專門學校；與黃浦軍官學校，同其奮進。則武備修而實業盛，廣東又將有若何之現狀？此豈有志未逮耶，吾亦不敢不深信之而已矣。此以明吾之求備於章先生，並未以何黨何派之政略，反對章先生。止以吾個人之孤憤，求助於章先生。

若言農國，起義於個人之主義，尤不可。謀國之不可，則因立國共通之優點，農止爲一點。優點成備，國才真可以立。上已詳哉言之。而以爲個人之主義，尤有其不可者，彼真正農夫，臂粗如碗，肩任二百斤，然而終歲勤動，猶或不足以養其父母。若章先生以臂如麻骨之書生，欲慕力田之美名，歸耕於岳麓之陽，勢必至多雇伙伴，自己則讀書茅屋中，安坐而爲變相之小資本家；仍流他人之血汗，我食現成而已。如云茅屋讀書，亦係分工。分工云爾，將有其較多裨益於人者，何必茅屋。此尤現在欲請願之中心點也。農國之名則不可，農事之應當整理，既爲世界共通優進器彙中一大枝部，且亦爲中國之急要。昔日章先生稱中國爲農國，吾曾爲之大駭。以爲用何面目，而能受此美譽？比日乎，比法乎，比美乎，比俄乎，抑比英乎，皆慚愧欲死者也。吾又曾言，四年前吾歸自歐洲，途中讀伊大利埃及印度緬甸之遊記，西人之自治其國，與經畫屬地，無不先之以水利農田，而後進以製造。自然中國新政之第一步，亦應如是。（吾年來最仇視者，爲吳佩孚及徐樹錚，以彼等

頭腦；爲滅種政策之護法，較有望者則陳炯明閻錫山馮玉祥，因彼等皆能有所爲也。陳始不提，閻之發軔，始於農林，且爲小規模，不急於煤鐵，吾於步上亦極贊同。惟彼今日之狀態，不能使人無失望。蓋以塗飾之小太平，沾沾自足，絕無趨於世界共通優點之意，已極可怪。近更專治軍旅，以防外侵，大有完全拋荒新政之勢。馮則所至能盡力民事。治其內部，亦趨重於勞工。現今發始，皆止爲給足衣食，小規模之布畫，在步驟上亦無可議。然不知彼之將來，能更進一步力求世界共通優進之點，進中國於軌道乎？抑終古照照子子，以小善自足乎？嗚呼，不可知矣。既中國第一進步應重農事，章先生果有誠意，將世界共通優進之農藝，介紹於中國，比昔日吾欲請五千兵，保護章先生坐山上做報，呈功當十倍。章先生何必騎馬尋馬。先生非即北京農業大學之校長麼？北京農業大學，吾前年曾參觀一次。由釣魚台入其試驗場，洋車走十五分鐘，始達校舍之後門。廣哉場也。對面又有水田一片，四望無際。美哉水田也。如此之局面，吾於全法，所見亦罕。何爲北京農業

大學之名詞，人皆忽視之？前數日教育部陳君告余曰，「北京有怪事，工科大學學生，絕不入工場，工場皆雇工人。農科大學學生，絕不至農場，農場另雇農夫。」工場有工人，農場有農夫，原亦各國之所有。惟我國實業學堂，止讀實業八股，得文憑爲首要，吾亦微有所知，章先生之爲言，亦曰「來考農生者，白話文，十人通者止一二。」未聞言算學若何，理化若何，足見章先生亦微以爲農國止需老農老圃，並不需歐農美農，則可知也。故今欲請願者，以爲章先生絕不相宜於編譯局與教育總長司法總長。也不必做報館主筆，害人之老虎報，應當停止。（否則改爲農報。）宜專心一志，整理北京農業大學。整理農業大學，宜力求世界共通優進之點。異日北京農業大學之學生，散而之四方，最好如吾登於太平洋雜誌之一文，每縣每鄉，皆設中小農校。或竟代用師範校，代用中校。吾在法國，彼有中等農校五十餘，吾曾參觀其三。有一總概念，曰，農校者，非校也。一老農老圃，得其經驗於鄉之子弟，朝夕論之地而已。又集一鄉子弟，納於本業之所而已。又使之

人，得見識理化博物之大略，爲多識之機關而已。以此而團結一鄉，安定人亦與章先生理想之農國，有什麼衝突呢？此則區區請願之主要也。然而章先生紳士也，文學家也，經世之才也，準官僚而已矣，豈屑俯納哉？即納矣，亦坐在汽車中，爲銀樣蠟鎗頭之八校校長而已矣。其然，豈其然乎。



此書於印成時，又於國語上發見一篇讀經救國，現
代評論週年增刊上發見一篇我們所請願於章先生者，
今乘再版之便，附在書後，以成完璧。

編者。

一九二六年八月初版
一九二六年九月再版

所	版
有	權

著者
編輯者
發行者

實價大洋五角

吳稚暉

李曉峯

北京翠花胡同
北新書局

上海寶山路

42/1/1043



中華民國壹零陸年拾月拾捌日購買



國家圖書館



005233711

